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

《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们的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夏阳东北有座龙门山，极富形胜之丽，所以司马迁自称是生于龙门。

司马迁的生卒年代已不可确考。根据有关记载作大致的推算，他可能是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卒年当在汉武帝末年。司马迁幼年时期在家乡耕牧劳作，十岁时便开始诵读用《古文》写的书籍。在这以后，他还向当时著名的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向古文经学家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从而掌握了比较坚实的古代文献知识。

根据司马迁《太史公自序》里的说法，他的祖先多居官任职，特别是充任史官的多。司马迁的父

亲司马谈，于汉武帝的建元、元封年间被任命为太史令。太史令的职责是，不治理民政，而专门掌管国家图书档案及天文历算，是直接为天子及朝廷奔走效命的。司马谈尽力职事，他曾向星象专家唐都学习天文知识，向涪川人杨何学习《易》，向黄生学习有关黄老学派的理论；他熟悉国家收藏到的书籍，又广泛搜求文献资料，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对先秦学术流派及各派的思想特征，他以自己的体察和心得，写出了《论六家要旨》，作了精要的评述，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太史令确实具有非同凡响的才能和见识；他编次史料旧文，准备撰写一部史书，虽由于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病逝，未能竟成，但他在临终前将这一宏大志向未能完成的遗恨，向司马迁倾吐了，并嘱咐司马迁绍继史职之后，不可忘记完成撰著史书的大业。

司马迁从小受他父亲的教诲，做学问踏实勤敏，特别重视考信史料和从事实地调查考察。二十岁时，他离开长安，南游江淮等地，先后到过屈原自沉的汨罗江畔、传说中舜南巡病逝后安葬之地九疑山，渡过浙江登会稽山探“禹穴”，考察了春申君黄歇的宫殿遗址，访问了韩信的故乡淮阴，瞻仰了曲阜孔子的故里，登上邹县的峄山察看秦始皇东巡到达过的地方，滞留于古地鄆（今滕县）、薛（今

薛城）、彭城（今徐州），过丰、沛，路过战国时的魏都大梁（今开封），然后返回长安。这次出游访问，是司马迁卓有成效的举动。他接触到了传说中的舜南巡、禹治水，乃至春秋战国、秦汉之际有关的历史与地理，调查了许多历史人物的故里及史迹。开拓了眼界，体察了风俗民情，大大地增长了历史知识。为撰写《史记》作了充分的准备。

司马迁第一次出游之后，被任命为郎中，从而有机会跟随汉武帝巡游和封禅祭祀，因而又到过崆峒山等地。后来奉命出使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足涉巴蜀之南。这样，司马迁的足迹遍及了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

司马迁是在元封三年继承太史令职务的。他整理石室金匱的图书（国家的藏书），遵照司马谈的遗训编著史书，并且参加了改订历法的工作，完成了太初历的订立。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西汉名将李陵在与匈奴激战后兵败而投降匈奴，司马迁在朝廷上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下狱治罪，第二年被处以腐刑。天汉五年，司马迁出狱，做了中书令。他忍受了遭受腐刑的耻辱，发愤继续著述史书，前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史记》的写作。

《史记》原来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

记》，后来才简称为《史记》。它记事上起黄帝轩辕氏，下迄汉武帝时，是一部贯通三千年的通史，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全书共有一百三十篇。其中“本纪”十二篇，以各代帝王为中心，记述每一朝代的兴衰和重要政治事件；“表”十篇，有“世表”、“年表”、“月表”，以表格的形式，标明错综复杂的史实；“书”八篇，叙述和记载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方面制度的源流和变化；“世家”三十篇，记述诸侯事迹及其世系；“列传”七十篇，大多数是人物传记，有单传，也有二人的合传，还有以类相从的类传，记载了贵族、将相、官吏、策士、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经学家、隐士、刺客、游侠、滑稽、卜者、医生、商人等各阶层人物的活动。有一部分列传记载了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情况及周边邻国的历史。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其中一部分内容是司马迁对先祖世系的概述及自己简历的陈说；另一部分内容则是缕述了《史记》一百三十篇的次第及各篇的提要。

《史记》中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是司马迁借鉴历史上已有的书籍体例加以发展推拓的。我们从《史记》的行文中可以得知司马迁读过《禹本纪》、《谍记》、《春秋历谱谍》、《世家言》等等，那

么，“本纪”、“世家”、“表”等，就是沿用了已往本有的名目。至于“书”、“传”，更是古代著述中所习见的名称。司马迁参照古代著述的各种体例，加以完善和发展，形成了对后世史学编纂有重大影响的纪传史体例。这充分表明了司马迁在整理文献时，既善于继承传统，更富于发展、创造的精神。

司马迁撰著《史记》一书，十分注意内容的充实，文献史料的真确。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蒐集遗文古事，还把实地考察所得的见闻，熔铸到《史记》里面去，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司马迁写《史记》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于天道与人事，他虽然受了“天人感应”说的影响，但他却能摒弃一些荒诞不经之说，讥讽了迷信鬼神的可笑行为。他以通变的观点看待历史事件，如对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是“世变异，成功大”。他擅长排比史料，用通俗流畅、生动活泼的文字表述事件的过程，描写人物行为及形象，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字里行间灌注了个人的感慨与体验，全书浑然一体，确实成为了“一家之言”。司马迁是文献撰作的巨擘。他对

《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做到了博观约取，缜密剪裁，汇辑为翔实的古史新篇。他那简洁精练的文笔，确实是“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直而事核，表现了高超的写作技巧。从《史记》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司马迁作为一个杰出史学家的秉赋。汉初以来，文章述作的质朴沉着、覃思深虑及行文的明快敏捷之风，熏陶了司马迁，造就了司马迁，而司马迁的《史记》，也正是一代述作的典范。我们可以这样说，《史记》既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完美的文学著作。诚如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里所赞誉的，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亘二千年来，它对我国的史学和文学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刻，多么的悠长啊！

司马迁死后，《史记》一书在汉宣帝时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惲公布于世。根据《汉书·司马迁传》中的记载，东汉时已缺少十篇，有录而无书。后世传布的一百三十篇《史记》，其中有的为后人的续作，如书中标明褚先生补的文篇等，有的则是后人臆杂而成的，但全书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司马迁的原作。《史记》问世后，作为一部开创性的史著杰构，一直受到学者们的称誉和重视，有的为之作“音义”，有的从事研究、训释文句，取得显著成

就的代有其人。先是徐广作《史记音义》，继之南朝宋裴骃在《史记音义》的基础上，推拓范围，撰成《史记集解》八十卷。到了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三十卷，既考辨音义，又阐述研究的见解，张守节撰《史记正义》三十卷，把对《史记》的训释又推进了一步。自唐朝以后，研究《史记》蔚然成风。清代学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对《史记》所载的史事作了系统的考证，极富参考价值。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著的《史记会注考证》及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汇集了旧注及前人考证的成果，是从事《史记》研究不可缺的参考书。

《史记》的版本较多，其中南宋黄善夫的家塾刻本享有善本的声誉，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史记》，即系据这善本影印的。此外明嘉靖、万历时南北监《二十一史》刻本、毛氏汲古阁的《十七史》刻本，乾隆时武英殿的《二十四史》刻本，都属于较好的刻本，流传广，影响也大。

《史记》一书，在世界文化宝库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著名篇章，已有多种外语文本，日本学者从事《史记》研究的更是大有人在。1956年，司马迁已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得到了崇高的历史

地位。

司马迁是封建时代的历史学家，在《史记》书中，他也宣传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和唯心主义的偏见，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我们今天不可苛求于司马迁的。但是，我们在阅读《史记》时，却要有批判地加以鉴别，摒弃其封建性的糟粕，光大其民主性的精华。

《史记》流传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它的名篇早已脍炙人口，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史记》全书，也已由中华书局于1959年重新整理出版，新版本是以张文虎精校的金陵书局刻本为底本进行校点的，最为完备，便于读者阅读。我们这次编译的这本《史记选译》，其原文即录自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篇目则依照王伯祥的《史记选》，有一些篇在译注时作了部分删节。注释和译文除参考了传统的旧注成说外，对于现代专家学者们的整理研究成果，也多有汲取。古今学者研究《史记》的精辟见解，对我们虽大有启迪，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能尽取诸家所长融会于译注文字中，可能在注译中存在不少缺点错误，敬祈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 注 者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八日

目 录

前 言	1
项羽本纪	1
陈涉世家	72
留侯世家	94
陈丞相世家	132
孙子吴起列传	162
商君列传	183
平原君虞卿列传	207

魏公子列传	235
范雎蔡泽列传	257
廉颇蔺相如列传	317
田单列传	338
刺客列传	349
淮阴侯列传	393
季布栾布列传	443
张释之冯唐列传	458
魏其武安侯列传	477
李将军列传	509
汲郑列传	539
游侠列传	559
滑稽列传	578



项 羽 本 纪

《史记》里的本纪，本以各代帝王为中心，叙述各朝代的兴亡及重大政治事件。项羽没有成功帝业，但因为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在秦汉鼎革之际的一段时间里，他发政令，称霸王，权同帝王，所以司马迁列项羽于本纪。

本篇叙述了项羽一生的经历。司马迁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项羽在灭秦过程中建立的丰功伟绩，也如实地记载了他在战争中屠城杀人的残暴行为。刘、项互争天下，刘胜而项败，但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对项羽由于政治措施错误，军事谋略失当，以及个人性格上的缺陷而导致的失败，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之心和惋惜之情。

《项羽本纪》既是历史名著，又是文学杰作。

司马迁对战争场面的描绘，出神入化，逼真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氛围。记巨鹿之战，极纵雄健之笔，写得豪气薄人，惊心动魄。叙鸿门之宴，行文迭宕起伏，有声有色。写垓下之战，则文势迥异，极尽悲壮哀惋之能事。

这篇本纪，以项羽为历史中心人物，以重要战事为关节，详细地记载了楚汉战争发展的全过程。可以说，这是一部生动的史诗。

项籍者，下相人也^①。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②。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项梁尝有栎阳逮^③，乃请靳狱掾曹咎

①下相：秦代所置县，地在今江苏省宿迁县西。 ②项燕：公元前223年，王翦等秦将攻破楚军，项燕自杀。一说被杀。 ③栎(yào)阳：秦所置县，地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

书抵栢阳狱掾司马欣^①，以故事得已。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②，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徭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长八余尺，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③。其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④：“江西皆反^⑤，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⑥。”是时桓楚亡在泽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 其处，独籍知之耳。”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

① 薪（jī其）：秦所置县，地在今安徽省宿县南。

② 吴中：县名，秦置。地在今江苏省吴县。 ③ 大泽：在今安徽省宿县西南大泽乡。 ④ 会稽（kuàijī快机）：古郡名，地在今江苏东部、浙江西部一带。 ⑤ 江西：与江东对称，泛指长江以北，包括中原地区。 ⑥ 桓楚：生平不详，据《汉书》，是“吴中奇士”。

梁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胸籍曰：“可行矣！”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慑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①，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②。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于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③，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国上柱国^④。曰：“江东已定^⑤，急引兵西击秦。”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闻陈婴已下东阳^⑥，使使欲与连和俱西。

①下县：郡下属县。 ②校尉：次于将军的军官。候：军需官。司马：军法官。 ③广陵：秦时属九江郡，地在今江苏省扬州市。陈王，即陈胜。 ④上柱国：楚国上卿官名，相当于六国的相。 ⑤江东：与江西对称，指长江以南地区。大致包括今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一带。 ⑥东阳：秦置县名，地在今安徽省天县长西北。

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①。陈婴母谓婴曰：

“自我为汝家妇，未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详。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项梁渡淮，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②。凡六七万人，军下邳^③。

当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④，军彭城东^⑤，欲距项梁。项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

①苍头：军队名，士卒以青巾裹头，故名。 ②黥(qíng晴)布：即英布，古时在罪犯脸上刺字涂墨，叫黥刑，英布曾受黥刑，故名。蒲将军，姓名与生平事迹不详，当时起义军领袖之一。 ③下邳：秦置县地，地在今江苏省邳县东。 ④景驹：楚国贵族。 ⑤彭城：秦置县名，地在今江苏省徐州市。

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乃进兵击秦嘉。秦嘉军败走，追之至胡陵^①。嘉还战一日，嘉死，军降。景驹走死梁地^②。项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将引军而西。章邯军至栗^③，项梁使别将朱鸡石、馮樊君与战。馮樊君死，朱鸡石军败，亡走胡陵。项梁乃引兵入薛^④，诛鸡石。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⑤，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阬之。还报项梁。项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

居鄆人范增^⑥，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⑦，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①胡陵：秦置县名，地在今山东省鱼台县东南。 ②梁地：战国时魏国境内。 ③栗：秦置县名。地在今河南省夏邑县。 ④薛：秦置县名。地在今山东省滕县东南。 ⑤襄城：秦置县名。地在今河南省襄城县。 ⑥居鄆（chái巢）：秦置县名。地在今安徽省巢县西南。 ⑦怀王入秦不反：楚怀王于公元前299年（楚怀王三十年）受秦昭王欺骗，到武关会盟，被扣，死于秦。反，通“返”。

也^①。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蠡午之将皆争附君者^②，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③。项梁自号为武信君。

居数月，引兵攻亢父^④，与齐田荣、司马龙且军救东阿^⑤，大破秦军于东阿。田荣即引兵归，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赵。角弟田间故齐将，居赵不敢归。田荣立田儋子市为齐王。项梁已破东阿下军^⑥，遂追秦军，数使使趣齐兵，欲与俱西。田荣曰：“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乃发兵。”项梁曰：“田假为与国之王，穷来从我，不

①楚南公：战国时楚国的阴阳家。 ②蠡：同蜂。

③盱台（xūyí需移）：秦置县名。地在今江苏省盱眙县东北。 ④亢父（gāng fǔ刚甫）：秦置县名。地在今山东省济宁市南。 ⑤司马龙且（jū居）：楚将，担任司马，故名。东阿（ē）：战国时齐国阿邑，秦称东阿。地在今山东省阳谷县东北。 ⑥下军：周制，诸侯大国三军，分为上中下。这里是说秦军三军中的下军。

忍杀之。”赵亦不杀田角、田间以市于齐。齐遂不肯发兵助楚。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①，屠之。西破秦军濮阳东^②，秦兵收入濮阳。沛公、项羽乃攻定陶^③。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郚丘^④，大破秦军，斩李由，还攻外黄^⑤，外黄未下。

项梁起东阿，西，比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等又斩李由，益轻秦，有骄色。宋义乃谏项梁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项梁弗听。乃使宋义使于齐。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⑥，曰：“公将见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则及祸。”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沛公、项羽去外黄攻陈留^⑦，陈留坚守不能下。沛公、项羽相与谋

①城阳：古县名，地在今山东省鄆城县。 ②濮阳：县名。地在今河南省濮阳县。 ③定陶：秦置县名。地在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北。 ④郚丘：即雍丘。秦置县名。地在今河南杞县。 ⑤外黄：秦置县名。地在今河南省杞县东北。 ⑥高陵君显：封号为高陵，名显，姓不详。 ⑦陈留：秦置县名。在今河南省陈留县。

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①。

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当此时，赵歇为王，陈馥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巨鹿城②。章邯令王离、涉间围巨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馥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巨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楚兵已破于定陶，怀王恐，从盱台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③，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

初，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见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征，此可谓知兵矣。”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

①砀（dang荡），秦置县名。地在今安徽省砀县南。

②巨鹿，秦置县名。地在今河北省平乡县西南。 ③令尹，楚国官名，相当于首相，掌军政大权。

为上将军①，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②。行至安阳③，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巨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虬虱④，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夫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很如羊⑤，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⑥，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⑦，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

①上将军：官名。古代天子将兵称上将军。这里指主将、统帅。 ②卿子：尊称，即公子。冠军：上将。在上将前加尊称，表示特别尊敬。 ③安阳：故城在今山东曹县东。 ④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虬(ji己)虱：吸牛血的虻，不会去咬虱子。比喻巨鹿城小，而坚秦不能卒破。参看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 ⑤很：违扭，不听从。 ⑥无盐：春秋时鲁的宿国，战国时齐邑，地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 ⑦见粮：存粮。见为“现”的本字。

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①，非社稷之臣^②！”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之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懽服，莫敢枝梧^③，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④、蒲将军皆属项羽。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战少利，陈馥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

①徇其私：迁就他的私人愿望。按：田荣与项梁有隙，项梁死后楚弱，宋义想跟田荣拉交情，故以其子宋襄为齐阳。②社稷：本为封建帝王祭祀的土神和谷神，旧时常用作国家的代称。③枝梧：即支吾，说话搪塞应付，含糊其辞。④当阳君：黥布当时的封号。

渡河，皆沉船，破釜甑^①，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侯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②，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章邯军棘原^③，项羽军漳南^④，相持未战。秦军数却，二世使人让章邯。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⑤。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长史欣恐，还走其

①釜甑(zèng 赠)：古代炊具。釜，锅；甑，如蒸笼。 ②辕门：军队的营门。辕，车前的直木，用以驾驭牛马；军队驻扎，以战车为营，以辕木对立为门，故叫辕门。 ③棘原：地名，地当今河北省平乡县南。 ④漳南：漳水之南，离当时棘原不远的地方。 ⑤长史：官名，秦置。军中幕僚之长。 ⑥司马门：皇帝宫廷外门。因有司马把守，故名。

军，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赵高同事于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战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孰计之。”陈馥亦遗章邯书曰：“白起为秦将，南征鄢郢，北阬马服^①，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②，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③。何者？功多，秦不能尽封，因以法诛之。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郤，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

①鄢：在今湘北省宜城县。郢：在今湖北省江陵县，楚国先后以鄢、郢为都，被白起攻破。马服：赵国大将赵奢被封为马服君，后由其子赵括袭封。北阬马服事在赵孝成王六年（公元前260年），赵中秦反间计，用赵括代廉颇为将，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一战，赵军被秦将白起军队包围，赵括被射死，赵军四十万都被俘坑死。②戎人：这里指匈奴。③阳周：秦置县名，地在今陕西省子长县。

为亡国将，孤持独立而欲常存，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①，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此孰与身伏铁质，妻子为僇乎？”章邯孤疑，阴使侯始成使项羽，欲约。约未成，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渡三户^②，军漳南^③，与秦战，再破之。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汙水上^④，大破之。

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墟上^⑤。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

到新安^⑥。诸侯吏卒异时故徭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

①从：通“纵”。战国后期六国联合抗秦称合纵。

②三户：三户津，漳水的渡口，在今河北省磁县西南古漳水上。③漳南：河北省临漳县附近。④汙（yú于）水，发源于太行山，东南流入漳水，今已干涸。

⑤洹（huán桓）水，又名安阳河，源出河南省林县，流经安阳市北。殷墟：原是商代的都城，地在今河南安阳市小屯村。

⑥新安：古地名，地当今河南省渑池县东。

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行略定秦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①。沛公军霸上^②，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③；沛公兵十万，在霸

①戏：戏水，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 ②霸上：又作灞上。地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 ③新丰：秦代为骊邑，地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鸿门，古地名，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当地称为项王营。

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在不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楚左尹项伯者①，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羽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②，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曰③：‘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

①左尹：楚官名，令尹之佐。项伯：名缠，字伯，项羽的族叔，入汉朝封射阳侯。 ②臣为韩王送沛公：秦二世三年，张良建议项梁立韩国公子成为韩王，又跟从沛公攻下韩地十余城，让韩王成留守韩地，自己和沛公西入武关。所谓为韩王送沛公即指此事。 ③鲰（zōu邹）生：即小生，是轻视人的称呼。鲰，本义为杂小鱼，引伸为小、贱。

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

“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

“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①。”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②。”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

①倍：通“背”，背叛。 ②蚤：通“早”。

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①，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②，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③，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

①玦(jué决)，半圆形玉环。 ②不(fǒu否)者，相当于“否则”。 ③樊哙(huài快)：沛人，以屠狗为业。后封舞阳侯。

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①：“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②。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啗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不恐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①跽(jì)：跪，双膝着地，上身挺直。 ②彘(zhì)肩：即猪蹄膀，古代称猪为彘。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郾山下，道芷阳间行^①。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枵杓^②，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

①芷(zhǐ)阳：秦置县名。地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东。②枵杓(hōu sháo杯勺)：这里指酒。枵，同杯；杓，同勺。

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

项王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乃尊怀王为义帝^①。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

^①义帝：这里的“义”字，与“义父”、“义子”的“义”字相同。

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

“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①。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②。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③。徙魏王豹为西魏王，王河东，都平阳。瑕丘申阳者^④，张耳嬖臣也，先下河南^⑤，迎楚河上，故立申阳为河南王，都雒阳^⑥。韩王成因故都，都阳翟^⑦。赵将司马印定河内，数有功，故立印为

①南郑：今陕西省南郑县。 ②废丘：周朝叫犬丘，秦改为废丘。地在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南。 ③高奴：秦置县名。地在今陕西省延安县东北。 ④瑕丘申阳：瑕丘，本为春秋鲁国地名，地在今山东省曲阜县滋阳城西，申阳是人姓名。 ⑤河南：这里指秦三川郡。 ⑥雒阳：即洛阳。 ⑦阳翟：秦置县名，地在今河南省禹县。

殷王，王河内，都朝歌^①。徙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耳为常山王，王赵地，都襄国^②。当阳君黥布为楚将，常冠军，故立布为九江王，都六^③。酈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④，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⑤。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都江陵^⑥。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荼为燕王，都蓟。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从入关，故立都为齐王，都临菑^⑦。故秦所灭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其兵降项羽，故立安为济北王，都博阳^⑧。田荣者，数

①朝歌：曾为商代都城。把在今河南省汤阴县朝歌镇南。 ②襄国：古邢国，春秋属晋，战国属赵，秦置信都县。地在今河北省邢台县西南。 ③六：秦置县名。地在今安徽省六安县北。 ④百越：楚灭越国，遗族散居今广东、福建、浙江各地，随地立君，故称百越。 ⑤邾：战国时楚灭邾国，迁其君于此。地在今湖北省黄冈县西北。 ⑥江陵：地即今湖北省江陵县。 ⑦临菑：战国时齐都，秦灭齐，置郡。地在今山东临菑县西北。 ⑧博阳：春秋时齐国博邑，地在今山东泰安东南。一说为齐博陵邑，地在今山东省博平县西北的博平镇。

负项梁，又不肯将兵从楚击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陈馀弃将印去，不从入关，然素闻其贤，有功于赵，闻其在南皮^①，故因环封三县。番君将梅鋗功多，故封十万户侯。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汉之元年四月^②，诸侯罢戏下，各就国。项王出之国，项王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③，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侯，已又杀之。臧荼之国，因逐韩广之辽东，广弗听，荼击杀广无终^④，并王其地。

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市胶东，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乃大怒，不肯遣齐王之胶东，因以齐反，迎击田都。田都走楚。齐王市畏项

①南皮，秦置县名。地在今河北省东皮县东北。 ②汉之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于这年二月称王，《史记》从这年起用汉纪年。 ③长沙郴县：长沙，郡名，秦置，包括今湖南资水以东及广东北部部分地区，郴，县名，秦置，属长沙郡，地在今湖南省郴县。 ④无终，秦置县名，韩广辽东国国都，故址在今河北省蓟县。

王，乃亡之胶东就国。田荣怒，追击杀之即墨^①。荣因自立为齐王，而西击杀济北田安，并王三齐^②。荣与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陈馀阴使张同、夏说说齐王田荣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今尽王故王于丑地，而王其群臣诸将善地，逐其故主，赵王乃北居代，馀以为不可。闻大王起兵，且不听不义，愿大王资馀兵，请以击常山，以复赵王，请以国为扞蔽。”齐王许之，因遣兵之赵。陈馀悉发三县兵，与齐并力击常山，大破之。张耳走归汉。陈馀迎故赵王歇于代，反之赵。赵王因立陈馀为代王。

是时，汉还定三秦^③，项羽闻汉王皆并关中，且东，齐、赵叛之，大怒。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令肖公角等击彭越^④。彭越败肖公角等。汉使张良徇韩，乃遗项王书曰：

①即墨：战国齐邑，地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②三齐：项羽分原来的齐地为三，中部为齐，东为胶东，西北为济北，故称三齐。 ③三秦：关中秦故地，项羽封秦降将为雍、塞、翟三国，故称。包括今陕西大部及甘肃东部地区。 ④肖公角：肖县长官，名角。楚制，县令称公。

“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又以齐、梁反书遗项王曰：“齐欲与赵并灭楚。”楚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征兵九江王布。布称疾不往，使将将数千人行。项王由此怨布也。汉之二年冬，项羽遂北至城阳，田荣亦将兵会战。田荣不胜，走至平原^①，平原民杀之。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②，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于是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反城阳。项王因留，连城未能下。

春^③，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乃西从肖，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楚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④；杀

①平原：本战国齐地，秦属齐郡。地当今山东省平原县南。 ②北海：地当今山东省潍坊市及安丘、昌乐、寿光、昌邑一带。 ③春：指汉二年春。 ④谷、泗水：谷水和泗水，都流经彭城东北。

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①。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楚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欲过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求太公、吕后不相遇。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②，求汉王，反遇楚军。楚军遂与归，报项王，项王常置军中。

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③，汉

①灵壁：在秦符离县境内。符离县地在今安徽省符离县。睢(suī虽)水：故水名，原称睢河。故道自河南开封东流入灵壁等地。 ②审食其(yì jī异基)：沛人后，一度为丞相，封辟阳侯。 ③周吕侯：名泽，封于吕县。下邑：秦置县名，地在今安徽省砀山县。

王间往从之，稍稍收其士卒。至荥阳，诸败军皆会。肖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①，复大振。楚起于彭城，常乘胜逐北，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②，汉败楚，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

项王之救彭城，追汉王至荥阳，田横亦得收齐，立田荣子广为齐王。汉王之败彭城，诸侯皆复与楚而背汉。汉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③。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

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勿取，后必悔之。”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④，举欲进之，见使

①傅：通“附”，这里指登名字于簿籍。 ②京，索：京，本春秋郑邑，故治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南，境内有索亭，故址当今荥阳县县治。 ③敖仓：秦时在敖山上建的粮仓，故址在今河南省郑州市西北的邙山上。 ④太牢：盛牲的食器，大的叫太牢，太牢盛牛、羊、豕三牲，因此把宴会或祭祀时并用三牲的叫太牢。具：指酒肴与食器。

者，详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

汉将纪信说汉王曰：“事已急矣，请为王诳楚为王，王可以间出。”于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纪信乘黄屋车，傅左纛，曰：“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皆呼万岁。汉王亦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走成皋^①。项王见纪信，问：“汉王安在？”信曰：“汉王已出矣。”项王烧杀纪信。

汉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枞公、魏豹守荥阳。周苛、枞公谋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乃共杀魏豹。楚下荥阳城，生得周苛。项王谓周苛曰：“为我将，我以公为上

^①成皋：古代的东虢国，春秋时郑国制邑，又名虎牢，地在今河南省荥阳县北。

将军，封三万户。”周苛骂曰：“若不趣降汉，汉今虏若，若非汉敌也！”项王怒，烹周苛，并杀枬公。

汉王之出荥阳，南走宛、叶^①，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复入保成皋。汉之四年，项王进兵围成皋，汉王逃，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渡河走修武^②，从张耳、韩信军。诸将稍稍出成皋，从汉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汉使兵距之巩^③，令其不得西。

是时，彭越渡河击楚东阿，杀楚将军薛公。项王乃自东击彭越。汉王得淮阴侯兵，欲渡河南。郑忠说汉王，乃止壁河内。使刘贾将兵佐彭越，烧楚积聚。项王东击破之，走彭越。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④，就敖仓食。项王已定东海来^⑤，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

①叶（shè 摄），古邑名，春秋时楚地。地在今河南叶县南。②修武：周代名南阳，秦改名修武，故城在今河南获嘉县内。③巩：秦置县名，故治在今河南巩县西南。④广武：山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山上筑有东西两城，相距二百余步，中有深涧。⑤东海：这里泛指东方。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①，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

“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桮^②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祇益祸耳。”项王从之。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③。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④，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⑤，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⑥，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

①俎(zǔ 祖)：切肉用的砧(zhēn 针)板。 ②桮(bei 杯)，即杯。 ③罢转漕：罢同疲，转，陆路运输；漕，水路运输。 ④匈匈：同汹汹，动荡战乱。 ⑤楼烦：北方部族名。 ⑥瞋(chēn 郴)，即嗔，发怒时瞪眼。

复出。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汉王大惊。于是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问而语。汉王数之，项王怒，欲一战。汉王不听。项王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走入成皋。

项王闻淮阴侯已举河北，破齐、赵，且欲击楚，乃使龙且往击之。淮阴侯与战，骑将灌婴击之，大破楚军，杀龙且。韩信因自立为齐王。项王闻龙且军破，则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说淮阴侯。淮阴侯勿听。是时，彭越复反，下梁地，绝楚粮。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曰：“谨守成皋，则汉欲战，慎勿与战，毋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梁地，复从将军。”乃东，行击陈留、外黄。

外黄不下。数日，已降，项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欲阬之。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往说项王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王然其言，乃赦

外黄当阬者。东至睢阳^①，闻之皆争下项王。

汉果数挑楚军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渡兵汜水^①。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货赂。大司马咎，长史翳、塞王欣皆自刭汜水上。大司马咎者，故蕲狱掾，长史欣亦故栎阳狱吏，两人尝有德于项梁，是以项王信任之。当是时，项王在睢阳，闻海春侯军败，则引兵还。汉军方围钟离昧于荥阳东，项王至，汉军畏楚，尽走险阻。

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勿听。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①，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军皆呼万岁。汉王乃封侯公为平国君，匿弗肯复

①睢阳：秦置县名，地在今河南省商丘县。 ①汜（sì 祀）水：源于河南省巩县，流经荥阳，北注黄河。
①鸿沟：古渠名，故道大部循今河南贾鲁河东流，至淮阳入颍水。

见，曰：“此天下辩士，所居倾国，故号为平国君。”项王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

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勿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①，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②，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③，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曰：“善。”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

①阳夏(jiǎ 价)秦为阳夏乡，故地在今河南省太康县。 ②固陵：古地名，故地在今河南省淮阳西北。 ③谷城：春秋时齐国谷邑，秦称谷城，地在今山东省东阿县境内。

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韩信乃以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①，屠城父^②，至垓下^③。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④。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⑤，美人 and 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

①寿春：秦置县名，地在今安徽省寿县。 ②城父（fǔ甫）：古邑名，地在今安徽省亳县东南。 ③垓下：古地名，在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南。 ④舒：春秋时国名，故地在今安徽省舒城县。 ⑤阕（què确）：量词，用于歌曲或词，一阕即一节。

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①，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给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②，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能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

①阴陵：秦置县名，地在今安徽省时远县。 ②东城：秦置县名，故治在今安徽省定远县东南。

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①。乌江亭长棹船待^②，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③，指王

①乌江：水名，今名乌江浦。在安徽省和县东北。

②亭长：秦、汉时乡官名，十里一亭，设亭长一人。棹(yì 蚁)：指船靠岸。 ③面之：背对他。面，通“晒”，以背相向。

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示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

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项氏，赐姓刘。

太史公曰^①：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

①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的议论，用以总结通篇内容或补充史实，或阐明写作主旨，或评论史事、人物。太史公即司马迁。

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①，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②，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项籍是下相人，字羽。初起兵时，年二十四岁。他的叔父是项梁，项梁的父亲就是楚国将军项燕，是被秦将王翦所杀死的。项氏世代做楚将，封于项地，因此姓项。

项籍年轻时，读书习字不很认真，没有学成，离开了；去学习剑术，又没有学成。项梁对他很生

①伐：即功勋。 ②寤：同悟。

气。项籍说：“读书写字只要能用来记姓名就行了，击剑只能对付一个人，不值得学，我要学对付万人的本领。”于是项梁就教项籍学兵法，项籍很高兴，略微知道了兵法的大意，但又不肯学完。项梁曾与栎阳地方某案件有牵连，于是请托薪地的主狱官曹咎写一封说情信，给栎阳县的主狱官司马欣，因此被牵累的事得以了结。项梁杀了人，为躲避仇家与项籍居住在吴中。吴中贤明的士大夫都不及项梁。每逢吴中有大的徭役差事和丧事，项梁常常主持办理，他暗地里用兵法组织操练宾客子弟，因此了解了他们的才能，秦始皇帝巡游会稽，渡钱塘江，项梁和项籍一起去观看，项籍说：“那人我可取而代之！”项梁连忙捂住项籍的嘴说：“不要乱说，要灭族的！”项梁因此而赏识项籍。项籍身高八尺多，力大能举起鼎来，才气超人，即使是吴中当地的子弟，都敬畏项籍，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人在大泽乡起义。这年九月，会稽郡守殷通对项梁说：“长江以北都反了，这也是上天要灭亡秦国的时候了。我听说先发制人，后发就被人所制。我要发兵，让你同桓楚带领军队。”这时桓楚还逃亡在大泽中。项梁回答说：“桓楚还逃亡在外，人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只有项籍知道。”项梁就出来，吩咐项籍拿剑

等候在外。项梁再进去，陪郡守坐，说道：“请召项籍，让他接受命令宣召桓楚。”郡守说：

“行。”项梁传项籍进来，不一会儿，项梁对项籍丢了个眼色，说：“可以行事了！”于是项籍就拔剑斩下郡守的头，项梁拎着郡守的头，佩带上官印绶带。郡守府里的人大惊，恐慌混乱，被项籍所击杀的有几十上百人。一府的人都畏惧而伏倒在地上，不敢起来。项梁于是召集他平日熟悉的豪吏，把起兵的事告诉他们，于是征集吴中的士兵，又派人征发所属各县兵员，得到精兵八千人。项梁分别委派吴中的豪杰担任校尉、军侯、司马。有一个人没有任用，他向项梁为自己申说。项梁说：“前些时某一次办丧事，让你主办某件事，你不能办理，因此不能任用你。”大家于是信服了。项梁便自任会稽郡守，项籍做副将，巡行攻取所属各县。

广陵人召平这时替陈王巡行攻取广陵，没能攻下。这时，听说陈王失败逃走，秦兵又将追来，便渡长江假冒陈王命令，授给项梁为楚国上柱国的官衔，说：“江东已经平定，快领兵向西进攻秦兵！”项梁便带领八千子弟兵渡长江向西进兵。听说陈婴已经攻占东阳，派遣使者想要和陈婴一起西进。陈婴原是东阳县的令史，家住县城里，一向讲信用而且为人谨慎，被称为长者。东阳县的年轻人

杀掉县令，聚集了几千人，要立个首领，没合适的人选，就请陈婴担任。陈婴以没有能力为由谢绝，大家终究强立他做了首领。县里随从起事的有两万人。年轻人想使陈婴立即称王，士兵都用玄青色布包头以表示异军突起。陈婴的母亲对陈婴说：“自从我做了你陈家的媳妇，从没听说你家先代有过什么贵人。现在突然获得大名，是不吉利的。不如从属他人，事情成功了还能封侯，事情失败了容易逃亡，不为人们所注意。”陈婴于是不敢称王，对他部下说：“项氏是世代的将门，在楚国有名，现在想要干大事，领头的人选得不好，成不了事。我们依靠名门大族，就一定能灭亡秦国了。”于是大家听从了他的话，把军队归属于项梁。项梁渡过淮河，黥布、蒲将军也率领军队来归属。共计六七万人，驻扎在下邳。

就在这时，秦嘉已经立景驹做楚王，军队驻在彭城东边，打算抗拒项梁。项梁对军官们说：“陈王首先起义，战争失利，没有听说他的下落。现在秦嘉背叛陈王另立景驹，大逆不道！”于是进兵攻秦嘉。秦嘉的军队败走，一直追击到胡陵地方。秦嘉回军激战了一天，秦嘉战死，军队投降。景驹逃走，死在梁地。项梁收编了秦嘉的军队以后，驻扎在胡陵，将要发兵西征。章邯军队到了栗地，项梁

派部将朱鸡石、馮樊君迎战，馮樊君战死，朱鸡石军战败，逃往胡陵。项梁就领兵进入薛县，杀了朱鸡石。项梁在这之前曾派项羽分兵攻打襄城，襄城坚守，攻打不下。等到攻下以后，就把守城军民全部坑杀。回来报告项梁。项梁得知陈王确实已死，召集各路将领，聚会于薛县商议大事。这时沛公也在沛地起兵前往薛县。

居剿人范增，年满七十，一向居住在家里，喜欢考究奇谋计策。他去给项梁出主意说：“陈胜失败本是应当的。秦灭六国，楚国最无罪。自从怀王受骗入秦没有回来，楚国人到今天还在怜悯怀念他。所以楚南公说：‘楚国即使剩下三户人家，灭秦的也必是楚人。’现在陈胜首先起义，不立楚王后代而自立为王，他的王业长不了。现在你起兵江东，楚国这么多将领争先恐后前来投奔你，是因为你项氏世代为楚将，能再扶立楚王后代的缘故。”项梁认为他的话很对，就在民间访求到楚怀王的孙子名叫心的，他给人牧羊，便立他为楚怀王，以顺从民众的愿望。陈婴做了楚国的上柱国，封给他五个县的封地，同怀王在盱台建都。项梁自己号称武信君。

过了几个月，项梁带兵进攻亢父，与齐国的田荣、司马龙且合军救东阿，在东阿大败秦军。田荣

就领兵回去，驱逐齐王假。假逃奔楚国，他的相国田角逃奔赵国。田角的弟弟田间原是齐国将军，留在赵国不敢回去。田荣扶立田儋的儿子田市做齐王。项梁已经击败东阿秦军的下军，继续追击秦军，几次派遣使者催促齐兵，想与他们一军西进。田荣说：“楚国杀掉田假，赵国杀掉田角、田间，我才发兵。”项梁说：“田假是盟国的国君，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投奔我，我不忍心杀他。”赵国也不肯杀田角、田间以讨好齐国。齐国因此不肯发兵协助楚军。项梁派沛公同项羽另行攻打城阳，大肆屠杀。向西在濮阳之东击败秦军，秦军退入濮阳，沛公、项羽便进攻定陶。定陶没有攻破，便撤兵离去，向西攻城略地到睢丘，大败秦军，斩了李由，再回师攻外黄，外黄未能攻下。

项梁军从东阿出发，西进，等到达定陶，第二次击败秦军，加上项羽等在这之前又杀了李由，就更加轻视秦军，骄傲起来。宋义于是劝项梁道：

“打了胜仗而将骄兵怠就必然失败。现在士兵有些懈怠涣散了，秦兵又每天得到增援，我替您感到害怕。”项梁不听，派宋义出使齐国。路上遇到齐国使者高陵君显，问道：“你要去见武信君吗？”回答道：“是的。”宋义说：“我看武信君军队必败。你慢行可免一死，快走正好碰上灾祸。”秦果

然动员全部兵力增援章邯，进攻楚军，在定陶大败楚军，项梁战死。沛公、项羽放弃外黄进攻陈留，陈留守军坚守，不能攻破。沛公、项羽共同商量道：“现在项梁军失败，士兵很恐慌。”便会同吕臣军队一齐向东撤，吕臣军队驻扎在彭越东面，项羽军队驻扎在彭越西面，沛公军队驻扎在碭地。

章邯已经打败项梁军队，就以为楚地军队不用担心了，便渡过黄河进攻赵国，大破赵军。正当这时，赵歇做了赵王，陈余做将军，张耳做相国，都退入巨鹿城。章邯命令王离、涉间包围巨鹿，章邯军队驻扎在巨鹿南边，筑起一条两旁有墙垣保护的通道运粮。陈余做将军，统兵几万人，驻扎在巨鹿的北边，这就是所谓河北之军。

楚军在定陶吃了败仗，怀王感到恐惧，就从盱台来到彭城，合并了项羽、吕臣的军队自己统领。用吕臣做司徒，用他的父亲吕青做令尹，任沛公做碭郡长，封为武安侯，统领碭郡军队。

当初，宋义遇到的齐国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见到楚王说：“宋义预料武信君的军队必败，过了几天，军队果然失败了。军队未战就能预先见到失败的征兆，这可以说是精通用兵之道了。”怀王召见宋义同他讨论国家大事，十分高兴，因而任命他做上将军。项羽封为鲁公，做次将，范增做末将，

一齐去援救赵国。所有统兵将官都归宋义指挥。号称卿子冠军。军队开到安阳，逗留四十六天不向前推进。项羽说：“我听说秦军围困赵王在巨鹿城内，我们赶快率领军队渡过黄河，楚军在外面攻击，赵军在里面接应，一定能击破秦军。”宋义说：“不对！牛虻能叮咬牛但是不能咬小虱子。目前秦军进攻赵国，战胜的话它的军队也就精疲力尽了，我们利用他们疲困的机会；若战败，我就大张旗鼓向西进军，也能把秦攻下，所以不如先让秦、赵交战。要讲冲锋陷阵，我不如你，要讲出谋划策，你可不如我了！”说完就下令全军说：“凶猛象虎，违扭如羊，贪酷似狼，倔强而不听差遣的，一律杀头！”接着就委派他的儿子宋襄做齐国的相国，亲自送到无盐县，大摆筵府宴请宾客。这时天寒大雨，士兵又冻又饿。项羽说：“将要齐心协力攻打秦军，却一直留在这里不走。今年年岁饥荒百姓贫穷，士兵们吃的是芋豆之类，军队没有存粮，还罢酒宴客，不领军渡黄河去取用赵地的粮食，会同赵军合力攻秦军，反而说什么利用其疲困。以秦军之强，进攻新建立的赵国，其趋势必定会攻下赵国。赵国败亡，秦就更强，有什么疲困可利用！况且我国军队新近失败，大王坐立不安，把全部兵力交给上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可是上将军不

爱惜士兵而只顾自己私情，不是保卫国家的大臣！”项羽早上参见上将军宋义，就在参见的芦帐中砍下宋义的头，出来号令全军说：“宋义私通齐国合谋反楚，楚王密令我杀掉他。”这时，所有将官都震骇顺服，不敢稍有抗拒，齐声说：“首先扶立楚王，就是将军一家人，现在又是将军平叛！”于是共同拜立项羽做代理上将军，派人追赶宋义的儿子，在快到齐国的地方，把他杀了。又派桓楚向怀王报告，怀王同意任命项羽做上将军，当阳君黥布和蒲将军都归属项羽统率。

项羽杀了卿子冠军后，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于是派遣当阳君、蒲将军带兵二万渡过漳水救援巨鹿，战事没有多大进展，陈馥又要求增援。项羽便率领所有军队渡过漳水，全部沉掉渡船，打破炊具，烧掉营房，只带三天的粮食，以此表示士卒们必须死战，不许有丝毫后退的念头。因此楚军一过河就包围了王离的军队，与秦军遭遇，激战多次，断绝了秦军运粮的甬道，把秦军打得大败，杀死苏角，俘虏王离。涉间不肯投降楚军，自焚而死。这时，楚兵的威势压倒诸侯的军队，诸侯军队来救援巨鹿的有十多座营垒，没有一个敢派兵出战。楚军进攻秦军的时候，诸侯将士都从壁垒上观战。楚军士兵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

人惊惧惶恐。等到击败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军，他们进入辕门，每人都曲膝而进，不敢抬头仰视。项羽从这时开始做诸侯的上将军，诸侯们的军队都归他指挥。

章邯军队驻扎在棘原，项羽军队驻扎在漳水之南，两军相持没有交战。秦军多次退却，二世派使者责备章邯。章邯恐惧，派长史司马欣去陈述原委。司马欣到达咸阳，在司马门等候了三天，赵高不见，有不信任的意思。长史司马欣害怕，逃回自己军队，不敢走原路。赵高果然派人追赶，没有追上。司马欣回到军营中，报告说：“赵高在朝廷掌权，在下面的人做不成事情。现在出战能够胜利，赵高必定嫉妒我们的功劳；出战不能胜利，免不了一死。希望将军仔细考虑。”陈馥也送一封信给章邯说：“白起做秦的将军，南征得楚国的郢、郢，在北面坑杀赵国马服君的军队，攻克城市占领土地，不计其数，然而结果却是命令自杀。蒙恬做秦的将军，北驱匈奴，开发榆中地区几千里，结果还是在阳周被斩首。为什么呢？功劳太大了，秦国无法全部封赏，因而只能借法令来杀掉他们。现在你做秦国将军已三年，损失了数以十万计的士兵，而诸侯们的兵却越来越多。那赵高长期以来一向阿谀蒙蔽，现在事情危急，也担心二世杀他，所以想要

用法令来杀掉将军以便搪塞自己的责任。另外派人代替你，以便逃脱祸害。将军长期在外，与朝廷内部有很多矛盾，你有功劳也得被杀，没有功劳也得被杀。上天要灭亡秦，无论聪明愚笨的人都知道这一点。现在将军在朝廷内既不能直言规劝皇帝，在朝廷外面带兵也不过是亡国之将，孤立无援而想保全性命，岂不可悲！将军何不回兵与诸侯们订立纵约，约定一同进攻秦国，分了它的地盘，自己为王，南面而坐，称孤道寡，这和身受刀斧，妻子儿女被杀相比，哪个好呢？”章邯迟疑不决，暗地里派军候叫始成的去见项羽，打算要求订约投降。盟约没有订成，项羽派蒲将军不分昼夜带兵渡过三户津，扎营漳水南岸，与秦军交战，又把它打败。项羽自己统率全军从汧水上进攻，把秦军打得大败。

章邯派人求见项羽，要求订约。项羽召集军吏们商量说：“粮食缺少，我想接受缔约的请求。”军吏们说：“很好。”项羽便与章邯约定日期在洹水之南的殷墟上相会。盟约订立后，章邯见了项羽，痛哭流涕，诉说受赵高陷害之事。项羽就立章邯为雍王，安置在楚军中。委任长史司马欣为上将军，统率秦军做先锋。

军队到达新安，诸侯军的军吏士兵，过去为服徭役驻守边疆路过秦中，当时秦中的军吏士兵对他

们往往加以虐待。等到秦军投降诸侯，诸侯们的军吏士兵乘战胜的机会也都把他们当作奴隶和俘虏那样役使。随意折磨凌辱。秦军的军吏士兵大多私下议论说：“章将军等人骗我们投降诸侯。如今能够进关打败秦国，那是大好事；倘若不能，诸侯们就要把我们象俘虏那样押到东方去，秦国必定会把我们的父母妻儿全部杀掉。”将官们对这些议论，稍有所闻，报告项羽。项羽召集黥布和蒲将军商量说：“秦军的军吏士兵为数不少，他们并不心服。进了关中不服从命令，事情就必然危险。不如杀掉他们，只带章邯、长史司马欣和都尉董翳进关吧。”于是楚军连夜在新安城活埋秦兵二十多万人。

楚军进兵去攻取平定秦关中之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能进去。又听说沛公已攻破咸阳，项羽大为发怒，命令当阳君等攻打下函谷关，项羽军队入了关，到达戏水西岸。沛公这时驻军霸上，没有能同项羽见面。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差人通报项羽说：“沛公打算做关中王，叫秦王子婴做相国，秦国的珍宝都归他所有了。”项羽大怒，说：“明天早上让士兵吃饱，去消灭沛公的军队。”这时，项羽兵有四十万，驻在新丰鸿门；沛公有兵十万，驻军霸上。范增劝项羽说：“沛公在山东的时候，贪财好色，如今进了关，财物也不要了，美女也不爱

了，此人的志向不小呵！我叫人望过他的气，都是龙虎之形，形成五彩，这是天子气呵，要赶快进攻，不要失掉良机。”

楚国左尹项伯，是项羽的叔父，向来同留侯张良友好。张良这时跟随沛公，项伯连夜骑马奔到沛公驻军的营地，私下会见张良，一一告诉他这些事。想要招呼张良同自己一道离去。说：“别跟着一起死呵！”张良说：“我因为韩王的缘故相送沛公，沛公现在有了急难之事，我要跑掉是不义的，不可不告诉他。”张良进帐，把所有情况禀告沛公。沛公大惊，说：“怎么办呢？”张良说：“谁给大王出这个主意的？”沛公说：“有个浅陋的小人劝我说：‘守住函谷关别让诸侯进来，秦地就全归你称王了。’所以我听了他的话。”张良说：“大王估计一下，你的军队能抵得住项王吗？”沛公默不作声，过了一会才说：“当然不如了，但是怎么办呢？”张良说：“只有去对项伯讲清楚，说沛公是不敢违抗项王的。”沛公说：“你是怎么同项伯有交情的？”张良说：“秦时他同我结交，他杀了人，我救了他的命。现在事情危急，幸亏他来通知我。”沛公说：“你们两人年龄哪个大？”张良说：“他比我年长。”沛公说：“你给我招呼他进来，我要象侍侯兄长那样接待他。”张良出去邀

请项伯，项伯立即进帐会见沛公。沛公捧酒致意，约定同他做儿女亲家，说：“我进了关，丝毫都不敢占有，登记好官民的户籍，查封好公府的库房，为的是等候将军驾到，所以派遣将领把守函谷关，是为了防备其他盗贼出入及意外的事变。我日夜盼望将军驾到，怎么敢反叛呢？希望你一一为我解释，决不敢背信弃义。”项伯答应了，对沛公说：“明天不可不早些亲自来向项王致意。”沛公说：“是。”于是项伯又乘夜回去，到达军中，把沛公的话全都向项王报告了，并且说：“沛公要不是先攻破关中，你岂敢入关呢？人家有大功反而去攻打他，这是不义的，不如就此好好地对待他。”项王同意了。

第二天早晨，沛公带了一百多骑随从来见项王，到达鸿门，向项王表示歉意说：“我与将军协力攻打秦军，将军转战黄河以北，我攻打黄河以南，但想不到能先进关攻破秦国，得以在这里重见将军。现在有小人的挑拨，使得将军与我之间产生了嫌隙。”项王说：“这是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讲的，不然的话，我哪会这样呢？”项王当天就留下沛公，举行宴饮。项王、项伯朝东坐，亚父朝南坐。亚父，就是范增。沛公朝北坐，张良朝西站着侍候。范增几次使眼色暗示项王，再三用挂在身上的

玉玦朝项王示意，项王沉默着不理睬。范增离席而起，出外招呼项庄，对他说：“君王为人下不了狠心，你进去到席前敬酒，敬过酒，请求表演舞剑，乘机把沛公杀死在座位上。否则，你们都将被他俘虏。”项庄随即进帐敬酒，敬完酒，说：“君王同沛公宴饮，军中没有什么可娱乐的，请让我表演舞剑吧！”项王说：“好。”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也拔剑起舞，不时用身体去掩护沛公，项庄没有机会行刺。张良到军门门口去找樊哙，樊哙问：“今日的情况怎么样？”张良说：“危急得很！现在项庄正表演舞剑，他注意的经常是沛公。”樊哙说：“这太危险了！让我进去，同沛公生死与共！”樊哙立刻带剑持盾闯进军门，守门的卫士把双戟交叉想拦住不让进去，樊哙把盾牌横着一撞，卫士们跌倒在地，樊哙冲了进去，揭开帷幕向西一站，瞪着眼睛盯住项王，头发直竖起来，眼眶都要裂开了。项王按住剑半跪半起，问：“你是什么人？”张良说：“是沛公的随车卫士樊哙。”项王说：“好个壮士，赐他一杯酒。”但拿给他的是一斗酒。樊哙俯地拜谢，立起身站着，一口气喝完。项王说：“赏他一条猪腿。”可是拿给他的是一条生猪腿。樊哙把盾牌反放在地上，再把猪腿放在盾牌上，拔出剑来一边割一边吃，项王说：“壮士还能饮酒

吗？”樊哙说：“我就是死都不回避，一杯酒还值得推辞？那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唯恐不多，罚人唯恐不够，天下的人都背叛他。怀王同诸侯约定：

‘谁先破秦进入咸阳的在那里为王。’现在沛公先破秦进入咸阳，东西丝毫不敢占有，封闭好宫室，把军队撤到霸上驻扎，等候大王的到来。至于派遣将领把守函谷关，为的是防备盗贼和意外事变。象这样劳苦功高，不仅没有封侯的奖赏，你反而听信谗言，要诛杀有功的人。这是已灭亡了的暴秦的继续，我个人认为大王的做法不可取。”项王一时无话回答，就说：“坐下！”樊哙挨着张良坐下。坐了一会儿，沛公起来上厕所，趁机招呼樊哙出去。

沛公离席出去，项王就叫都尉陈平去召回沛公。沛公说：“如今出走，不告辞，行吗？”樊哙说：“做大事顾不了细节，行大礼免不了小的责难。如今人家准备好刀和砧板，我们却是刀下的鱼肉，有什么好告辞的！”于是决定不辞而别，叫张良留下辞谢。张良问道：“大王来时带什么礼物？”答道：“我带一付白璧，打算献给项王；一对玉斗，打算送给亚父。碰到他们正在发怒，所以没有敢献上去。你替我代献吧！”张良说：“遵命。”当时，项王军队驻在鸿门，沛公军队驻在霸上，相隔四十里。沛公把车辆弃置不用，独自骑马

脱身而逃，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四个人手持刀剑盾牌步行追随，从郾山脚下，经过芷阳抄小路走。走前沛公嘱咐张良说：“走这条路到我们的驻地，不过二十里罢了。你估计我们回到了军营时，你再进营帐辞谢。”沛公已经离去，从小路回到军营中。张良这时才进帐向项王辞谢道：“沛公经受不了酒力，不能亲自告辞了。他命小臣张良恭敬地奉上白璧一对，拜献给大王足下；玉斗一对，拜送给大将军足下。”项王说：“沛公在哪里？”张良说：“听说大王有意要责备他，所以一个人脱身回去，已经到驻地了。”项王也就接受了白璧，放在座位上。亚父接过玉斗，丢在地上，拔出剑来将它砍碎，说：“唉，这小子不值得替他出谋画策！夺取项王天下的人，一定是沛公。我们这些人如今都要被俘虏了！”沛公回到驻地，立刻杀了曹无伤。

过了几天，项羽带兵向西进入咸阳大肆屠杀，杀了秦降王子婴，焚烧秦宫室，大火三个月不熄，搜括秦的财货、宝物、妇女东归。有人劝项王说：“关中地区山河险要四面可守，土地肥沃富饶，可以建都称霸。”项王看到秦的宫室都已焚毁残破，又怀恋故乡想要东归，说：“富贵了不回故乡，就象穿了锦绣衣裳去走夜路，谁能知道！”劝告的人说：“人家说楚人象猕猴戴帽，果然不错。”项王

听说这话后，就烹杀了这个进言的人。

项王派人通报怀王。怀王说：“照以前约定的办。”于是尊立怀王为义帝。项王想自己称王，就先封诸将相为王。对他们说：“天下初起义时，暂且扶立诸侯的后代来讨伐秦。但亲自披坚执锐首先起兵，风餐露宿在草野之中达三年之久，消灭秦国平定天下的，都是各位将相和我项籍的力量。义帝虽没有功劳，但也还是应让他分地为王。”全体将领都说：“对！”于是分封天下，立各位将领为诸侯王。项王、范增疑忌沛公想得天下，但是已经同他和解，又不愿意担当背约的名声，怕诸侯们叛乱，便暗中策划道：“巴蜀道路艰险，秦朝流放罪犯，都安置在蜀地。”就扬言说：“巴、蜀也属于关中地区。”因此封沛公为汉王，领有巴、蜀、汉中等地，都城设在南郑。把秦关中地区分为三部分，封秦朝降将为王，用来阻挡汉王。项王于是封章邯为雍王，管辖咸阳以西，定都废丘。长史司马欣，原是栎阳县主狱官，曾对项梁有恩德；都尉董翳，曾劝章邯投降楚军。因此封司马欣为塞王，辖咸阳以东至黄河，定都栎阳；封董翳做翟王，辖上郡，定都高奴。迁移魏王豹做西魏王，辖河东，定都平阳。瑕丘人申阳是张耳的宠臣，先打下河南，在黄河边接应楚军，因此封申阳为河南王，定都雒

阳。韩王成仍居旧都，都城在阳翟。赵将司马卬平定河内，屡建战功，故封司马卬为殷王，辖河内，定都朝歌。迁移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国张耳一向贤明，又跟随项王进关，因此封张耳为常山王，辖赵地，定都襄国。当阳君黥布任楚将，常勇冠诸军，因此封黥布为九江王，定都六。鄱君吴芮率领百越族人，辅佐诸侯，又跟从项王入关，因此立吴芮为衡山王，定都邾。义帝的柱国共敖带兵进攻南郡，有很多战功，因此封共敖为临江王，定都江陵。迁移燕王韩广做辽东王。燕将臧荼协同楚军救赵，又随从入关，因此封臧荼为燕王，定都蓟。迁移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齐将田都随项羽一同救赵，又随从入关，因此封田都为齐王，定都临菑。原来被秦灭亡的齐王建孙子田安，当项羽渡黄河救赵的时候，田安攻克济水以北好几座城池，带兵投降项羽，因此封田安做济北王，定都博阳。田荣几次得罪项梁，又不肯带兵跟从楚军攻打秦军，因此不封。成安君陈馥弃将印而去，又没有随从进关，但是平素名声好，对赵国有功，听说他在南皮，也就封给他南皮周围的三个县。番君将领梅鋗功多，因此封为十万户侯。项王自封为西楚霸王，辖九个郡，定都彭城。

汉元年四月，诸侯罢兵于戏水之下，各往封

国。项王出行到自己封国，派人迁徙义帝说：“古代帝王拥地千里，必定居住在上游地方。”便派人迁义帝到长沙郴县，催逼义帝立即上路，义帝的臣子渐渐叛逃了，于是密令衡山王和临江王在江上袭杀了义帝。韩王成没有军功，项王不让他到封国去，让他跟随自己到彭城，废去王号降封为侯，接着又杀了他。臧荼到了自己的封国，乘机驱赶韩广去辽东，韩广不听从，臧荼就在无终杀了韩广，一并统治了他的封地。

田荣得悉项羽把齐王田市迁往胶东，而且封齐将田都为齐王，大怒，不肯让齐王去胶东，就据齐地反抗，迎头攻击田都。田都逃到楚国。齐王田市惧怕项王，便逃亡到胶东的封国去。田荣发怒，追到即墨将他杀了。田荣于是自立为齐王，向西攻杀济北王田安，吞并了三齐。田荣给彭越将军印，令他据梁地造反。陈馀暗中派张同、夏说对齐王田荣说：“项羽主持分封天下，不公平。他把原来的王全封到坏地方为王，而把他的群臣诸将封到好地方为王。驱逐我的故主，赵王于是往北居住到代地，我陈馀认为不该这样。现在听说大王起兵，要是不响应则不义，希望大王借给我部众人马，去攻打常山王张耳，以便赵王复位。请用我们的封国作为护卫。”齐王答应了他，因此派兵去赵国。陈平调发

三县所有兵卒，会同齐军并力进攻常山王，把他打得大败。张耳逃亡归附汉王。陈馥从代地迎回原来的赵王歇返回赵国。赵王于是封陈馥为代王。

这时，汉王已经回来平定了三秦。项羽听说汉王全部并吞完了关中，而且将引兵东进，齐、赵又都叛变，大怒。于是封原来的吴令郑昌为韩王，来抵抗汉军。命令肖公角等进攻彭越。彭越击败了肖公角等。汉王差遣张良晓喻韩王，于是送给项王一封信说：“汉王没能遵行前约，只求得到关中，得到关中便止兵，不敢向东扩展。”又把齐、梁反叛的事写信给项王说：“齐打算同赵合力消灭楚国。”楚国因为这个缘故，打消了西进的念头，而向北去攻打齐国。向九江王黥布征调兵员。黥布推托有病不亲自前往，派将领率领几千人去。项王因此怨恨黥布。汉二年冬，项羽挥兵北上到城阳，田荣也率兵来会战。田荣兵败，逃到平原，平原百姓杀了他。项羽于是北进烧毁夷平了齐国的城郭房屋，活埋了田荣投降的士兵，掠取了齐国的老弱妇女。攻略齐国直到北海，不少地方被摧残毁灭。齐人集合起来反抗项羽，于是田荣的弟弟田横收编齐军逃散的士兵得到几万人，在城阳起兵。项王于是留下来，连续多次战斗没能攻下。

春天，汉王统率了五个诸侯的军队共五十六万

人，东进征讨楚国。项王得到这个消息，随即命令将领们抵抗齐军，自己带领精兵三万，向南经鲁地出兵胡陵。四月，汉军和诸侯军队都已打进彭城，搜括城内财物、珍宝、美人，每天备酒大宴。项王军队于是从西面的肖地一早进击汉军，向东推进，直到彭城，到正午时分，把汉军打得大败。汉军全线退却，楚军紧追到谷水、泗水岸边，杀伤汉军士兵十多万人。汉军都向南退却逃进山里，楚军又追击到灵璧东面的睢水。汉军溃退，被楚军冲挤，多遭杀伤。汉兵十多万人，都跳入睢水，睢水因此不流。楚军把汉王团团围住。就在此时，从西北刮起了一阵大风，摧折树木，掀掉屋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如同黑夜，扑面向楚军吹来。楚军大乱而溃散。汉王乘机同几十个骑马随从逃脱。打算过沛县带了家眷一起西逃，但楚军也派人追到沛县，搜捕汉王家属，家眷都已逃亡，无法同汉王见面。汉王在路上遇见儿子孝惠和女儿鲁元，就把他们载上车子。楚军骑兵追赶汉王，汉王发急，把孝惠、鲁元推下车去。滕公夏侯婴每次都下去把他们拉上车来，象这样反复三次，说：“虽然危急，车子跑不快，怎么可以甩掉他们！”这样孝惠和鲁元才得以逃命。又到处寻找太公、吕后，没有遇上。审食其陪同太公、吕后走小道，寻找汉王，反而碰上楚

军，楚军就把他们带回，报告项王，项王把他们安置在军中。

这时吕后的哥哥周吕侯，统领一支汉军驻在下邑，汉王从小路去投奔他，逐渐收编他的士兵。到达荥阳，一些溃败的军队重新会合起来，肖何也征集关中没有登入服役名籍的老弱，一起送到荥阳，兵力重又大振。楚兴兵于彭城，常乘胜追击败军，同汉军在荥阳南面京县、索亭之间交战，汉军打败了楚军，楚军因此不能过荥阳西进。

正当项王去救彭城，追击汉王到荥阳，田横也乘机收复齐地，扶立田荣的儿子田广做齐王。当汉王在彭城战败，诸侯们重又归向楚而背叛汉。汉军驻扎荥阳，筑起甬道，一直连接到黄河南岸，用来运输敖仓的粮食。汉三年，项王不断袭击汉军甬道，汉王粮食缺乏，恐惧，求和，要求把荥阳以西的地方分割给汉。

项王打算接受汉王的要求。历阳侯范增说：“现在汉军容易对付，但如果放弃机会不消灭它，以后必定懊悔。”项王听从范增的意见加紧包围荥阳。汉王为此感到忧愁。便采纳陈平的计谋离间项王。等到项王的使者来到汉军，就准备了丰盛的酒食，正要进上酒食，看见使者，装出惊讶的样子说：“我以为是亚父的使者，哪知是项王的使者！”

便把酒食撤掉，又端出粗陋的饮食给项王使者吃。使者回去报告项王，项王就疑心范增同汉王私下有来往，稍稍削夺了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说：“天下事已定局了，君王好自为之！请允许我保全这副老骨头回家做老百姓吧！”项王准许他的请求。他上了路，没到彭城，背上毒疮发作死了。

汉将纪信劝告汉王说：“形势紧急了，为了你，让我冒充你蒙骗楚军，大王你可以乘机逃出。”于是汉王趁夜间从荥阳东门放出两千个披着甲冑的妇女，楚兵于是四面围击。纪信乘一辆用黄绸做篷盖的车子，在左辕上张一把用羽毛编织的旌旗，说：“城中粮尽，汉王投降。”楚军都欢呼万岁。汉王也就带了几十个骑兵从西城门逃出，往成皋奔去。项王见到纪信，问：“汉王在哪里？”纪信说：“汉王已经脱身了。”项王于是烧死了纪信。

汉王派御史大夫周苛、枞公、魏豹驻守荥阳。周苛、枞公商量说：“魏豹是叛国之王，难于同他守城。”于是两人就杀死了魏豹。楚军攻下荥阳城，活捉周苛。项王对周苛说：“你做我的部将，我让你做上将军，封三万户。”周苛骂道：“你要是不赶快降汉，汉军就要俘虏你，你不是汉王的手！”项王发怒，烹杀了周苛。并杀了枞公。

汉王逃出荥阳，往南奔向宛、叶二地，得到九江王黥布接应，一路收集残兵，重新进入成皋守卫。汉四年，项王进兵围成皋，汉王逃命，单独同滕公出成皋北门，渡黄河到了修武，投奔张耳、韩信军队。一些将领陆续逃出成皋，追上汉王。楚军攻占成皋，准备向西进军。汉王派兵在巩地阻截，使楚军不能西进。

这时，彭越渡过黄河进攻东阿的楚军，杀楚将军薛公。项王于是亲自东征彭越。汉王得到了淮阴侯的兵员，打算渡黄河南进。郑忠劝阻，汉王就在河内扎营。派刘贾率兵支援彭越，焚烧楚军粮草。项王东征击败刘贾，打跑彭越。汉王随即带兵渡黄河，重新收复成皋，驻军广武，就以敖仓储粮作为军食。项王已经平定东海，挥兵向西，与汉军同时在广武扎营，相持几个月。

正当这时，彭越屡次从梁地反攻，断绝楚军粮草，项王很忧虑。他置办了高大的几案，把太公放在上面，通知汉王说：“你再也不赶快投降，我就要烹杀太公了！”汉王说：“我和你项羽都作为臣子受命于怀王，立誓‘约为兄弟’，我父亲就是你父亲，果真要烹煮你的父亲，那就希望分一杯肉羹给我！”项王发怒，真要杀死太公。项伯说：“天下事还不可预料，况且要争夺天下的人不顾念家庭，

虽杀了他父亲也没有用，只会增加祸害。”项王听从了他的话。

楚汉相持日久，不分胜负，丁壮苦于军旅征战，老弱疲于输粮运饷，项王对汉王说：“天下战乱纷扰，已有几年了，就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我愿意同汉王当面挑战决一雌雄，别再无故让天下百姓老小受苦！”汉王笑着辞谢道：“我只能斗智，不能斗力。”项王命壮士出阵挑战。汉军中有一个楼烦族神射手，楚军挑战三次，每次都被楼烦射手射死。项王大怒，于是亲自披甲执戟出阵挑战，楼烦射手正要射他，项王瞪眼大喝一声，楼烦射手眼不敢看王，手不敢发箭，回马就走，躲进营垒，不敢再出。汉王叫人打听是谁，原来是项王。汉王大惊。于是项王和汉王两人隔着广武山的一条深涧对话。汉王数落项王的罪过，项王发怒，要决一死战。汉王不理睬他，项王这边埋伏的弓箭手射中汉王。汉王受伤，退入成皋。

项王听说淮阴侯已经占领黄河以北，攻破齐、赵军队，接着就要进攻楚军，便派龙且去迎击淮阴侯，淮阴侯与龙且交战，骑将灌婴进攻楚军，大败楚军，杀了龙且。韩信乘机自封为齐王。项王获悉龙且军队打败，就很恐慌，叫盱台人武涉出使去策反淮阴侯。淮阴侯没有听从。这时，彭越又反，攻

克梁地，断绝楚军粮草。项王就对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人说：“好好守住成皋，要是汉军来挑战，小心别与它交战，不让它东进就行了。我十五天内必杀彭越，平定梁地，再同将军会合。”于是向东进军，攻打陈留、外黄。

外黄不肯降服。数日以后，投降了，项王发怒，命令所有十五岁以上男子到城东去，打算活埋他们。外黄县令门客的十三岁的儿子，去见项羽说：“彭越以强力劫持外黄，外黄人害怕，所以暂且投降，等候大王。大王来了，又把他们都活埋，百姓哪会有归顺之心？从这里往东，梁地十余座城的人都要害怕，没有人肯降附你了。”项王同意他的说法，于是赦免了准备活埋的外黄百姓。东进到睢阳，其他各城听说这事争相投降了项王。

汉军果然多次向楚军挑战，楚军闭营不出。汉军派人侮辱叫骂楚军，接连有五六天，大司马曹咎发怒，从汜水渡兵。士兵渡过一半，汉军进攻他们，大败楚军，取得了楚国的全部财货。大司马曹咎、长史董翳、塞王司马欣都在汜水上自刎而死。大司马曹咎，原是蕲县主狱官，长史司马欣也是前栎阳的狱吏，两人都曾对项梁有恩德，所以项王信任他们。这时，项王在睢阳，听到海春侯军队败亡，立即引兵还师。汉军正在荥阳东围困钟离昧，

项王军队一到，汉军畏惧楚军，全军退守到险要地方。

这时，汉兵势盛粮多，项王军队兵疲粮尽。汉王派遣陆贾劝说项王请求放回太公，项王不答应。汉王又派侯公去劝说项王，项王便与汉王约定：双方平分天下，分割鸿沟以西的地方归汉，鸿沟以东的地方归楚。项王表示同意，随即遣返汉王的父母妻儿。士兵们都高呼万岁。汉王便封侯公为平国君，便安置藏匿他使他不再与世人来往，说：“这人是天下有名的辩士，所到之处可以倾覆别人的家国，所以封他为平国君。”项王订好条约，就带领军队去围而东归。

汉王准备西归，张良陈平劝他说：“汉已占有一大半天下，诸侯们也都归顺。楚国兵疲粮尽，这是上天灭亡楚国的时机，不如乘机就夺取天下。现在歇手不打，这是所谓‘养虎给自己留下祸患’啊！”汉王接受了他们的计策。汉五年，汉王便追击项王到达阳夏南面，屯兵暂驻，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约定日期会战楚军。行军到固陵，而韩信、彭越军队没有如期会合。楚军进攻汉军，大败汉军。汉王又退入营垒，深挖壕堑固守，对张子房说：“诸侯不来赴约，怎么办呢？”答道：“楚军就要败了，但韩信、彭越还没有封地，他们不来

本是情理之中的事。大王要是能同他们共分天下，现在马上就可使他们前来。要是不能，那事情就难于预料了。大王要是能把陈地以东直到近海的地区，全部给韩信；把睢阳以北到谷城的地区，给与彭越。使他们各为自己战，那么打败楚国是不难的。”汉王说：“好！”于是就派使者去通知韩信、彭越说：“大家合力进攻楚军，歼灭了楚军，自陈地以东到近海地区封给齐王，睢阳以北到谷城的地区封给彭相国。”使者一到，韩信、彭越都回报说：“现在就立即进兵。”韩信就从齐地出兵，刘贾的军队从寿春出发，两路并行，屠灭城父，到达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率领舒地士兵屠杀六地的军民，征调九江士兵，随同刘贾、彭越，一起会师垓下，直指项王军队的驻地。

项王军队驻扎在垓下，兵少粮尽，汉军会同诸侯军队重重加以包围。夜间听到汉军从四面唱起楚地的歌声，项王大惊道：“汉军都已占领楚国了吗？怎么楚人这么多呢？”项王深夜起来，在军帐中饮酒。有一美人名虞，常陪伴项王出征；有一匹骏马叫骓，项王常骑着它。这时项王就慷慨悲歌，自己做了一首诗道：“力能拔山啊豪气压倒一世，天时不利啊骓马也不奔驰。骓马不奔驰啊如何办，虞啊虞啊怎么办呵！”歌唱几遍，美人也和诗歌

唱。项王禁不住伤心流泪，侍卫也都哭泣，抬不起头来。

于是项王跨上马背，部下壮士八百多人骑着马随从，当夜朝南冲出包围，纵马奔驰。天快亮的时候，汉军方才觉察，命令骑将灌婴率领五千骑兵追赶。项王渡过淮河，能跟上的随骑只有一百多人了。项王走到阴陵地方，迷失道路，问一个农夫，农夫骗他说：“往左！”项王往左走、就陷入一片沼泽地里，所以被汉军追上了。项王只得又引兵东走，到了东城地方，只剩下二十八个随骑了。追赶的汉军骑兵几千人，项王估计不能脱身，对部下说：“我自起兵到现在八年了，身经七十余战，攻无不破，战无不胜，没有打过败仗，故而称霸天下。然而今天终于受困在这个地方，这是天要亡我，不是我用兵打仗的过失啊！今日定要决一死战，愿为诸君痛快地打一仗，定要打胜三次，为各位突破包围，斩杀汉军将领，砍倒汉军大旗，让诸君知道这是天要亡我，不是我用兵打仗的过失！”于是将随从分为四队，朝四个方向。汉军重重包围他们，项王对他们的骑兵说：“我为你们斩他一将。”命令四队骑兵各向下冲击，约定在山的东面分三处集合。于是项王大声呼喝向下直冲，汉军都望风披靡，果然斩杀汉军一将。这时赤泉侯杨喜任

骑将追项王，项王瞪眼对他大喝一声，赤泉侯连人带马惊慌失措，一连退了好几里路。项王同他的骑兵在三处会合。汉军不知项王在哪一处，便把军队一分为三，重又包围起来。项王往来驰突，又斩汉军一个都尉，杀死数十百人。再一次集合队伍，只不过损失了两骑而已，便问他的随骑道：“怎么样？”骑兵们都敬服地说：“正如大王所说的那样！”

这时项王想东渡乌江。乌江亭长备下船只等待，对项王说：“江东虽小，还有方圆千里的地域，几十万的民众，也足够称王啊！请大王急速渡江。现在只有我有船，汉军追来，没有船只可渡。”项王笑道：“天要亡我，我渡江干什么？况且我项籍带领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西进，今天无一人生还，纵然江东父老爱怜而拥我为王，我有何面目见他们？纵然他们不说什么，我项籍难道不感到内心有愧吗？”接着对亭长说：“我知道你是忠厚长者。我骑这匹马五年了，所向无敌，经常日行千里，不忍杀它，把它赏给你吧！”于是命令骑兵都下马步行，手持刀剑交战。仅项籍一人所杀死的汉军就有几百人。项王自己身上也受伤十多处，回头看见汉军骑兵司马吕马童，说：“你不是我的老相识吗？”吕马童掉过头去，背对项王，用手指指示告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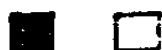
王翳道：“这就是项王！”项王便说道：“我听说汉王悬赏千金要我的头，并给封邑一万户，我为你们做好事吧！”说罢就自刎而死。王翳割下他的头，别的骑兵为争夺项王的尸体互相践踏，自相残杀的有几十人。最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抢到一段肢体，五个人把所得肢体合在一起，拼成项王的整体。因此把项王的领地分成五块：封吕马童做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项王死后，楚地纷纷降附汉，独有鲁地不归顺。汉王于是带领天下诸侯兵要屠杀鲁地，因为鲁人格守礼义，为主尽忠死节，就拿了项王的头胪传示鲁地，鲁地民众才降附归服。当初，楚怀王最初给项籍的封号是鲁公，他死后，鲁地又最后投降，因而用鲁公的礼仪把项王葬在谷城。汉王为他举行丧礼，哀悼下泪然后离去。

所有项氏宗族，汉王一律不杀。便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都是项氏宗室，赐姓刘。

太史公说：我听周生说过：“舜的眼睛据说有两个瞳仁”，又听说项羽也是双瞳仁。项羽难道是舜的后裔吗？为什么会这样突然地兴起发迹呢？秦

朝政治昏暗无道，陈涉首先发难，豪杰蜂涌起兵响应，互相争夺天下，不可胜数。然而项羽没有丝毫的凭借，却乘势兴起于民间，三年时间就率领五个诸侯灭亡秦朝，分割天下，封赏王侯，天下政事由项羽主宰，号称“霸王”，王位虽然没有能保全始终，但也是近古以来所没有的了。等到项羽放弃关中，怀念楚地，放逐义帝，自封霸王，却埋怨王侯背叛自己，想要全功立业，难呵！项王自傲，夸耀功勋，逞着一个人的心志而不师法往古，为了建立霸王的事业，想依仗武力征讨来一统天下。时仅五年终于亡国，身死于东城，还不觉悟，又不反躬自责，真不应该呵！还要借口说什么“这是天要亡我，不是用兵打仗的过失呵”，这难道不是很荒谬的吗？



陈涉世家

按照《史记》的体例，“世家”一般是述诸侯王的世系及其兴亡事迹的。司马迁把出身雇农的陈胜列入“世家”，是因为陈胜有倾覆秦王朝的首事之功。这是尊重历史事实的表现。本篇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以及相继而起的各路起义军的胜败兴替，展现了秦末农民起义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揭示了各阶层人物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司马迁还论述了陈胜起义失败的原因。起义领袖缺乏指挥全局的能力、蜕化、用人不当，导致了起义军内部众叛亲离、军事上失利。陈胜、吴广死于自己的随从或部下之手，其结局具有深刻的悲剧意义。

陈胜者，阳城人也①，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②，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③，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④！”

二世元年七月⑤，发闾左適戍鱼阳⑥，九百人屯大泽乡⑦。陈胜、吴广皆次当行⑧，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⑨。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

①阳城：秦县名，旧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三十五里的告成镇。②阳夏：(jiǎ假)，秦县名，今河南省太康县。③辍(chuò辍)耕：指停止耕作，歇息。④燕雀句：比喻志小者不了解志大者的志向。鸿鹄(hú胡)：即天鹅，比喻英雄。⑤二世元年：即公元前二〇九年。二世皇帝，名胡亥，始皇第十八子，在李斯、赵高等的策划下，取代公子扶苏继位。⑥闾(lǘ驴)左：闾，里门。闾左是居住里门左边的平民。秦时以居闾右为贵，闾左为贱。適(zhé撤)，同谪，征发。渔阳，秦县名，旧治在今河北密云县西南。⑦大泽乡：在今安徽省宿县境。⑧次当行(háng航)，编在征发的队伍里。次，编次，安排；行，行列。⑨度(duó夺)，估计。

故①，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②。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③，夜篝火，狐鸣吸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④，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⑤。尉肉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

① 数（shuò硕）：屡次。 ② 罾（zēng增）：捕鱼用的网具，这里指“捕获”。 ③ 间（jiàn渐）：暗地里。 ④ 忿恚（huì惠）尉：使将尉恼怒。恚，恨。 ⑤ 笞（chī痴）：用竹板或鞭条打人。

“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①，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丁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②。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③。攻铚、酈、苦、柘、谯，皆下之④。行收兵。比至陈⑤，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攻陈，陈守令皆不在⑥，独守丞与战谯门中⑦。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⑧。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披坚执锐，

①藉弟：即使。②蕲（qí其）：秦县名，县治在今安徽省宿县东北。③符离：秦县名，县治在今安徽省宿县东北。铚（zhì至）：秦县名，今安徽省宿县西南。酈（cuó嵯），秦县名，今河南省永城县西南。苦（hú护），秦县名，今河南省鹿邑县东。柘（zhè这），秦县名，今河南省柘城县西北。谯（qiào瞧），秦县名，在今安徽省亳县。④守令：这里指守陈的县令。⑤守丞：佐助县令的官员。谯门，上有谯楼的城门。⑥三老：秦制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掌管教化。豪杰：当地有名望、有势力的人物。

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①。

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②，杀之以应陈涉。乃以吴叔为假王^③，监诸将以西击荥阳^④。令陈人武臣、张耳、陈馥徇赵地^⑤，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⑥。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

葛婴至东城^⑦，立襄强为楚王。婴后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强，还报。至陈，陈王诛杀葛婴。陈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⑧。吴广围荥阳。李由为三川守^⑨，守荥阳，吴叔弗能下。陈王征国之豪杰与计，以上蔡人房君

①张楚：即大楚。张，大。 ②刑：名词作动词用，判罪，这里指惩办。长（zhāng 掌）吏：长官。
③吴叔：即吴广。假王：暂时设置的王。 ④荥（xíng 形）阳：秦县名，今河南省荥阳西北。 ⑤赵：这里的赵地指今河北省西南部，陕西东北部及山西省中部一带。
⑥汝阴：秦县名，在今安徽省阜阳一带。九江郡：秦郡名，辖今江西安徽二省的淮南江北和江西省大部分地区。郡治寿春（今安徽省寿县）。 ⑦东城：秦县名，在今安徽省定远县。 ⑧魏地：据颜师古说，就是梁地，即今河南省开封一带。 ⑨李由：秦朝丞相李斯的儿子。三川，秦郡名，辖境有今河南省西部黄河、伊河、洛河三河流域，三川郡以此为名。郡治在今洛阳。

蔡赐为上柱国。①。

周文，陈之贤人也，尝为项燕军祝日②，事春申君③，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④，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⑤，军焉，秦命少府章邯免郿山徒人、奴产子生⑥，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周文败，走出关，止次曹阳二三月⑦。章邯追败之，复走次渑池十余日⑧。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刭，军遂不战。

武臣到邯鄲⑨，自立为赵王，陈余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陈王怒，捕系武臣等家室，欲诛之。柱国曰：“秦未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

①上蔡：秦县名，县治在今河南省上蔡西南。房君，是封号。上柱国：战国时楚国武官官名，以军功显著的人充当。②项燕：战国末楚国将军。祝日：主管占卜时日吉凶。祝：办理、治理。③春申君：战国时楚国相黄歇的封号，与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并姓。④关：函谷关，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南。⑤戏（xì希）：戏亭，因戏水流经其下而得名，在今郑西省临潼县东。⑥少府，官名，管全国税收。奴产子生：家庭奴婢生育之子。⑦曹阳：地名，今河南省灵宝县东。⑧渑（miǎn緬）池：秦县名，县治在今河南省渑池县西。⑨邯鄲（hándān含单）：古都邑、秦县名。在今河南省邯郸市。

立之。”陈王乃遣使者贺赵，而徙系武臣等家属宫中，而封耳子张敖为成都君，趣赵兵亟入关^①。赵王将相相与谋曰：“王王赵，非楚意也。楚已诛秦，必加兵于赵。计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广也。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不敢制赵。若楚不胜秦，必重赵。赵乘秦之弊，可以得志于天下。”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②。

燕故贵人豪杰谓韩广曰：“楚已立王，赵又已立王。燕虽小，亦万乘之国也^③，愿将军立为燕王。”韩广曰：“广母在赵，不可。”燕人曰：“赵方西忧秦，南忧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强，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赵独安敢害将军之家！”韩广以为然，乃自立为燕王。居数月，赵奉燕王母及家属归之燕。

当此之时，诸将之徇地者，不可胜数。

①趣（cù促）：催促；亟（jí吉），急，火速。 ②上谷：秦郡名，郡治沮阳在今河北怀来南。卒史：即曹史，是郡守的属官。 ③万乘之国：本指战车万乘，这里指国力强大。

周市北徇地至狄^①，狄人田儵杀狄令^②，自立为齐王，以齐反，击周市。市军散，还至魏地，欲立魏后故宁陵君咎为魏王^③。时咎在陈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陈王乃立宁陵君咎为魏王，遣之国。周市卒为相。

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周章军已破矣^④，秦兵旦暮至，我围荥阳城弗能下，秦军至，必大败。不如少遗兵，足以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因相与矫王令以诛吴叔，献其首于陈王。陈王使使赐田臧楚令尹印^⑤，使为上将。田臧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城，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⑥。与战，田臧死，军破。章邯进兵击李归等荥阳下，

①狄：秦县名，县治在今山东省高青东南。 ②田儵（dan单），齐王族，后为秦将章邯所杀。 ③魏后故宁陵君咎：魏国的后代过去封为宁陵君的魏咎。宁陵君，封号。咎，即魏咎，原为魏国的公子，秦灭魏以后，降为平民。 ④周章：按汉人服虔的说法，周章即周文。 ⑤令尹：官名，春秋、战国时楚国所设，是最高的官职，掌军、政大权。 ⑥敖仓：地名，秦朝在这里设立了储藏粮食的大仓库，在今河南省荥阳东北的敖山上。

破之，李归等死。

阳城人邓说将兵居郟^①，章邯别将击破之，邓说军散走陈。铍人伍徐将兵居许^②，章邯击破之，伍徐军皆散走陈。陈王诛邓说。

陈王初立时，陵人秦嘉、铍人董缙、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③，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郟^④。陈王闻，乃使武平君畔为将军，监郟下军。秦嘉不受命，嘉自立为大司马^⑤，恶属武平君^⑥。告军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畔。

章邯已破伍徐，击陈，柱国房君死。章邯又进兵击陈西张贺军。陈王出监战，军

①邓说(yuè悦)：陈胜起义军的将领。郟(tán谈)：据《史记正义》说，郟应作郟。郟在今山东省郟城北，在陈县东，相距很远，章邯军不可能突然到达这里。郟，即今河南省郟县，位于荥阳的南面，陈县的西面，与当时章邯进军路线相符合。②许：秦县名，县治在今河南许昌市东。③陵：应作凌，秦县名，县治在今江苏泗阳西北。取虑(qiúlú秋间)：秦县名，县治在今江苏睢宁西南。徐：秦县名，县治在今安徽泗洪县南。④东海守庆：秦朝的东海郡太守名叫庆的，东海郡的郡治在郟。⑤大司马：周代官名，掌管全国军务。⑥恶(wù悟)，厌恶。

破，张贺死。

腊月^①，陈王之汝阴^②，还至下城父^③，其御庄贾杀以降秦。陈胜葬殤^④，谥曰隐王。

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⑤，起新阳^⑥，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

初，陈王至陈，令铤人宋留将兵定南阳^⑦，入武关^⑧。留已徇南阳，闻陈王死，南阳复为秦。宋留不能入武关，乃东至新蔡，遇秦军，宋留以军降秦。秦传留至咸阳，车裂留以徇。

秦嘉等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⑨，欲击秦军定陶下^⑩。使

①腊月：阴历十二月为腊月。 ②汝阴：秦县名，县治在今安徽阜南。 ③下城父：古代邑名，在今安徽涡阳东南下城父聚。 ④殤(dàng荡)：秦县名，在今河南永城县东北。 ⑤涓人：即中涓，为王者管理洒扫、洗涤等内务。仓头军：起义部众以头裹青巾为标志，故称仓头军。又一种说法认为，起义部众多为奴隶（苍头），故称仓头军。仓，也作苍。 ⑥新阳：秦县名，县治在今安徽界首北。 ⑦南阳：秦郡名，郡治宛，即今河南南阳市。 ⑧武关：在今陕西商南东南。 ⑨方与(fāngyǔ房预)：秦县名，县治在今山东鱼台西。 ⑩定陶：秦县名，县治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公孙庆使齐王，欲与并力俱进。齐王曰：“闻陈王战败，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请而立王！”公孙庆曰：“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当令于天下。”田儋诛杀公孙庆。

秦左右校复攻陈，下之。吕将军走，收兵复聚。鄱盗当阳君黥布之兵相收，复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①，复以陈为楚。会项梁立怀王孙心为楚王^②。

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③。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④！涉之为王沈沈者^⑤”！楚人

①青波：秦县名，县治在今河南新蔡西南。 ②立楚怀王孙心为楚王：立楚怀王的孙子叫心的为楚王，事在公元前二〇八年六月。楚怀王，名槐，战国末楚国国君，公元前三二八年至二九九年在位。 ③宫门令：掌管守卫宫门的官员。 ④夥颐（huóyí火宜）：表示惊羡的感叹词。 ⑤沈沈：即沉沉，深邃的样子。

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①，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②，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房为中正^③，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④，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任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殂。至今血食。^⑤

①夥颛为王：“夥颛！涉之为王沈沈者”的缩语。这里是说陈涉首进起义灭秦而称王，受他影响，继之而起为王侯将相的很多。②颛：通“专”。③中正：官名，是主管人事的官。④不是：不顺从，不符合。⑤血食：祭祀用牲，因为带有血毛，所以叫血食。

陈胜，是阳城人，字涉。吴广，是阳夏人，字叔。陈涉年青时曾同别人一起被雇佣耕作，歇息时他们走上田间垄上，陈胜深怀怅恨地说：“倘若以后富贵了，不要彼此忘记啊！”在一起耕作的同伴笑着回答说：“你给别人耕地，怎能富贵呢？”陈涉长叹，说：“哎呀！燕雀怎么能了解天鹅的远大志向啊！”

秦二世皇帝继位的第一年七月，征发贫苦壮丁，发配他们去屯守渔阳，一行九百人走到大泽乡驻留下来。陈胜、吴广都编在征发的队伍里，并被任命为屯戍队的队长。正赶上了连日大雨，道路不通，队伍不能开拔，估计已经超过了规定的到达期限。按照秦朝的法律，误期的要处斩。陈胜、吴广于是商量说：“现在逃亡也是死，造反失败了也是死，同样是死，为国事而死不是更好吗？”陈胜又说：“天下的百姓被秦王朝奴役已经许久了！我听说二世胡亥是秦始皇的小儿子，不当继位，应当立为皇帝的是始皇的长子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多次向始皇直言劝谏的缘故，冒犯了皇上，皇上派遣他到外地领兵去了，现在有传闻说他并没有罪过，二世却杀了他。老百姓大都听说他很有才能，还不知道他已经被杀害。项燕是楚国的大将，屡立战功，爱护士卒，楚国人都很怀念他。楚亡以后，有些人认

为他已死了，有些人认为他已逃亡。现在如果把我们的队伍假称是公子扶苏或项燕的部属，以号召天下百姓，响应的人一定很多。”吴广也以为这样做很好。于是前去卜卦，以测算吉凶。主卜的人揣测到了他们的意图，便说：“你们想要做的事都会如愿、成功。然而你们何不向鬼神问卜呢！”陈胜、吴广心中暗暗地欣喜，思忖着主卜人所说向鬼神问卜的用意，说：“这是教我们假托鬼神，在人们面前先树立威信呵。”于是使用朱砂在白绸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字，预先放入别人网到的鱼肚里面。士卒买鱼烹煮，竟得见了鱼肚里写有字的白绸，本来就已惊奇不已了。而陈胜又暗中指使吴广到驻地旁树丛里的神祠中，深夜点起了篝火，并装着狐狸的叫声高喊：“大楚兴起啦，陈胜要称王。”士卒们夜间都惊慌恐惧起来。第二天天明时，士卒之间窃窃私语，都用手指点、用眼睛注视陈胜。

吴广平常很关怀士卒，因此士卒大都愿意替他出力。当军尉酒醉时，吴广故意地一再说要逃走，以激怒军尉，使他来侮辱自己，借以引起众人的愤怒。军尉果然被激怒了，鞭打吴广，军尉并拔剑出鞘，吴广乘机而起，夺取利剑，杀死了军尉。陈胜协助吴广，一举杀死两名军尉。于是召集众人说道：“你们遇到了大雨，都已经延误了到达渔阳的

日期，延误了日期就要处以死刑。即使能幸免斩首，而驻守边地而死的人本来就要占十分之六、七。况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就应该是举义旗成大业，做王侯将相的，难道有其天生的种属吗！”徒众们都应声说：“听从你的号令。”于是假称是公子扶苏、项燕的部众，以顺从人们的愿望。袒露右臂，作为起义军的标志，号称大楚。筑起土坛举行宣誓，将军尉的头颅告祭苍天。陈胜自己号称将军，以吴广为都尉。攻占了大泽乡，收集了大泽乡的壮士们，又去攻打蕲。一举攻下了蕲县，于是命令符离人葛婴率领军队到蕲县以东巡行号召人民起义，相继攻占了铚、酇、苦、柘、谯等地方。起义军一边乘胜进军一边扩大队伍。到达陈地时，起义军已有战车六、七百乘，骑兵一千多，士卒好几万人。于是攻陈县县城，陈的县令不在城内，只有守丞与起义军战于城门中，守丞战败被杀，起义军攻占了陈县。在这之后的几天里，陈胜发布号令召集三老、豪杰一起来商量大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将军披坚执锐，讨伐暴虐无道的秦朝，复立楚国的社稷，功劳卓著，应立为王。”陈胜于是自立为王，定国号为“张楚”。

当时，各郡县痛恨秦朝官吏的人们，纷纷起来惩办当地的秦官吏，并格杀他们以响应陈胜。于是以

吴广为假王，监督各将领率兵西进攻打荥阳。并命令陈县人武臣、张耳、陈余等巡行原赵国的一些地方，命令汝阴人邓宗收取九江郡一带地方。在这时，楚兵以几千人为营伍的，数不胜数。

葛婴攻进东城，拥立襄强为楚王。事后，葛婴听说陈胜已称王，于是杀了襄强，并回来报告陈胜。到了陈县，陈胜诛杀葛婴。陈胜命令魏人周市向北进军以攻取魏地。吴广围攻荥阳。当时李由是秦三川郡的郡守，驻守荥阳，吴广久攻不下。陈胜召见境内的豪杰共同商量国事，任命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

周文是陈县的贤人，曾做过项燕军中占卜时日吉凶的官，侍奉过楚国的春申君，自称能指挥打仗，陈胜给予他将军的印信，率领部众向西进兵，攻打秦军。他一边西进一边招收兵员，到达函谷关时，拥有战车千乘，士卒几十万人，一直攻打到戏地，军队驻扎在这里。秦朝廷命令少府章邯免除在郿山服役的刑徒及家庭奴婢所生之子不能充当军士的限制，全部征发以迎击张楚的大军，大获全胜。周文兵败后，退守函谷关外，驻扎在曹阳二三个月。章邯尾追而至，再败周文军，周文又退至渑池驻守十多天。章邯军进击，大败周文军。周文自杀，军队于是失去了战斗力。

武臣到了邯郸，自己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陈胜得知后非常愤怒，拘捕了武臣等人的家属，想把他们全部杀掉。柱国蔡赐说：“秦朝还没有灭亡而又诛杀赵王将相的家属，这等于又生出了一个秦王朝。不如趁此机会而封立赵王。”陈胜于是派遣使者去祝贺赵王，并把拘禁的武臣等人的家属迁进宫内，同时封张耳的儿子张敖为成都君，以催促赵王的军队迅速入关。赵王的将、相们商量说：“大王在赵地称王，并非出自大楚的本意，大楚如果消灭了秦朝，一定会进军攻伐赵国。现在最好的对策不如不向西进军，派遣使者率军北进攻燕地，以扩大自己的地盘。这样，赵国南面据守黄河，北面占有燕地、代地，大楚即使战胜了秦朝，也不敢来制服赵国。如果大楚不能胜秦，必然会看重赵国。赵国趁着秦朝弊败不堪的局面，就可以在天下得志称雄。”赵王以为这谋略很对，因而不向西进军，却派遣曾当过上谷卒吏的韩广率军向北进取燕地。

燕国过去的贵族和当地有名望的人对韩广说：“楚已立了王，赵也已立了王。燕地虽小，但也曾是一个强国，希望将军也立为燕王。”韩广说：“我的母亲还在赵国，不可立王。”燕人又说：“赵王现在西面担心秦朝，南面担心楚，他的军力不可能

遏制我们。况且以大楚那样的强大，尚且不敢杀害赵王将相的家属，赵王难道敢杀害将军的家属吗！”韩广认为这些话有理，于是自称为燕王。过了几个月，赵王便把燕王的母亲及其家属送到了燕地。

那时，攻城略地的起义将领不可胜数。周市向北攻战到了狄县，狄县人田儋杀了狄县县令，自称为齐王，占据齐地造反，攻打周市军。周市的军队溃散，只得退兵至魏地，想拥立魏国的后代原来的宁陵君咎为魏王。当时咎在陈胜的驻地里，不能脱身前往魏地。到了魏地完全平定之后，众人想共同拥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肯立为王。派遣使者向陈胜请封咎为魏王，使者往返五次，陈胜于是立陵君咎为魏王，遣送他回到魏国。周市最后当了魏王的相。

将军田臧等人相聚谋事说：“周章的军队已经败溃，秦军很快就会到来，我军围攻荥阳，久攻不下，秦军如果攻来，我军定当大败。不如留下少许部队，使足以守住荥阳的外围，而把全部精锐部众去迎击秦军。现在假王吴广骄慢，不懂得军机策略，不可和他商议大事，不杀掉他，我们的大事恐怕要失败”。于是田臧等共同假称陈王的命令杀死了吴广，并把他的头颅献给了陈胜。陈胜派遣使者

赏赐给田臧楚令尹的大印，使他任上将军。田臧于是使李归等将领留守荥阳外围，自己亲率精锐的部众西进至敖仓迎击秦军。部众与秦军相战，田臧战死，部众败溃。章邯乘胜进军至荥阳城下，攻击李归等指挥的留守军，又大败这支留守军，李归等将领战死。

阳城人邓说率领军队驻守郟地，被章邯属下的别部将领打败，邓说军四散奔逃到了陈县。铍人伍徐率军驻守许县，被章邯亲率的军队打得大败，伍徐军也是四散奔逃到了陈县。陈胜因军事失利诛杀了邓说。

陈胜初称王时，陵地人秦嘉、铍地人董缙、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都各自起义，他们率领兵众在郟地围攻东海郡太守庆。陈胜听说之后，即任命武平君畔为将军，前去监督和指挥围攻郟城的起义军。秦嘉不接受陈王的这个命令，自称大司马，反对隶属于武平君。并在军吏中宣告：“武平君年青，不懂得领军打仗的事，你们不要听他的！”因而假称陈王的命令杀害了武平君畔。

章邯已击溃了伍徐军，进而攻陈，柱国房君战死。章邯又进军攻打陈县西张贺的军队。陈胜亲自出阵督战，军队大败，张贺兵败战死。

腊月，陈胜退往汝阴，又返回到下城父，陈胜的车夫庄贾杀害了陈胜而投降了秦军。陈胜被埋葬在殤，后世人追谥陈胜叫隐王。

曾当过陈胜的涓人后来成为将军的吕臣组成仓头军。在新阳举行起义，并一举攻下了陈县，杀死了庄贾，再度以陈地为张楚国。

当初，陈王到达陈地时，命令铚地人宋留率领军队前去平定南阳，并进入武关。宋留已攻占南阳，听说陈胜已死，南阳郡又为秦军所据有。宋留不能攻入武关，于是率军东进到新蔡，和秦军遭遇，宋留便率部众降附秦军。秦军把宋留用传车押解到咸阳，处以车裂的酷刑以示众。

秦嘉等人听说陈胜兵败，从陈地出走，于是拥立景驹为楚王，率军到达方与，想在定陶附近阻击秦军。派遣公孙庆出使去面见齐王，希望和齐王协力出兵共同进攻秦军。齐王说：“听说陈王战败，现在不知他是生是死。楚怎么不与我们商议竟拥立了新王呢？”公孙庆反驳道：“齐未经楚允许而立了王，楚为什么要向齐请求允诺而立王呢？况且楚国是首先举起义旗反秦的，应当发号施令于天下”。田儵于是诛杀了公孙庆。

秦朝派遣左右校尉再次攻下陈县。吕臣将军兵败出走，收集散兵重新聚合部众。和已归属于鄢君

的江上群盗叫当阳君黥布的部队相会合，再次攻打秦朝的左右校尉。在青波大获全胜，又一次以陈为楚政权的所在地。正值这时，项梁也拥立楚怀王的孙子名叫心的为楚王。

陈胜称王一共六个月。称王以后，定都陈地。他的那些曾经在一起被雇佣耕作的旧友听说之后，来到了陈地，敲着宫庭大门说道：“我们想见一见陈涉。”守卫宫门的官员打算捆绑拘禁他们，经他们再三分辩诉说，才免于拘禁，但也不替他们通报陈王。陈王出宫门，他们便拦住去路呼喊陈涉。陈王听见呼喊，便召见了他们，并让他们上车一起回宫。进入陈王的王宫，看到宫殿的帷帐陈设，这些客人惊叹不已：“夥颐！陈涉做王多么阔绰富丽啊！”楚地的人称“多”为“夥”，所以天下的人传着这“夥颐”的美谈。“夥涉为王”，是从陈涉开始的。这些客人出入宫廷更加无拘无束，常谈论陈王过去佣耕时的情况。宫廷里有人报告陈王说：“那些客人愚昧无知，专门轻妄胡言，这样会降低你的威严”。陈王于是斩杀了那些谈论佣耕往事的客人。那些陈王过去的朋友看到这种情形都纷纷离去，因此再也没有亲近陈王的人。陈王任命朱房为中正官，胡武为纷察百官过失的官，以督察群臣。派往各地攻城略地的将领，回到陈地后，凡是有与

陈王的命令稍有不合的，就加以拘捕惩办，把能苛刻监察各将领当作忠诚，他们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不交给主管法令的官吏审理，便擅自审判处置。陈王却信任他们。领兵的将领们因此就不亲附陈王，这是陈胜失败的原因。

陈胜虽然已经死去，但是他置立派遣去各地的王侯将相终于灭亡了秦王朝，这是由于陈涉首先发动起义造成的。汉高祖刘邦时在碭地安置三十户人家看管陈涉的坟墓，至今仍然杀牲祭祀。

留侯世家

张良，字子房，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86年。据传为成父（今河南酃县东）人。祖父与父亲相继为韩昭侯、宣惠王等五世之相。秦灭韩后，张良招募刺客谋刺秦始皇，未遂逃匿。在下邳遇见黄石公，得到《太公兵法》。后来成为刘邦的主要谋臣，受到刘邦的信赖和尊重，在刘邦夺取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朝建立后，封为留侯。

司马迁在本篇选择了一些有关天下存亡的大事来刻画张良的性格特征，如帮助沛公解鸿门之危表现了他的忠贞勇毅，奉劝汉王利用英布、彭越、韩信反映了他能胸怀战争全局和知人善任，以谏止刘邦复立六国刻画了他的明察事势，以劝吕泽迎四皓扭

转太子的危机刻画了他的机谋委婉，而以功成后急流勇退刻画了他的全身避祸。这些性格特征使他成为历史上谋略过人而又善于明哲保身的代表人物。

本篇笔调舒缓，首尾呼应，读起来平易感人。

留侯张良者^①，其先韩人也^②。大父开地^③，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④。父平，相釐王、悼惠王^⑤。悼惠王二十三年^⑥，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⑦，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良尝学礼淮阳^⑧。东见仓海君^⑨。得力

①留侯：张良的封号，侯爵。留，地名，在今江苏省沛县东南。 ②先：祖先，先世。韩人，韩国人。 ③大父：祖父。 ④韩昭侯：名武，公元前358年——前333年在位。宣惠王，昭侯之子，公元前332年——前312年在位。韩国君称王自他始。哀襄王，即襄王，名仓，公元前311年——前296年在位。 ⑤釐（xǐ）王：名咎，襄王子，公元前295——前273年在位。悼惠王：又称桓惠王，釐王子，公元前272——前239年在位。 ⑥悼惠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50年。 ⑦僮：仆人。 ⑧尝：曾经。淮阳，故陈地，即今河南省淮阳县。 ⑨仓海君：当时的隐士。

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①，误中副车^②。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③，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④。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⑤，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⑥，顾谓良曰：“孺子^⑦，下取履！”良鄂然^⑧，欲殴之^⑨。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⑩，因长跪履之^⑪。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⑫，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⑬，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

①狙(jū)狙：猿猴之类的动物。狙击，意思是说象狙击物一样，暗中埋伏，突然袭击。博浪沙，地名，在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南。②副车：随从的车辆。③索：搜索，通辑。④下邳：地名，在今江苏省邳县南。⑤圯(yí移)，桥梁。东楚谓桥为“圯”。⑥老父：年老的男子，犹老丈。堕(duò舵)，落下，掉下。⑦孺子：小子，后生。⑧鄂然：鄂通“愕”，惊讶。⑨殴：揍，打。⑩业：既然，已经。⑪长跪：挺直上身跪着，以示恭敬。⑫里所：一里许，犹言约莫一里地。⑬平明：天刚亮的时候。

人期^①，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②，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③，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④，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⑤。”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目视其书^⑥，乃《太公兵法》也^⑦。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

居下邳，为任侠。项伯常杀人^⑧，从良匿。

后十年^⑨，陈涉等起兵^⑩，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⑪，在留^⑫。良

①期：相约，约会。 ②有顷：不久，一会儿。 ③编：通“篇”。一编书犹后世所谓一卷书或一本书。 ④济北：地名，在今山东省茌平县。 ⑤谷城山：一名黄山，在今茌平、东阿两县间。 ⑥旦日：明日。 ⑦《太公兵法》：据《史记正义》引梁阮孝绪《七录》说，全书共三卷。太公是周代的吕尚的称号，为周文王师。 ⑧项伯：名缠，项羽的族叔，入汉朝封为射阳侯。常，通“尝”，曾经。 ⑨后十年：即博浪沙狙击后十年，公元前209年。 ⑩陈涉：即陈胜。 ⑪景驹：楚国的后裔，为秦嘉所立。这里说自立为假王，是自立为临时之王。 ⑫留：秦置县名，故城在今江苏省沛县东南。

欲往从之，道遇沛公^①。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西^②，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③。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④。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

及沛公之薛^⑤，见项梁^⑥。项梁立楚怀王^⑦。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⑧，可立为王，益树党^⑨。”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司徒^⑩，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⑪。

①沛公：即刘邦。②略：攻取。③厩（jiù）将：管理车马的官吏。厩，马房。④省：领悟，理解。⑤薛：地名，在今山东省滕县东南。⑥项梁：项羽叔父，楚贵族项燕之子。陈胜起义后，在会稽郡（今江苏省东南和浙江东北部）起兵反秦，为秦将章邯战败而死。⑦楚怀王：战国时楚怀王槐的孙子，名心。楚灭后为人牧羊，公元前209年被项梁拥立为王，都盱台（今江苏省盱台东北）。公元前206年被项羽杀害。⑧横阳君：封号，食邑在横阳。原韩王的公子，名成。公元前208年被立为韩王，数月后被项羽杀害。⑨益树党：益，增加、树，树立。党，党援，这里指同盟之国。⑩司徒：即司徒，职位相当于丞相。⑪颍川：郡名，秦置，韩故地。治阳翟（今河南省禹县），辖境约当今河南省东南大部。

沛公之从洛阳南出轘辕①，良引兵从沛公，下韩十余城，击破杨熊军。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②，与良俱南，攻下宛③，西入武关④。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峽下军⑤，良说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⑥，贾竖易动以利⑦。愿沛公且留壁⑧，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宝啗秦将⑨。”秦将果畔⑩，欲连和俱西袭咸阳⑪，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法之⑫。”沛公

①洛阳：地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轘(huán环)辕：山名，在今河南省偃师县东南。山路险阻，共有十二曲。②阳翟：地名，见“颍川”注。③宛：地名，即今河南省南阳市。④武关：秦之南关，在今陕西省丹凤县东南。⑤峽(yáo尧)：即峽关，在陕西省蓝田县东南。⑥屠者：屠户，屠夫。⑦贾(gǔ古)竖：贾，商人。孜孜一味图利的商人。⑧且留壁：姑且留下，坚守自己的壁垒。壁，壁垒。⑨酈食其(lì yì jī 吏义基)：姓酈，名食其。辩士，高阳(今河南杞县)人，从沛公，号广野君，后被齐王田广烹杀。啗(dàn淡)，同啖，吃。这里是以利引诱的意思。⑩畔：通“叛”。⑪咸阳：地名，秦王朝都城，在今陕西省咸阳西。⑫解：通“懈”。

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逐〕北至蓝田^①，再战，秦兵竟败。遂至咸阳，秦王子婴降沛公^②。

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③，沛公不听。良曰：“夫素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④。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⑤。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⑥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⑦。

项羽至鸿门下^⑧，欲击沛公，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私见张良，欲与俱去。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

①蓝田：秦置县，故城在今陕西省蓝田县西三十里。

②秦王子婴：秦始皇孙，二世子。秦二世三年被赵高立为秦王，沛公攻陷咸阳后投降，后来被项羽杀害。③樊哙：沛人，原以屠狗为业，反秦起义后，跟从刘邦，屡立战功，封舞阳侯。④缟素：未染色的白绢。这里指艰苦、朴素的生活。⑤助桀为虐：协助恶人为非作歹。是当时成语。桀，夏朝末代的暴君，这里泛指坏人。⑥“忠言”句：这是当时人习用的成语格言。据《说苑·正谏篇》等的引载，“毒药”作“良药”。⑦霸上：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东。⑧鸿门：地名，在今陕西临潼东。

乃俱以语沛公。沛公大惊，曰：“为将奈何？”良曰：“沛公诚欲倍项羽邪^①？”沛公曰：“鲋生教我距关无内诸侯^②，秦地可尽王，故听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项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为奈何？”良乃固要项伯^③。项伯见沛公。沛公与饮为寿，结宾婚^④。今项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项羽，所以距关者，备他盗也。及见项羽后解，语在《项羽》事中。

汉元年正月^⑤，沛公为汉王^⑥，王巴蜀^⑦。汉王赐良金百溢^⑧，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⑨。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汉王之国，良送至褒

①倍：通“背”，背叛。 ②鲋（zōu 邹）生：浅薄无知的人。鲋，小鱼，这里指浅薄。距，通“拒”。内，通“纳”。 ③要：通“邀”。 ④结宾婚：预约联姻。 ⑤汉元年正月：即公元前206年正月。 ⑥汉王：公元前206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立刘邦为汉王，辖地有巴、蜀、汉中等地。 ⑦巴蜀：秦朝置巴、蜀二郡。巴治所在今重庆北嘉陵江北岸，辖地当今四川东部。蜀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辖地约有当今四川省中、西部。 ⑧溢：通“镒”。金属重量单位，二十两为一溢，百溢，二千两。 ⑨汉中：原秦郡，治所在今陕西省南郑县东，辖地约当今陕西省南部和湖北省西北部。

中①，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②，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

良至韩，韩王成以良从汉王故，项王不遣成之国，从与俱东。良说项王曰：“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乃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王③。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而发兵北击齐。

项王竟不肯遣韩王，乃以为侯，又杀之彭城④。良亡。间行归汉王⑤，汉王亦已还定三秦矣⑥。复以良为成信侯⑦，从东击楚。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邳⑧，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⑨“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⑩，谁

①褒中：古褒国。故治在今陕西省褒城县东南十里。

②栈(zhàn 戡)道：在险绝的山岩上用竹木架成的道路。

③齐王田荣：齐国贵族田氏的后裔。陈胜起兵后，从田儵起兵反秦。

④彭城：地名，在今江苏省徐州市。

⑤间行：悄悄地，隐蔽地进行。

⑥三秦：秦故地关中，项羽曾封雍、塞、翟三王，合称三秦。

⑦成信侯：刘邦授予张良的封号，无食邑，只褒奖他的弃楚归汉，守信义。

⑧下邳：秦置县。故治在今江苏省邳山县东。

⑨踞鞍：蹲坐在卸下的马鞍上。

⑩捐：弃。

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①，楚梟将^②，与项王有郗^③；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④，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⑤，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⑥，使韩信将军击之，因举燕、代、齐、赵。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张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贾画策臣，时时从汉王。

汉三年^⑦，项羽急围汉王荥阳^⑧，汉王恐忧，与郦食其谋挠楚权^⑨。食其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⑩。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⑪。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

①九江王黥布：即英布，因犯秦法，受黥刑，故有此称。英布依附项羽，受封九江王，楚汉之战时反楚从汉。

②梟将：猛将，骁将。③郗(xi细)：同隙、怨隙，嫌隙。④属：托付。⑤随何：汉初辩士，受命游说英布归汉。与陆贾齐名。⑥魏王豹：陈胜起兵后率兵占领魏地，楚怀王时立为王，后背叛归汉。⑦汉三年：公元前204年。⑧荥阳：地名，在今河南省荥阳东北。⑨挠(yào挠)：通“挠”，削弱。⑩杞：即今河南省杞县。⑪宋：约当今河南商丘。

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五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①，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②。”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

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挠楚权者。”具以酈生语告，曰：“于子房何如？”良曰：

“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张良对曰：“臣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③。”曰：“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者，度能得纣之头也。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殿，表商容之间^④，

①乡：通“向”。 ②敛衽：整敛衣襟，这里是恭敬的意思。衽，衣襟。 ③藉：借。箸（zhù柱）：筷子。 ④商容：商纣时的贵族，为大夫，因谏纣，被贬。间，里门。

释箕子之拘^①，封比干之墓^②。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者之间，式智者之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发钜桥之粟^③，散鹿台之钱^④，以赐贫穷。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曰：“未能也。”“其不可矣。殷事已毕，偃革为轩^⑤，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复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马华山之阳^⑥，示以无所为。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阴^⑦，以示不复输积。今陛下能放牛不复输积乎^⑧？”曰：“未能也。”“其不可七

①箕子：名胥余，纣之诸父，官太师，谏纣不听，便佯狂为奴，被纣囚禁。拘：拘囚。 ②比干：纣王的叔父，官少师，屡以劝谏纣王，不听，被纣王剖心。 ③钜桥：纣王的粮仓，故址在今河北省曲周县东北。 ④鹿台：也称南单台，是纣储存财物的地方，故址在今河南省淇县。 ⑤偃革为轩：停用军车，改为平时乘用的车。革，兵车。轩，供乘坐的车子，车前顶较高，并有帷幕。 ⑥华山：即今陕西省华阴县东南的华山。阳，山南。 ⑦桃林：在今河南省灵宝县西。阴，山北。 ⑧输：输送，封运。积：聚积。

矣。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无强，六国立者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①，骂曰：“竖儒^②，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

汉四年，韩信破齐而欲自立为齐王，汉王怒。张良说汉王，汉王使良授齐王信印，语在《淮阴》事中。

其秋^③，汉王追楚王阳夏南^④，战不利而壁固陵^⑤，诸侯期不至。良说汉王，汉王用其计，诸侯皆至。语在《项籍》事中。

汉六年正月^⑥，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

①辍：停止。 ②竖儒：这儒生小子。 ③其秋：即汉三年秋季。 ④阳夏：地名，在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的告城镇。 ⑤固陵：地名，在今河南省太康县南。 ⑥汉六年：即公元前201年，汉王即帝位的次年。

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

“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与肖何等俱封①。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②。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

上曰：“天下属安定③，何故反乎？”留侯曰：

“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肖、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

“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

①肖何：江苏沛县人，刘邦的重要谋臣，汉王朝的第一任丞相。 ②复道：即複道，楼阁间上下有通道称为复道。 ③属（zhǔ主）：近，适值，刚刚。

故^①，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②，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刘敬说高帝曰：“都关中^③。”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④，多劝上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澠^⑤，倍河，向伊洛^⑥，其固亦足恃。”留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⑦，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⑧，

①雍齿：沛人，随刘邦起兵，一度叛去，后复归，立过战功。 ②什方：在今四川省什邡县，汉高祖以封雍齿为侯国。 ③刘敬：齐人，本姓娄。因献策西都关中，汉高祖赐姓刘氏，号奉春君。后封关内侯，号建信侯。关中，当今陕西省。 ④山东：指函谷关以东地区。 ⑤殽澠：殽，殽山，在河南西部，为函谷关的东端。澠，池水，源于河南熊耳山，向东入洛水。 ⑥伊洛：伊水和洛水，都在洛阳之南。 ⑦陇蜀：陇指陕西省陇县以东的陇山，它南连蜀中。蜀，约当今四川省。 ⑧胡苑之利：关中北接胡地，利于放牧，且可引入胡马，故称“胡苑之利”。

阻三面而守，独一以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①，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

留侯从入关。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谷^②，杜门不出岁余。

上欲废太子^③，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④。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⑤，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策^⑥，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⑦，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

①河：黄河。渭：渭河。挽：同挽，引。 ②道引不食谷：道引，即导引，道家调运气息、吐纳修养的保健法。不食谷，不进五谷烟火之食。 ③太子：即刘盈，吕后生，后继位，即惠帝。 ④戚夫人：戚姬，高祖的宠姬。赵王如意：高祖第三子，戚姬生。高祖死后，母子都被吕后杀死。 ⑤吕后：高祖妻，名雉。刘邦称帝，立为皇后。惠帝死后，临朝称制。 ⑥策：同策。 ⑦建成侯吕泽：“泽”，疑当作“释之”。吕泽为吕后长兄，封周吕侯。吕释之为吕后次兄，封建成侯。

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吕泽强要曰：“为我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①。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②，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汉十一年^③，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将，往击之。四人相谓曰：“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远，则从此受祸矣。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也，

①四人：即当时隐居在商山（今陕西省商县东部）的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同下文。②安车：一种供乘坐用的小车，单马独驾，车内乘坐一人。③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

皆不肯为尽力，其无功必矣。臣闻‘母爱者子抱’^①，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赵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②，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③。上虽病，强载辎车^④，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为妻子自强。’”于是吕泽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将兵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⑤，见上曰：“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⑥，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因说上曰：“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曰：

①母爱者子抱：意为母亲被宠爱，那么她的孩子也受到恩爱。 ②等夷：同辈。 ③鼓行：击鼓行军。古人行军，击鼓则进，鸣金则止，因此称行进为鼓行。 ④辎车：有帷帐蔽护的车辆。 ⑤曲邮：为一处行路歇脚的地方，在陕西省临潼县东七里。 ⑥剽疾：勇猛敏捷。

“子房虽病，强卧而傅太子①。”是时叔孙通为太傅②，留侯行少傅事③。

汉十二年④，上从击破布军远，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详许之⑤，犹欲易之。及燕⑥，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角里先生⑦、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事卒调护太子。”

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

①傅：辅导。 ②叔孙通：薛人，为博士，号稷嗣君。高帝时制订朝仪，拜为奉常又迁为太子太傅。太傅，即太子太傅，是辅导太子的官员。 ③少傅：即太子少傅，与太傅同负辅导太子的职责。 ④汉十二年：即公元前195年。 ⑤详：通“佯”，假装。 ⑥燕：通“宴”宴饮。 ⑦角（lù）里先生：商山四皓之一。

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①，一举千里。羽翮已就^②，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③，尚安所施！”歌数阕^④，戚夫人嘘唏流涕^⑤，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留侯从上击代^⑥，出奇计马邑下^⑦，及立肖何相国^⑧，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

①鸿鹄：即天鹅。 ②羽翮（hé和）：羽翼。翮，鸟翅。 矰缴：弋射的工具，用来仰射飞鸟而可以引绳回收。矰（zēng曾），短箭。缴（zhuó酌），系短箭的绳。 ④歌数阕（què确）：唱了几遍。阕，一曲终了为阕。 ⑤嘘唏：通歔歔，叹气声。 ⑥击代：指高祖十年（前197年）秋，代相陈豨反，并自立为代王，刘邦率兵讨伐。 ⑦马邑：西汉所置县，故治在今山西省朔县东北四十里桑干河北岸。 ⑧相国：西汉时辅佐皇帝的最高官职。

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①。”乃学辟谷^②，通引轻身^③。会高帝崩^④，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⑤，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

后八年卒^⑥，谥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

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太公书》者，后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⑦。留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腊^⑧，祠黄石。

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⑨，国除。

太史公曰：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

①赤松子：古代传说中的仙人。 ②辟谷：又叫“绝谷”，即不食五谷。 ③道引轻身：即导引轻身，中国古代强身除病的一种养生方法。导引，本是导气使和，引体使柔的意思。 ④高帝崩：在公元前195年。 ⑤白驹过隙：比喻光阴迅速消逝，如骏马奔驰越过缝隙一样。 ⑥卒：张良死于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 ⑦葆：同宝，珍爱。 ⑧上冢：扫墓。伏腊：不同时间的两种祭祀，伏为夏季祭日，腊为冬季祭日。 ⑨孝文帝：名恒，高帝中子，吕后死，大臣迎立。在位二十三年（公元前179——157年）。 ⑩物、物怪。这里指怪异的事物。

高祖离困者数矣^①，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天乎？上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②。”留侯亦云。

留侯张良，先世是韩国人。祖父名叫开地，在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时任为相。父亲名平，在釐王和悼惠王时任为相。悼惠王二十三年，张平去世。去世后二十年，秦国灭亡了韩国。张良年少，未曾在韩国担任官职。韩国破灭后，张良家尚有僮仆三百人，弟弟死了不安葬，而倾尽全部家产访求刺客以谋杀秦王，为韩国报仇。就因为祖父、父亲历任韩国五朝国君的相位的缘故。

张良曾在淮阳学习礼仪。游历到东夷见过仓海君。他招募到一位大力士，铸造了重一百二十斤的

①离：通“罹（lí）”遭遇。 ②以貌取人句：语出《韩非子·显学》。子羽，孔丘弟子，据传他貌丑，但有贤德。

椎。秦始皇东巡，张良和刺客伏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中，误中随从的车辆。秦始皇大怒，在全国大肆搜捕，急于要抓到刺客，这是因为张良伏击的缘故。张良便改名换姓，逃亡到下邳隐匿起来。

张良曾经悠闲从容地漫步在下邳的一座桥上，有一位老人，穿着粗布短衣，走到张良漫步的地方，特地把穿着的鞋子掉落到桥下，看着张良吩咐说：“小子，下去拾取鞋子！”张良十分惊愕，本想殴打他。因为他年老，便强忍住怒气，下桥拾鞋。老人说：“给我穿鞋！”张良已经替他拾取了鞋子，便索性长跪着替他穿鞋。老人伸出脚让张良给他套上鞋子，笑着走了。张良非常惊奇，目送他离去。老人走出约一里路，又返回来，说：“小子值得教导呵！五天后天刚亮时，同我在这里见面。”张良因此觉得奇怪，跪着回答道：“是。”后五天天刚亮时，张良前往桥上，老人已经先在那里等候了，气愤地说：“同长辈约会，迟到，这算什么？”说罢就走，说：“后五日清早来会面。”后五天鸡叫时，张良又前往桥上，老人又先在那里等候了，又气愤地说：“又迟到，这是为什么？”说罢就走，说：“后五日清早再来。”后五日，张良不到半夜就赶到桥上。一会儿，老人也来了，高兴地说：“应当这样。”拿出一册书，说：“熟读

这本书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师了。十年以后能发迹。十三年后你小子到济北来见我，谷城山下的黄石公就是我。”说完便走，没有其他话，从此不再见到。天明时看这书，竟是《太公兵法》。张良因此十分惊异，经常诵读他。

张良居住在下邳，行侠仗义。项伯曾经杀了人，于是跟从张良隐匿居住在下邳。

十年以后陈胜等起兵反秦，张良也聚结了青年一百多人。景驹自立为楚国的临时国君，驻扎在留地。张良打算前往投靠景驹，途中遇见沛公刘邦。沛公率领数千人马，攻取下邳以西的地方，张良于是归属了他。沛公任命张良为厖将。张良多次用《太公兵法》向沛公出谋献策，沛公认为很好，常用他的计策。张良向其他人谈论兵法，他们都不能领会。张良感慨地说：“沛公大概是上天造就的。”于是就跟定了沛公，不去拜见景驹。

当沛公到了薛地时，会见项梁。项梁拥立了楚怀王。张良便向项梁建议说：“你已经立了楚国的后人，而韩国的公子横阳君韩成很贤明，可以立他为王，以增加楚国的势力。”项梁就派张良访寻韩成，立为韩王。让张良任韩国的申徒，同韩王率兵千余人向西攻取韩国原来的辖地，占领了几座城池，秦军却又把它夺取过去，韩军在颍川一带往来

打游击。

当沛公从洛阳南部向轘辕道行进时，张良带着兵跟从沛公，攻下了韩地的十多座城，击破了秦将杨熊的军队。沛公便命令韩王成在阳翟留守，而同张良一道南下，攻克了宛城，向西进入武关。沛公想用两万兵卒攻击秦峽关的守军，张良进言道：

“秦军这很强盛，不可轻敌。我听说峽关的守将是屠户的儿子，商贩出身的人容易利诱。希望沛公暂且按兵不动，留驻营地，派些人员先出发，为五万人准备给养粮食，并在各个山头上多多张挂旗帜，作为疑兵，命令酈食其带着珍宝去引诱秦军的将领。”秦军果然反叛，要求联合起来西进袭击咸阳。沛公打算接受这一建议。张良说：“这只是将领想叛秦罢了，恐怕部下的士卒不听从指挥。部下不听从必然会出危险，不如乘其军队懈怠时攻击他们。”沛公于是领兵袭击秦军，大败秦军，乘胜向北追逐到蓝田，再一次与秦军相战，秦军终于大败。于是到达咸阳，秦王子婴投降了沛公。

沛公一进入秦宫，看到宫殿、帷帐、狗马、珍宝、妇女等珍奇玩物数以千计，心想留住 在宫殿里。樊哙劝谏沛公离开宫殿在外面居住，沛公不听劝谏。张良进言说：“秦国暴虐无道，所以你沛公才能来到这里。既是为了天下除灭残害百姓的暴

政，就该以身体力行节俭朴素来号召百姓。现在刚刚攻入秦都咸阳，便安享秦廷的逸乐，这正是常言所谓‘助桀为虐’。而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希望沛公听从樊哙的话。”沛公于是走出秦宫返回到霸上驻营。

项羽到了鸿门坂下，打算进击沛公，项伯于是连夜急忙赶到沛公军中，私下会见张良，想与他一起离开沛公营地。张良说：“我替韩王陪送沛公，现在军事有了危难，逃亡出走不合道义。”于是将情况全部告诉了沛公，沛公大惊，问：“那该怎么办？”张良说：“你沛公真的想背叛项羽吗？”沛公回答道：“一个浅陋的人教我封锁关隘不要放诸侯进来，秦的故地就可以全由我主宰，因此我听从他的话。”张良又问：“沛公你自己忖度能败退项羽吗？”沛公默不作声，沉思了很久，说：“实在不能，现在该怎么办？”张良于是坚决邀请项伯会见沛公。项伯会见了沛公。沛公与项伯同饮，并为他敬酒，约为联姻。请项伯向项羽详细说明沛公不敢背叛，之所以在这里把守关口，是为了防范其他人的侵扰。到了会见项羽后，危难便解除了，具体情节记载在《项羽本纪》中。

汉元年正月，沛公被封为汉王，统辖巴蜀一带地区。汉王赐给张良黄金二千两，珍珠二斗，张良

将全部赏赐奉献给项伯。汉王也备厚礼令张良馈赠项伯，托他向项羽请求汉中之地。项王便许诺了这一请求，于是，汉王得到了汉中地。汉王赴辖地，张良送别到了褒中，汉王遣送张良回归韩国，张良向汉王建议道：“大王何不烧毁所过的栈道，向天下表示自己没有东回的意图，以此来稳定项王的心意。”汉王于是使张良返回韩地。张良走了以后，汉王烧毁了栈道。

张良回到韩国，韩王成由于张良追随汉王的原故，项王不放他回到韩国就封，要他随从一道东进。张良劝说项王道：“汉王烧断了栈道，没有返回秦故地的打算了。”便以齐王田荣谋反的文书禀告项王。项王因此不再担忧西边的汉王，而率军北进攻打齐国。

项王终于不肯遣送韩王前往韩地，竟贬他为侯爵，接着又在彭城将他杀害。张良逃亡出走，隐蔽地返回归属汉王，汉王这时也已经从汉中还兵，平定了三秦故地。重新封张良为成信侯，跟随东进攻击楚国。到了彭城，汉王兵败受挫而回师。到下邳，汉王下马解鞍置地，蹲坐在马鞍上问：“我打算把函谷关以东等地方抛弃，让给别人，谁人可以同我一起建立灭楚功业？”张良进言道：“九江王黥布，是楚国的一员骁将，同项王有怨隙，彭越和齐

王田荣在梁地反叛项王，这两个人可尽快利用。而汉王你的将领中，只有韩信可托以大事，独当一面。假如打算放弃关东之地，就让给这三个人，如此，就可以消灭楚国了。”汉王便派随何去游说九江王黥布，而派人去联络彭越。当魏王豹叛汉时，派韩信领兵前去攻打，大获全胜，因而占领了燕、代、齐、赵等国的全部领地。然而，最终破灭楚国，这是这三个人的功劳。

张良多病，不曾单独出任领兵之将，常常作为出计献策的谋臣，时时跟随着汉王。

汉三年，项羽紧紧地把汉王围困在荥阳，汉王恐惧忧虑，同酈食其商议削弱楚国的力量。酈食其建议道：“往昔商汤伐桀，封夏的后人于杞。武王伐纣灭殷，封殷的后人于宋地，现在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各国，诛灭六国的后代，使他们没有立锥之地。陛下真能重新封立六国后代，使他们全部接受到封主的印玺，这样，六国的君臣百姓一定都对大王感恩戴德，无不向往陛下的雄风而敬慕陛下的德义，甘愿做陛下的臣仆。恩义既已深入人心，陛下再南面称霸，楚王必然会恭敬地朝见你。”汉王说：“很好。赶快刻治印玺，先生你可以起程把印玺带上。”

酈食其尚未动身，张良从外面回来谒见。汉王

正在用餐，说：“子房你过来！有一位客人替我计议了削弱楚国势力的办法。”说着就将酈生的意见全部告诉张良，并问：“子房，在你看来怎么样？”张良问：“谁给陛下出的这个主意？陛下的大事完了。”汉王问：“为什么？”张良回答说：

“请允许我借用食几上的筷子为大王划算这计谋的失误。”张良接着说：“从前商汤王伐灭夏桀，却仍然把桀的后代分封在杞，是估计到能够制桀于死命。现在陛下能够制项籍于死命吗？”汉王答道：

“不能。”“这是不能这样做的第一个原因。周武王伐灭商纣，把他的后代封在宋，是估计到能够取下纣王的头颅。现在陛下能得到项籍的头颅吗？”汉王答道：“不能呵。”“这是不能这样做的第二个原因。武王攻入商都以后，旌表殷代贤人商容里巷的门楣，释放被纣囚禁的箕子，在比干墓上培土致敬。现在陛下能够在圣人的墓上培土，在贤士的门前旌表，在智者门前致敬吗？”汉王答道：“不能。”“这是不能如此做的第三个原因。武王发放钜桥的储粮，散发鹿台的钱财，施赐给贫穷的百姓。现在陛下能发放钱府仓库的财物恩赐给贫穷的百姓吗？”答道：“不能。”“这是不能这样做的第四个原因。武王在灭商战事结束后，废除战车改作乘车，把兵器倒放着，蒙上虎皮，以昭示天下不

再用兵。现在陛下能够偃息武事施行文治，不再用兵吗？”答道：“不能。”“这是不能这样做的第五个原因。武王放马于华山南麓，表示骏马不再驰骋于战场了，现在陛下能放养骏马不用于作战吗？”汉王答：“不能，”“这是不能这样做的第六个原因。武王放牛于桃林山之北，昭示天下不需要再运输粮草。现在陛下能放牛而不再运输粮草吗？”答道：“不能。”“这是不能这样做的第七个原因。而且如今天下游士离别他们的亲戚，舍弃祖先的坟墓，离开故交与旧友，追随陛下南征北战，只是朝夕想望有尺土寸地的封赐。假如现在复立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的后代为王，那末天下的游士各自回国事奉他们的君王，跟随他们的亲戚，返回故乡，供奉祖先的坟墓，结交故旧亲朋，这样，陛下依靠谁来取得天下呢？这是不可以这样做的第八个原因。况且现在是没有比楚国强大的，六国复立的君王又会遭削弱而顺从它，陛下又怎么能控制并使他们称臣呢？果真使用这位先生的计算，陛下的立国之业必会葬送。”汉王停止进食，吐出口里食物，骂道：“这儒生小子，几乎败坏你公公的大事！”下令赶快把印信销毁。

汉四年，韩信攻破齐国而想自立为齐王，汉王非常愤怒。张良劝说汉王，汉王于是派遣他授予韩

信刻有“齐王信”的印，此事记载在《淮阴侯列传》中。

这年秋天，汉王率兵追击楚军至阳夏的南面，交战失利，据守固陵，各诸侯王到了约定的时日竟不来会师。张良向汉王献计，汉王采用了他的计策，诸侯便都到了。这事记载在《项羽本纪》中。

汉六年正月，高帝刘邦封赏功臣。张良不曾立战功，高帝说：“坐在营幕内出谋定计，决定胜利于千里之外，这是子房的功劳。由他自己选择齐地三万户作为封地。”张良说：“当初我起兵下邳，与皇上在留地相遇，这是上天把我交给陛下的。陛下用我的计策，幸好常常得当，我只求封在留地就满足了，不敢受三万户。”于是张良受封留侯，同肖何等一起受封。

皇上已经封立了有大功的臣子二十多人，其他人日夜争功无法定高下，不能进行封赏。皇上在洛阳南宫，从复道上望见将领们往往聚坐在沙地上彼此议论。皇上问：“这是在讲些什么？”留侯说：“陛下知道吗？这是在谋反呀。”皇上说：“天下刚刚得到安定，为什么要谋反呢？”留侯答道：“陛下出身平民，依靠这批人取得了天下，现在陛下成为天子，而所封立的都是肖何、曹参等所亲信喜欢的旧人，而所诛杀的都是生平有仇怨的人。现

在军吏计算有功的人，认为天下的土地不足以封赐所有的功臣，这些人担心陛下不能全部给予封赐，又恐怕自己过去所犯过错被陛下疑心甚至遭致诛杀，因此便相聚谋反。”皇上于是忧虑地说：“那怎么办呢？”留侯问：“皇上生平憎恨的，而又为群臣都共知的人中，数谁是憎恨得最甚的？”皇上说：“雍齿与我过去本有积怨，又曾屡次侮辱我使我难堪。我本想杀他，因为他功劳多，所以不忍心下手。”留侯说：“现在赶快先封雍齿以昭示群臣，大臣们看见雍齿得封，便人人自安了。”于是皇上设筵大宴群臣，封雍齿为什方侯，同时催促丞相、御史赶快论定群臣的功劳施行封赏，群臣吃罢酒宴，都高兴地说：“雍齿尚且封了侯，我们不必担忧了。”

刘敬向高帝建议道：“定都关中。”皇上对这建议表示怀疑。左右大臣都是关东地方的人，大多劝皇上定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山、渑池，背依黄河，面向伊水、洛水它的险固地势也足以依靠。”留侯说：“洛阳虽有这样险固的地势，但境域小，方圆不过几百里，田地又贫瘠，四面都能受到敌人的攻击，这不是用武之地。关中东有殽山、函谷，西有陇蜀山脉，沃野千里，南有巴、蜀的富庶饶给，北有塞上草原畜牧胡马的无穷

的利益，凭借南北西三面屏障而守，只以一面钳制关东的诸侯。诸侯安定无事时，黄河、渭河漕运输送天下物资，溯流而西来，供给京城；诸侯有变故时，顺流而下，足以输送军队和粮草。这真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啊，刘敬的建议是正确的。”于是，高帝当日即起程，西迁定都关中。

留侯随从高帝入关。留侯平素体弱多病，便习道家导引不食烟火之法，一年多闭门不出。

皇上想废黜太子，立戚夫人所生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许多大臣进谏反对，没有一个能坚决谏争的人。吕后忧虑惶恐，不知该怎么办。有人对吕后说：“留侯善于出谋画策，皇上信用他。”吕后便派建成侯吕泽强迫留侯，说：“你一直是皇上的谋臣，现在皇上想另立太子，你岂可高枕无忧？”留侯说：“当初皇上多次处于危急困境之中，幸好采用了我的计策。现在天下安定了，由于喜爱戚夫人而想另立太子，家人骨肉之间的事情，即使我辈一百多人又有什么用呢？”吕泽固执地要求说：“给我出个主意。”留侯回答道：“这事难以用口舌谏争。考虑到皇上有不能招致的，当今天下有四个人。这四个人年老了，都认为皇上傲慢凌辱人，因此逃匿在山里，坚决不做汉朝的臣民。然而皇上以为这四人高尚。现在你果真能不吝惜金玉璧帛的

话，就让太子写封书信，以谦卑的言辞，配上供乘坐的安车，派遣能言善辩之士去坚决邀请，他们应当会来的。来了，奉为上宾，时常跟随入朝，让皇上看到他们，那么皇上一定会因惊异而询问四老。询问了这四老，皇上知晓这四老贤达，那么对太子倒是一种帮助。”于是吕后叫吕泽派人带着太子的书信，以谦卑的言词、厚重的礼物，迎请这四位老人。四人到达，安置在建成侯的宅第里。

汉十一年，黥布反叛，皇上患病，想叫太子领兵，前往攻打黥布。这四位老人相互商议道：“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保全太子。太子领兵出战，事情就危险了。”于是向建成侯进言道：“太子带兵出战，立了功则不可能给一个比太子更高的地位，若无功而还，那么从此就要遭受不幸了。而且和太子一道出征的将军们都是曾经和皇上打下江山的猛将，现在使太子统率他们，这无异于使羊去指挥狼，部将不肯为太子尽心尽力，太子不能立功已是肯定的了。我们听说过‘母被父宠爱者，其子被父所抱’，如今戚夫人日夜陪侍着皇上，赵王如意经常被抱着坐在皇上面前，皇上说：‘绝不能让没出息的儿子位居我的爱子之上’，显然他取代太子的宝位是肯定的了。你何不赶紧请吕后找机会向皇上哭诉：‘黥布，是天下猛将，善于领兵打仗，

现在的将领都是陛下老同辈，竟然命令太子统帅这些人，这无异于让羊统帅狼，没有人肯听命效力的，而且，假如黥布得知这一情况，就会无所畏惧地长驱而西进击关中了。皇上虽然患病，可勉强卧乘在有盖帷的大车里出征，躺着督促将领们作战，各将领当不敢不听命尽力。皇上虽然受苦，但要为妻子儿女奋发啊。’”于是吕泽连夜晋见吕后，吕后伺机向皇上哭泣进言，说的就是四位老者商议的那些话。皇上说：“我想到这孩子本来就不足差遣，老子自己领军出征就是了。”于是皇上自己领兵东征，群臣留守，他们都来送行，直至霸上而止。留侯在病中，勉强起来送行，送到曲邨，谒见皇上，说：“我本应随从皇上出征，但因病情较重，不能陪行。楚人剽悍迅猛，愿皇上不必与楚人硬拚。”趁机劝皇上说：“可令太子为将军，监守关中的部众。”皇上说：“子房虽是生病，望勉强在卧养中辅导太子。”当时叔孙通任太子太傅，留侯兼任少傅的职责。

汉十二年，皇上从攻破黥布的军队回来，疾病更加沉重，越是想另立太子。留侯谏争，不听，因疾病沉重不再处理政事。太傅叔孙通引述古往今来的事例，誓死谏争维护太子。皇上表面上许诺太傅的请求，但心中仍然想另立太子。当宴饮之时，摆

上酒席，太子在旁侍候。那四位老人随从着太子，年纪都在八十以上，胡须眉毛皓白，衣帽装束都很庄重伟丽。皇上对这四位老人的出现感到很是奇怪，问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四人上前回答，各自讲出姓名，叫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皇上于是大为惊奇，问道：“我寻找诸公已有许多年了，各位都逃避我，现在各位为什么自己来和我儿子交游呢？”四人都说：“陛下常辱骂、轻慢士人，我们决意不受凌辱，所以心怀恐惧而逃亡隐匿。私下听说太子为人仁厚孝顺，恭敬爱士，天下士人无不仰望太子，并愿为太子效死，因此我们来到这里。”皇上说：“敬烦诸位能善始善终地关照太子。”

四人向皇上祝酒完毕后，撤席离去。皇上目送他们，并叫戚夫人过来指点着这四个人道：“我想另立太子，他们四人却辅佐太子，羽毛已经丰厚，翅膀已经长硬，难以变动了。吕后真是你的主人了。”戚夫人哭泣起来，皇上说：“你给我跳楚舞，我为你唱楚歌。”说罢唱道：“鸿鹄高飞呀，一举千里。羽翼长成呀，横渡四海。横渡四海呀，该当怎么办！虽有矰缴在手呀，还能向何处施放！”连唱数遍，戚夫人哀叹流泪，皇上起身离去，罢了酒宴。终于没有另立太子的原因，是得力

于留侯的主意，招请了这四位老先生呵！

留侯随从皇上攻打过代国，在马邑城下出奇计，直至劝高帝立了肖何为相国，他与皇上从容计议的天下事很多，因为不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所以不著录。留侯于是宣称道：“我家世代为韩国丞相，到韩国灭亡时，不吝惜万金的资财，为韩国向暴秦报仇，振动了天下。现在以三寸之舌为帝王的老师，得封食邑万家，位至列侯，这是平民的极限，对于我张良来说已经满足了。但愿抛弃人间俗事，只随从赤松子交游而已。”便学习不食五谷，练导气引体养生的方法。正值高帝去世，吕后感激留侯，便强迫他进食，说：“人生一世的光阴，有如骏马飞驰过一条缝隙那样短暂，何必自找苦吃到这种地步呢！”留侯不得已，只好勉强遵从吕后的话而进食。

八年后留侯逝世，谥为文成侯。儿子张不疑袭爵为侯。

子房早年所遇见的那位给他《太公兵法》的下邳桥上老人，十三年后张良跟随高帝经过济北时，果然见到了谷城山下的那块黄石，便取回来珍重地供奉祭祀。留侯死后，同时也一起安葬了那块黄石。每逢扫墓和冬夏祭日，也向黄石祭祀。

留侯张不疑，孝文帝五年因犯不敬罪，侯国被

概夺。

太史公说：学者们大都说没有鬼神，然而又说奇异的物象是有的。至于象留侯所遇见的老丈赠书，也可算是怪异的事了。高祖遭到的困厄不止一次，而留侯常出力帮助解决，这难道不是天意吗？皇上说：“出谋划策于军营帷幕之中，决定胜利于千里之外，我比不上子房。”我猜想这样一个人大概是魁梧伟岸的，及至看到他的画像，容貌却象秀丽的女性。正如孔子所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也正是这样。



陈丞相世家

陈平，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之一，是为西汉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名臣。他学习黄老学派的学说，善于审时度势，足智多谋，离间项羽君臣，平息诸侯叛乱，巧解平城之围，以及后来联络周勃等粉碎了诸吕的篡权阴谋。

本篇概述了陈平的一生，并抓住上述典型历史事件，生动而又简练地勾勒出陈平足智多谋的形象，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秦汉之际纷纭复杂的历史风云和西汉政权建立巩固的艰难曲折过程。

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①。平为人长大美色。人或谓陈平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曰：“亦食糠覈耳^②。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而弃之。

及平长，可娶妻，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久之，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丧，平贫，侍丧，以先往后罢为助。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平亦以故后去。负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③，以弊席为门，然门外多长者车辙。张负归，谓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孙予陈平。”张仲曰：“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奈何予女乎？”负曰：“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

①纵，放纵，听任。 ②粮覈（hé 核），米麦糠的粗屑，这里泛指粗食。 ③负郭穷巷，背靠城墙的偏僻小巷。

予酒肉之资以内妇^①。负诚其孙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张氏女，资用日饶^②，游道日广。

里中社^③，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陈涉起而王陈，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为魏王，与秦军相攻于临济^④。陈平固已前谢其兄伯，从少年往事魏王咎于临济。魏王以为太仆^⑤。说魏王不听，人或谗之，陈平亡去。

久之，项羽略地至河上，陈平往归之，从入破秦，赐平爵卿^⑥。项羽之东王彭城也，汉王还定三秦而东^⑦，殷王反楚。项羽乃以

①内：通“纳”。 ②资（jī 机）：通“资”。 ③社：里中供奉土地神的地方。古代里中定期祭祀土地神，叫做社祭。 ④临济：地名，在今河南省陈留县西北五十里。 ⑤太仆：官名，掌管帝王车马。 ⑥爵卿：有卿的爵位，但无实际职务。 ⑦三秦：项羽破秦入关后，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为王，分领秦关中故地，故关中合称三秦，地当今陕西省一带。

平为信武君^①，将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②，击降殷王而还。项王使项悍拜平为都尉，赐金二十溢^③。居无何，汉王攻下殷，项王怒，将诛殷王者将吏。陈平惧诛，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而平身间行杖剑亡。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要中当有金玉宝器^④，目之，欲杀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无有，乃止。

平遂至修武降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入。是时万石君奋为汉王中涓^⑤，受平谒^⑥，入见平。平等七人俱进，赐食。王曰：“罢，就舍矣。”平曰：“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于是汉王与语而说之^⑦，问曰：“子之居楚何官？”曰：“为都尉。”是日乃拜平为都尉，使为参乘^⑧，

①信武君：封号。 ②客：门客。 ③溢（yì异）：见前《留侯》注。 ④要：通“腰”。 ⑤万石君：即石奋，因后来他全家有五人，做二千石官，所以当时的人就称他为万石君。中涓：即涓人，负责宫廷内清洁洒扫。 ⑥谒：名帖。 ⑦所言不可以过今日：指有紧要事需立即说，不能等到明天。 ⑧说：“悦”。 ⑨参乘：即陪乘，古时乘车，尊者坐左边，驾车的人居中，侍卫陪护的坐在右边。参，通“骖”。

曲护军①。诸将尽灌②，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军长者！”汉王闻之，愈益幸平，遂与东伐项王。至彭城，为楚所败。引而返，收散兵至荥阳，以平为亚将，属于韩王信③，军广武④。

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复乱臣也，愿王察之。”汉王疑之，召让魏无知。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⑤，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

①典护军：典，掌管；护，监护。 ②灌（huān欢）通“喧”，喧哗，起哄。 ③韩王信：和齐王韩信同时，但不是一人。 ④军：驻扎。 ⑤尾生：古代传说中坚守信约的人。孝己：殷高宗武丁的儿子，传说以孝顺父母出名。

以利国家不耳^①。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汉王召让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出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②，愿大王用之；使无可采者，金具在^③，请封输官，得请骸骨^④。”汉王乃谢，厚赐，拜为护军中尉^⑤，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

其后，楚急论，绝汉甬道^⑥，围汉王于荥阳城。久之，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

①不(fǒu 否)：通“否”。 ②计画：计谋，画策。 ③具：通“俱”，都。 ④请骸骨：辞职引退。骸(hái孩)骨，身体的代称。 ⑤护军中尉：官名，负责监督众将功过。 ⑥甬道：两旁筑墙的通道，用来运输粮草。

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①，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②。然大王恣侮人③，不能得廉节之士，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④，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

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钟离昧等。项王既疑之，使使至汉。汉王为太牢具⑤，举进。见楚

①饶：宽裕。这里与上文的“重”相对，意思就是舍得给。 ②麾（hui挥）：通“挥”。 ③恣侮人：肆意侮辱人。 ④亚父：即范曾，项梁用为谋士，到项羽时被尊称为亚父，意思就是叫叔父。龙且(jū居)，项羽的将领。 ⑤太牢：古代祭祀或宴会，牛、羊、猪三牲齐备叫“太牢”，只有猪、羊叫“少牢”。

使，即详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①。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楚因击之，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去。遂入关，收散兵复东。

其明年，淮阴侯破齐，自立为齐王，使使言之汉王。汉王大怒而骂，陈平蹶汉王^②，汉王亦悟，乃厚遇齐使，使张敖卒立信为齐王。封平以户牖乡。用其奇计策，卒灭楚。常以护军中尉从定燕王藏荼。

汉六年^③，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阬竖子耳。”^④高帝默然。问陈平。平固辞谢，曰：“诸将云何？”上具告之。陈平曰：“人之上书言

①疽(jū居)，毒疮。 ②蹶(niè聂)，踩。 ③汉六年，公元前201年。 ④亟：急。阬，通“坑”。

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

“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也陛下危之！”上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①。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②，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③，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

“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行未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④，见信至，即执缚之，载后车。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高帝顾谓信曰：“若毋声！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会诸侯

①巡狩：古代天子亲往诸侯境内巡问礼守，叫“巡狩”。会诸侯”天子所到地方，附近诸侯都来朝见述职。

②弟：通“第”，但，只管。③禽：通“擒”。④豫：预先。

于陈，尽定楚地。还至雒阳^①，赦信以为淮阴侯，而与功臣剖符定封^②。

于是与平剖符，世世勿绝，为户牖侯。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谋计，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平曰：

“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乃复赏魏无知。其明年，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卒至平城^③，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④，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

高帝南过曲逆^⑤，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⑥：“曲逆户口几

①雒阳：即洛阳。 ②剖符定封：封功臣时，把功绩、封赏等铸刻在铜铁或竹木制的符券上，剖为两半，朝廷和被封人各一半，作为凭信。 ③卒：通“猝”，仓促。平城：在今山西大同东。 ④单于(chánú婼于)：匈奴君主的称号。阏氏(yānzhi焉支)：匈奴君主的正妻，相当于汉天子的皇后。 ⑤曲逆：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北省完县东南。 ⑥御史：官名，掌管图书及户籍、档案等资料。

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于是乃诏御史，更以陈平为曲逆侯，尽食之^①，除前所食户牖。

其后常以护军中尉从攻陈豨及黥布^②。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凡六益封。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

高帝从破布军还，病创^③，徐行至长安。燕王卢绾反，上使樊哙以相国将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恶哙者^④。高帝怨曰：“哙见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陈平谋而召绾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⑤，平至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之曰：“樊哙，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弟吕嫪之夫^⑥，有亲且

①尽食之：汉代封侯所食户数多少不同，一县中除所食户外，其余户的赋税仍旧归朝廷。汉高祖的功臣中，仅有陈平尽食一县。②常：通“尝”，曾经。陈豨（xī西）：汉将。黥布：见前《留侯》注。③病创：因受伤而发病。④短恶（wù务）：诋毁。⑤传：古时驿站里专供传递公文或接送来往官员的马车。⑥弟：古时称妹妹为女弟。吕嫪（lǚ须）：吕后妹。

贵，帝以忿怒故^①，欲斩之，则恐后悔。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哙受诏，即反接载槛车，传诣长安^②，而令绛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

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太后及吕嫪谗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劳，出休矣。”平畏谗之就，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后吕嫪谗乃不得行。樊哙至，则赦复爵邑。

孝惠帝六年^③，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王陵者，故沛人，故为县豪^④，高祖微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

①忿，同“愤”。 ②诣(yì异)：往，到。 ③孝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 ④县豪：县中有势力的大户。

则东乡坐陵母^①，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烹陵母。陵足从汉王定天下。以善雍齿，雍齿，高帝之仇，而陵本无意从高帝，以故晚封，为安国侯。

安国侯既为右丞相，二岁，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问：“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吕太后怒，乃佯迁陵为帝太傅^②，实不用陵。陵怒，谢疾免，杜门竟不朝请，七年而卒。

陵之免丞相，吕太后乃徙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给事于中。

食其亦沛人^③。汉王之败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吕后为质，食其以舍人侍吕后^④。

①东乡：古代以东向的座位为尊，乡，通“向”。

②佯：通“佯”，假装。太傅：帝王或太子的老师。 ③

食其（yí jī 异基）：人名。 ④舍人：家人，仆人。

其后从破项籍为侯，率于吕太后。及为相，居中，百官皆因决事。

吕嫪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嫪于陈平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嫪之谗也。”

吕太后立诸吕为王，陈平伪听之。及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审食其免相。

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陈平欲让勃尊位，乃谢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

居顷之，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

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①。”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弩下②，使待罪宰相③。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惭，出而让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陈平笑曰：

“君居其位，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相，陈平专为一丞相。

孝文帝二年④，丞相陈平卒，谥为献

①廷尉：掌管刑狱的最高长官。治粟内史：掌管租税、钱粮等国家财政收支的官员。②弩（nǔ努）下：低能，笨拙，自谦的说法。弩，劣马。③待罪：供职的谦词。④孝文帝二年：公元前178。

侯^①。子共侯买代侯。二年卒，子简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②，弃市^③，国除。

始陈平曰：“我多阴谋^④，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然其后曾孙陈掌以卫氏亲贵戚，愿得续封陈氏，然终不得。

太史公曰：陈丞相少时，本好皇帝、老子之术^⑤。方其割肉俎上之时^⑥，其意固已远矣！倾侧扰攘楚、魏之间^⑦，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纠纷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⑧？

①谥：古代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始于周，秦废汉复。 ②略：同“掠”。 ③弃市：在街上当众处死。 ④阴谋：诡秘的计谋。 ⑤黄帝、老子之术：即道家学说。 ⑥俎：(zǔ)，切肉的砧板。 ⑦倾侧扰攘：彷徨不定的样子。 ⑧知，通“智”。

丞相陈平，是阳武县户牖乡人。他年轻时家里贫困，但喜欢读书，有田三十亩，只和大哥陈伯住在一块。陈伯长期在家种田，而任凭陈平出外游学。陈平生得魁梧俊美。有人对陈平说：“你家里这样穷，吃了什么长得这么肥胖？”陈平的嫂嫂嫌他不顾家，不从事生产，就说：“也不过就是吃糠屑罢了。有这么个小叔子，还不如没有。”陈伯听到这番话，就把他的妻子赶出门离弃了。

等到陈平长大该成家的时候，有钱人家不肯把女儿嫁给他，而贫穷人家的女儿陈平又瞧不起。过了好久，户牖乡有个叫张负的富户，他的孙女嫁了五次，每次出嫁，丈夫不久就死去，再也没有人敢娶她了。而陈平却想娶她。有一次，乡镇上有人办丧事，陈平因为家贫，就去帮忙料理，他自始至终尽力相助。张负在丧家见到陈平，很看重他，而陈平也因此有意后走。张负跟随陈平到他家里，他的家在背靠城墙的穷巷子里，用破席子遮门，不过，门前却有不少有声望的人来往的车轮印迹。张负回去后，对儿子张仲说道：“我想把孙女嫁给陈平。”张仲问道：“陈平既贫穷又不做事，整个县城里的人都嘲笑他的所作所为，为什么还偏要把女儿嫁给他呢？”张负反问道：“难道有象陈平这样仪表堂堂的人一辈子贫贱的吗？”终究还是把孙女

嫁给了陈平。因为陈平贫穷，张负就借钱给他行聘，又给一些办酒席的钱用来娶妻完婚。张负这样告诫孙女道：“不要因为穷，就待人家不恭谨。侍奉哥哥陈伯要象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嫂嫂就要象侍奉母亲一样。”陈平娶了张家的女儿后，家产财物日益宽裕，交游也就更加广泛了。

里中社祭，陈平任社宰，主持分配祭肉，分得很公平。父老们都说：“陈平这孩子做社宰，做得好！”陈平说道：“唉，要是让我陈平主宰天下，也就会象分这祭肉一样啰！”

陈涉起义而在陈县称王，派周市平定了魏地，立魏咎为魏王，和秦军在临济交战。在这以前陈平已辞别了哥哥陈伯，和一帮年轻人一道到临济投奔了魏王咎。魏王任命他当太仆。他对魏王提建议而魏王不予采纳，加之又有人在魏王面前说他的坏话，陈平离开了魏王。

过了许久，项羽率兵攻打到黄河边上，陈平就去投奔他，跟着入关击破秦军，项羽奖赐陈平以爵卿。项羽到东边在彭城称王时，汉王刘邦回师平定了三秦而东进，殷王司马卬背叛楚。于是项羽封陈平为信武君，率领魏王咎在楚的旧部前去攻打，降服了殷王而凯旋归来。项王派项悍任命陈平为都尉，赏给他黄金二十镒。过了不久，汉王又攻下了

殷地。项王大怒，准备诛杀那些原来去平定殷的将领和官吏。陈平怕被杀害，就把项王封赏给他的黄金和将印包好，派人送还项王，而自己则只身带着宝剑悄悄地逃走了。渡黄河时，船夫见他这么个仪表堂堂的美男子单身独行，怀疑他是个逃亡的将领，腰间一定带有金玉宝器，就盯着他，想杀陈平。陈平心中恐惧，就脱了衣服光着上身帮着划船，船夫于是知道他没有什物，也就放弃了谋害陈平的想法。

陈平于是到修武投降汉军，通过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见了。这时万石君石奋担任汉王的中涓，他接受了陈平的名帖，带他进去受汉王接见。陈平等七人一道进见，汉王赏赐了饮食。汉王对他们说：“吃了饭，就到客舍里去休息吧。”陈平道：“我是有要事而来，要说的话不能等到明天。”于是汉王就和他交谈起来，听了他所说的很高兴。问道：“你在楚做什么官？”陈平答道：“做都尉。”汉王当天就任命他为都尉，让他陪乘，并主管监督全体将领。将领们大哗，纷纷议论道：“大王刚得到楚国一个逃兵，还不知道他的本领高低，就和他出入同车，反让他来监督我们这些将领！”汉王听了这些议论，更加亲近陈平，于是让陈平一起向东攻打项王。到达彭城，被楚军打

败。领兵撤退，一路收集被打散的士兵退到荥阳，任命陈平为副将，隶属于韩王信，驻军于广武。

绛侯、灌婴等人都在汉王面前攻击陈平道：

“陈平虽然相貌堂堂，就象帽子上装饰了珠玉罢了，帽中并没有什么。我们听说陈平住在家里时，和嫂嫂私通；投奔魏王，人家不能容他，逃亡归附了楚；在楚不能得意，又跑来投汉。现在大王这样尊宠他，给他高官，让他监督诸将。可我们又听说他收受诸将的贿赂，贿赂多的就得到了好处，而贿赂少的就得不到好处。陈平是个反复无常的乱臣，还望大王明察他的行为！”汉王于是怀疑陈平，把魏无知召来责问。魏无知道：“我向你推荐陈平的，是才能；陛下责问的，是品行。如今即使有尾生、孝己那样好的品行，而对战争的胜负却没有用处，陛下又哪里顾得上用他们呢？现在楚汉相持不下，我推荐足智多谋的人，只是考虑他们的谋略是不是有利于争夺天下而已。至于与嫂嫂私通，接受贿赂，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汉王又找陈平来责问：“先生事奉魏王不得意，才去投奔楚，可也中途跑了，如今又追随我，有信用的人难道是这样三心二意的吗？”陈平答道：“我事奉魏王，魏王不能采纳我的意见，所以就离开魏王去事奉项王。项王对人不信任，他所信任宠爱的，不是项氏

宗族就是妻家的兄弟，虽然有奇才大略的人也不能任用，我才离开了楚。听说你汉王能够用人，所以来投奔你，我空手而来，不接受馈赠就没有资财用度。倘若我的计策有可以采用的，就希望大王采用；假如毫无可取之处，钱财都还在，愿请封查缴公，只是请大王允许我辞职回家。”汉王于是表示歉意，并给以丰厚的赏赐，任命他为护军中尉，监护所有将领。将领们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后来，楚加紧进攻，断绝汉运输粮草的甬道，把汉王包围在荥阳城。日子一久，汉王忧虑起来，提出割让荥阳以西的地方和楚讲和。项王不同意。汉王问陈平道：“天下动乱，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呢？”陈平说道：“项王为人是待人恭敬亲热，那些廉节好礼的士人大多归附他。而至于论功行赏，封官爵、授食邑时，他却很吝惜，士人也就因此而不能完全归附他。而现在大王却傲慢而不大讲礼貌，那些注重廉节、礼仪的士人就不愿来；但是大王你能慷慨大方地把爵位和食邑封赏给有功的人，那些圆滑而没有气节的贪利无耻之徒也就大都来归附你了。项王和你如能各人克服双方的缺点，发扬双方的长处，那么天下在挥手之间就可平定了。然而大王你肆意侮辱人，不能得到廉节之士。不过楚存在可能导致混乱的因素，那项王手下象范

增、钟离昧、龙且、周殷那样刚正不阿、忠心耿耿的人，也不过就是几个人罢了。你若是能拿出几万斤黄金来，用反间计去离间项羽君臣，引起他们互相猜疑，项王为人喜欢猜疑别人，听信谗言，这样他们就必定会内部互相残杀。到时汉乘机发兵进攻它，楚败就是必定无疑的了。”汉王认为有道理，就拿出四万斤黄金给陈平，听任他支配，不过问他的收支。

陈平已用大量黄金在楚军中进行了离间，在楚军中散布说，钟离昧等作为项羽的将领，功劳很多，但始终得不到裂土封王的赏赐，图谋和汉联合起来，灭掉项羽，瓜分楚国的土地，各自为王。项羽果然心生猜忌，不再信任钟离昧等人。项羽既已怀疑他们，就派使者到汉王那里去。汉王备办丰盛的酒菜，端了进去。见到楚国使者，就假装惊讶地说：“我还以为是亚父的使者呢，原来是项王的使者啊！”便把酒菜撤出去，换上粗劣的饭菜招待楚使者。楚使者回去后，原原本本地都报告了项羽，项羽果然对范增大加怀疑。范增想赶快攻下荥阳城，项王因为不信任他，不愿听从他的意见。范增听说项羽怀疑自己，就生气地说：“天下之事大局已定了，你好自为之吧！请允许我辞职回乡！”他回去还没走到彭城，背上毒疮发作而死。陈平于是

在夜间派三千名妇女出荥阳城东门，楚军因而在东门出击，他即和汉王乘机从西门连夜逃走，于是进入关中，收集败散的士兵再向东进。

第二年，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自立为齐王，派使者报告汉王。汉王大怒而骂，陈平暗地里踩了踩汉王的脚。汉王也明白过来了，于是很优厚地款待了齐的使者，并随即派张良去册封韩信为齐王。把户牖乡封给了陈平。汉王采用陈平的奇谋妙计，终于灭了楚。后来陈平还曾以护军中尉的身份跟从刘邦平定了反叛的燕王臧荼。

汉六年，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谋反。高帝刘邦问诸将。诸将都说：“迅速派军队去活埋这小子罢了。”高帝不吭声。后来又问陈平，陈平再三推辞不过，问道：“将领们怎么说？”高帝把将领们的主张都告诉了他。陈平又问：“那人上书告发韩信谋反，有人知道这件事吗？”高帝说：“没有。”陈平又问：“韩信本人知道吗？”高帝回答说：“不知道。”陈平继续问道：“你的军队和楚相比，谁的精锐？”高帝答道：“没楚军强。”陈平又问道：“那么你的将领在用兵上有超过韩信的嗎？”高帝又答道：“都比不上。”陈平于是说道：“现在兵力没有楚军精锐，将领又都比不上韩信，而要派兵去攻打，这会促使韩信发兵反抗，我

真替陛下担心。”高帝问道：“那怎么办呢？”陈平说：“古代天子巡狩，会见诸侯。南方有个云梦泽，陛下只要假装出游云梦，在陈地会见诸侯。陈地在楚国的西部边界，韩信听说天子因交好诸侯而出游，这种情势下必然不会有意外，因而出郊迎接进见。到他拜见时，陛下乘机把他抓起来，这就只不过是一个力士的事情罢了。”高帝认为这办法好；于是派人去通知诸侯到陈地聚会，说“我将要南游云梦。”高帝随即就动身出发。还没到陈地，楚王韩信果然到郊外大路上来迎接了。高帝预先安排了武士，见韩信一到，立即把他捆绑起来，载人随从的车子。韩信大声叫道：“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了，我本该被烹杀！”高帝回头对韩信说道：“你不要喊叫，你谋反已经是明摆着的事！”武士把韩信的双手反绑了起来，于是高帝在陈地会见了诸侯，全部平定了楚地。回到洛阳，赦免了韩信，贬封为淮阴侯，又与功臣剖分符券，确定封赏。

因此高帝也就和陈平剖符，封他世代相传为户牖侯。陈平推却道：“这可不是我的功劳呀！”高帝问道：“我用了你的计谋，克敌制胜，不是功劳是什么？”陈平答道：“要不是魏无知，我哪里能得以进用呢？”高帝说道：“象你这样可算是不忘本了。”于是又赏了魏无知。第二年，陈平又作为

护军中尉跟随汉高帝刘邦去代地攻打反叛的韩王信。匆匆忙忙到达平城，被匈奴包围，断粮达七天。刘邦采用了陈平的奇计，派人到单于的阏氏那里去活动，才得以解围。高帝解围后，陈平的计谋秘而不宣，世人都不知道它的内容。

刘邦回军经南路过曲逆县，登上城墙，望见县城里房屋挺高大，赞叹道：“多雄壮的县呀！我走遍天下，唯独看见洛阳与这里最宏伟。”回头问御史道：“曲逆县的户口有多少？”御史答道：“原来秦朝时有三万来户，近年来连年战乱，大部分人流亡避难去了，目前现存五千户。”于是刘邦诏令御史，改封陈平为曲逆侯，享有全县的赋税，收回从前所封的户牖乡。

此后陈平还曾作为护军中尉跟随高帝刘邦攻打反叛的陈豨及黥布。前后共出过六次奇计，每次都增加了封邑。有些奇计非常秘密，世人都无法知道。

刘邦率军平定了黥布的叛乱回师，因受伤发病，慢慢地回到长安。燕王卢绾起兵反叛，高帝就派樊哙以相国的身分率兵前去讨伐。发兵后，有人在高帝面前说樊哙的坏话，高帝大怒道：“樊哙见我病了，就希望我死呀！”因而采用陈平的计谋把绛侯周勃召到床前口授诏令，说道：“陈平你赶快

用传车送周勃去接替樊哙统率军队，到了军中立即把樊哙斩首！”两人接受了诏令就乘车出发，还没有到达军中，在路上商量道：“樊哙是高帝的故交，功劳很多，而且又是吕后的妹妹吕嬃的丈夫，既亲又贵，高帝因为一时的愤怒而要杀了他，恐怕将来会后悔。我们宁可把他囚禁起来送交皇上，让皇上自己去杀他。”没有进军营，筑了个坛台，以符节去召樊哙。樊哙来接受诏令，就把他反绑起来关进囚车，传递送至长安，让绛侯周勃代替樊哙统率军队，率兵去平定燕国反叛的各县。

陈平在归途中听说高帝去世了，担心吕嬃进谗言而使吕后发怒，就自己乘传车急速先回。路上遇到朝廷的使者诏令陈平和灌婴屯兵于荥阳。陈平接受了诏令，立刻又乘传车赶到宫中，在高帝灵前哭得很哀伤，并乘机把处理樊哙的事在灵堂里向吕后奏明。吕太后哀怜他道：“你辛苦了，出去歇息吧！”陈平怕吕嬃进谗，一再请求留在宫中担任守卫。吕后就任命他为郎中令，并对他说：“请你帮助辅导皇帝。”此后，吕嬃进谗言便不能得逞。樊哙被送到长安，立即就被赦免，恢复了原来的爵位和封地。

孝惠帝六年，相国曹参去世，任命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王陵，原来是沛县人，本是县中的大户，刘邦还是平民的时候，把王陵作哥哥看待。王陵为人质朴，好感情用事，喜欢说直话。等到刘邦从沛县起兵，进到咸阳，王陵也自行聚集徒众数千人，屯驻南阳，不愿意跟随沛公。待到汉王回师攻打项羽，王陵才带兵归属到汉军。项羽把王陵的母亲弄来安置在军中，王陵的使者来，就让王陵的母亲坐在向东的尊位上，想借以招附王陵。王陵的母亲在会见过后私下送别使者，哭告说：“替我告诉王陵，小心地事奉汉王。汉王，是个长者，不要因为我这老婆子的缘故，怀别的心思。我用死来送你。”于是用剑自杀而死。项王大怒，烹煮王陵的母亲。王陵终于跟随汉王平定天下。因为和雍齿交好，雍齿，是高帝的仇人，加上王陵本来不打算追随刘邦，因而迟封，封为安国侯。

王陵担任右丞相两年后，孝惠帝去世。吕太后想要立自己的兄弟子侄为王，问王陵，王陵说：“不可。”问陈平，陈平道：“可以。”吕太后发怒，因而假装升迁王陵为皇帝的太傅，实际上不重用他。王陵很生气，称病辞职，在家闭门不出，也不进宫朝见请安，七年后去世。

王陵免去右丞相职务后，吕太后就让陈平接替，任命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设官

署，经常在宫中处理事情。

审食其也是沛人。汉王在彭城失败，向西撤退，楚军抓到刘邦的父亲、妻子作为人质，审食其作为舍人侍奉吕后。他后来跟随刘邦破灭项羽而被封侯，受到吕太后宠爱。到担任丞相，住在宫中，全体官员都通过他决定事情。

吕嬃因陈平从前曾为高帝出过主意逮捕樊哙，多次在吕太后面前进谗言道：“陈平身为丞相而不管事，天天饮美酒，玩女人。”陈平听说后，就更加放肆寻欢作乐。吕太后知道了，心中暗暗高兴。当着吕嬃的面对陈平说：“俗话说，‘小孩女人的话不能听’，只看你对我怎样了。不要担心吕嬃说你的坏话。”

吕太后立自己的兄弟子侄为王，陈平假装听从。等到吕太前一死，陈平就与太尉周勃合谋，终于杀了吕氏诸王，拥立孝文皇帝，这就是陈平的本来的谋略。审食其被免除了丞相职务。

孝文帝即位后，认为太尉周勃亲自率兵诛杀了吕党，功劳大；陈平想让周勃居最高的职位，于是称病不上朝。文帝刚即位，对陈平的称病感到奇怪，于是问他。陈平答道：“高帝时，周勃的功劳不如我陈平，这次诛灭吕氏，则我的功劳也比不上他。我愿把右丞相的职位让给他。”于是文帝就让

周勃担任右丞相，位居第一，改任陈平为左丞相，位居第二。赐给陈平黄金一千斤，加封食邑三千户。

过不多久，文帝更加了解和熟悉国家大事了，上朝时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判决多少案件？”周勃抱歉地说：“不知道。”文帝又问：“全国一年钱粮收支有多少？”周勃又答不出，急得汗流浹背，惭愧自己答不上来。于是文帝再问左丞相陈平。陈平答道：“有主管的人。”文帝又问：“主管的人是谁？”陈平即说：“陛下如果要了解判决案件的情况，可以询问廷尉，要知道钱粮情况，那就问治粟内史。”文帝又问道：“既然各有主管的人，那么你所主管的是什么事呢？”陈平答道：“管理群臣百官！陛下不以为我们能力低下，而让我们担任宰相。宰相嘛，就是对上辅佐皇帝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保证万物适时生长，对外镇抚四夷和诸侯，对内亲百姓附万民，使公卿大夫各尽其职。”文帝这才满意了。周勃深感惭愧，出来即埋怨陈平道：“你平常怎么不告诉我如何回答！”陈平笑道：“你身为宰相，难道还不知道宰相的职责吗？况且皇上要是问长安城中的盗贼数，你也想勉强回答吗？”于是周勃知道自己的能力和陈平要差得远了。过了不久，周勃就托病请求

免了他的丞相职务，陈平一个人单独任丞相。

孝文帝二年，丞相陈平去世，谥为献侯。他的儿子共侯陈买继承侯位。两年后陈买去世，他的儿子简侯陈恢继承侯位。二十三年后陈恢去世，侯位由儿子陈何继承。又过了二十三年，陈何因强夺别人的妻子，被处死刑，废除了封国。

当初陈平曾说：“我这个人常搞阴谋，这是道家所禁忌的。我这一代就被废除，也就完了，以后再也不会复兴，原因就在于我积下的阴祸太多。”后来陈平的曾孙陈掌是大将军卫青的女婿，为贵戚，想承袭陈氏原来的封号，终究还是没有得到。

太史公说：陈平丞相年轻时，本来喜欢黄老之术。还在他分配祭肉的时候，他的志向就已经很远大了。依违于混乱的楚魏之间，终于归附了高帝。曾多次出奇谋妙计，解救了纠纷复杂的危难，排除了国家的灾祸。到吕太后时，变故很多，但他最终还是能自免于祸，稳定汉政权，安享荣华终生，被称为贤相，这难道不是善始善终吗！要不是足智多谋谁能做到这样！



孙子吴起列传

本篇记述了中国古代三位杰出的军事家孙武、孙臆及吴起的生平事迹。在司马迁的时代，这三位军事家的著作广为流传，因此本篇的重点不在阐释他们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而在于表彰他们实际的军事指挥才能。孙武年代最早，作者主要描述了他如何替吴王训练女兵的轶事，以显示他善于带兵打仗。孙臆是孙武的后人，作者主要记载了三件事，一是运用心计帮助齐将田忌赛马打赌而取胜；二是围魏救赵，深入敌方大本营，使敌人在前线的围攻不攻自破；三是利用减灶的办法，造成对方的错觉，诱敌深入，最后以伏兵一举歼灭敌人，使得那位嫉贤妒能的同学庞涓不得不自杀。本篇记吴起的篇幅最长，因为吴起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也

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对于魏国和楚国的军事、政治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在具体的军事才能方面作者侧重描写了吴起与士兵同甘共苦的精神。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艺术，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它已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份重要遗产。读完本篇，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意义。

孙子武者^①，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②。阖庐曰：“子之十三篇^③，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④？”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铁

①孙子武：姓孙名武。子是古代对人的尊称。 ②阖庐：春秋末期的吴国诸侯。 ③十三篇：即《孙子兵法》十三篇。 ④而：同汝，即今“你”字。

钺^①，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②：“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③，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

① 钺（fayue夫越），大斧，军中行刑的工具。

② 趣（cū促），同促。即“急”义。 ③ 规矩绳墨：本为匠人的工具，这里借指规章。

楚，入郢^①，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臆^②，臆生阿鄆之间^③，臆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臆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④，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臆，乃阴使召孙臆。臆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

齐使者如梁^⑤，孙臆以刑徒阴见，说齐使。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⑥。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⑦，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

①入郢：事在公元前五〇六年。郢是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东南。 ②孙臆：继孙武后出现的另一名军事家。因受臆刑，故名孙臆。 ③阿鄆（wōjuàn窝绢），齐封邑，一是今山东省阳谷县的阿城镇，一是今山东省的鄆城县。 ④庞涓：战国时魏国大将，曾与孙臆同向鬼谷子学兵法，魏惠王时任将军。 ⑤梁：即指魏。因当时魏国建都大梁（今河南的开封市），所以，人们也把魏国称为梁国。 ⑥重射（sai石），很大的赌注。驰逐重射，就是下大赌比赛驾马。 ⑦弟重射：尽管下大赌注。弟，但。

金。及临质^①，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

其后魏伐赵，赵急，求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臆，臆辞谢曰：“刑余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②，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捲^③，救斗者不搏撻^④，批亢持虚^⑤，形格势禁^⑥，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心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⑦，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

①临质：临场比素。质，对抗，争衡。②辎（zī滋）车：有蓬盖的车。③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捲：指要解开乱丝乱麻之类的疙瘩不能乱抓乱扯。控，拉。捲，卷。④撻：同击。⑤批亢（kāng康）持虚：攻击对方的要害，直捣对方的空虚之地。批，打击，亢，喉咙；撻，同捣，冲击。⑥形格势禁：制止斗殴应该用怒颜或者权力。形，容色。格，阻。势，权力。⑦据其街路：占领他们的交通要道。

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①。”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②大破梁军。

后十三岁，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既已过而西矣。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而轻齐^③，齐号为怯，善战者固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④，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⑤。马陵道狭^⑥，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

①收弊于魏：收到魏军疲惫的效果。 ②桂陵：魏地。在今山东省菏泽东北。 ③三晋，本泛指韩、赵、魏，这里侧重指魏军。 ④趣（qù去）：趋向，追逐。蹶（jué决）：跌倒，挫折。 ⑤马陵：魏地，在今河北省大名东南。 ⑥狭：即“狭”。

“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①。读其书未毕，各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②！”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臆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③。

吴起者，卫人也^④，好用兵。尝学于曾子^⑤，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

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

①钻火烛之：即钻木取火来照看树上的字。烛，照亮。 ②竖子：小子，对人的蔑称。 ③世传其兵法：即《孙臆兵法》。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出土了《孙子兵法》的竹简，另还有一批竹简，字数有一万一千余字，经考征就是失传已久的《孙臆兵法》。 ④卫：西周初年建立的诸侯国，战国时为魏的附庸。 ⑤曾子：名参，鲁人，孔子门下的弟子。

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啗臂而盟曰①，

‘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起乃之鲁，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君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②。”鲁君疑之，谢吴起。

吴起于是闻魏文侯贤③，欲事之。文侯问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

“起贪而好色④，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于是魏之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

①啗臂：古人发誓时所做出的一种姿态。 ②弃卫：因吴起杀卫之谤已者，在卫国有罪。因此鲁君用他，则有损于卫国。 ③魏文侯：即魏开国之君魏斯。 ④贪：贪于荣名。指吴起破产求仕、杀妻求将之事。 ⑤司马穰苴（rǎngjū 瓤居）：春秋时齐国大夫，姓田，官司马，深通兵法。

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比为西河守^①，以拒秦、韩。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②。武侯浮西河而下^③，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

“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④，右彭蠡^⑤，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⑥，右泰华^⑦，伊阙在其南^⑧，羊肠在其北^⑨，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⑩，右太行^⑪，常山在其北^⑫，大河经其南^⑬，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

①西河守：西河相当于今陕西渭南地区一带，在黄河以西。守为当时守土治民的官员。 ②武侯：名击。 ③西河：这里指今山西、陕西一带的黄河。 ④三苗氏：即有苗氏，舜时南方的部落。洞庭，洞庭湖。 ⑤彭蠡：即鄱阳湖。 ⑥河济：黄河、济水。 ⑦泰华：泰山、华山。 ⑧伊阙：山名，又名龙门山，今河南省洛阳市西南。 ⑨羊肠：羊肠坂，在今河南省沁县北。 ⑩孟门：山名，在今山西省吉县西。 ⑪太行：山名，在今河北沁阳县北。 ⑫常山：恒山。 ⑬大河：黄河。

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名声。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

“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田文既死，公孙为相，尚魏公主^①，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仆曰：“吴起为人节廉而

①乡：同向。 ②尚：古时臣娶君女叫“尚”。

自喜名也。君因先与武侯言曰：‘夫吴起贤人也，而侯之国小，又与强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谓武侯曰：‘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

楚悼王素闻起贤^①，至则相楚，明法审令^②，捐不急之官^③，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三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④，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

①悼王：名疑。②审令：即令出必行。审，信也。
③捐不急之官：裁掉无用的官员。捐，撤除。④太子：名威，即楚肃王。

者七十余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設者，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孙武是齐国人。因为精通兵法受到吴国国王阖庐的接见。阖庐说：“你的《兵法》十三篇，我都看过了，可以试着用来小规模地操练一下士兵吗？”孙武回答道：“可以。”阖庐又问：“可以试着用来操练一下妇女吗？”孙武回答道：“可以。”于是吴王同意了，集合王宫里的美女，共计一百八十人。孙子将她们分为二队，用吴王的两名宠妾为各队的队长，命令妇女们都拿着战戟，并问她们：“你们知道自己的心口、左右手和后背吗？”妇女们回答说：“知道这些。”孙子又交代：“向前，则朝着心口的方向；向左，则朝着左手的方向；向右，则朝着右手的方向；向后，则朝

着后背的方向。”妇女们应声道：“好的。”章程规定后，就布设刑具铁钺，随即孙子反复交代清楚以上的各种规章。于是命令击鼓向右，妇女们大笑。孙子说：“规章不明白，交代不清楚，是我将领的过错。”孙子再反复交代后，接着命令击鼓向左，妇女们又大笑。孙子正色道：“规定不明白，交代不清楚，是我将领的过错，但已经交代清楚了却不按规章办，那就是士兵们的错误了。”于是要斩左右队长。吴王在台上观看，见要斩杀自己的爱妾，大惊失色。急忙派手下人传下旨令：“我已知道将军能用兵了。可我如果没有这二位爱妾，饭也吃不香，请将军不要杀了她们。”孙子回报说：

“我既然已经被任命为将，将在军中，君王的命令有的我是可以不接受的。”于是杀了两名队长以此来示众。挨次提拔了另外的人为队长，接着再击鼓传令。妇女们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跪下、站起都符合规章，没有人再敢作声了。于是孙子派使者向吴王报告：“士兵已操练好了，大王可以下来检阅，任凭大王随意调遣，就是赴汤蹈火也行。”吴王回答道：“将军就此而止，回屋去休息吧，我不想下来检阅了。”孙子叹道：“大王只喜欢空谈，却不能讲求实在。”于是阖庐知道孙子能用兵，终于任命他为将军。率兵向西攻破强大的楚

国，占领了郢都，向北威振齐晋两国，这样吴国在诸侯国中名声大作，孙子在其中出了大力。

孙武死了一百多年后出现了孙臆。孙臆生长在阿鄆两邑交界的地方，孙臆就是孙武的后代子孙。孙臆曾经和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庞涓在魏国供职后，就做了魏惠王的将军，但因为自己觉得才能比不上孙臆，于是暗中派人去召孙臆来。孙臆来后，庞涓害怕他的德才比自己高，嫉妒他，就借法令为名斩断了孙臆的两脚，并在他的脸上刺了字，想使他隐没，不被人所知晓。

齐国的使者到了魏国，孙臆以罪犯的身分偷偷地去见齐国使者，他用自己在军事上的卓越见识向齐国使者游说。齐国使者认为他是个奇才，于是偷偷地让他坐进自己的车里，一起到了齐国。齐国将军田忌很赏识孙臆的才能，因而把他作为贵宾来款待。田忌屡次与齐国诸公子下大赌注比赛驾马。孙子在一旁观察到比赛的马匹实力相差不远，双方都有上、中、下三等马。于是孙子对田忌说：“将军尽管大下赌注，我能让你取胜。”田忌相信他的话并答应了，和齐王及诸公子下千金赌注来赌比赛驾马。到了比赛的时候，孙子向田忌献计道：“现在用你的下等马和对方的上等马较量，用你的上等马和对方的中等马较量，用你的中等马和对方的下等

马较量。”三局比赛结束后，田忌输了一局却胜了两局，到底赢得了齐王的千金。这时田忌乘机把孙子推荐给威王，齐威王向他请教军事上的问题，于是尊他为老师。

后来秦国征伐赵国，赵国危急，向齐国求援。齐威王要孙臆出任将军，孙臆推辞道：“我这个受过刑的人不行。”于是就任命田忌为将，孙子为军师，孙子就乘坐在有蓬盖的车里，暗中运筹。田忌要立即带兵去赵救援，孙子说道：“解开乱结不能抓紧乱扯，制止斗殴不能插手帮打，解乱结要从缝隙处下手，劝斗殴须用怒颜或者权力来制止。这样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今天梁赵两国互相攻杀，在外他们的精锐部队必然疲乏了，在内他们的老人妇弱必然衰竭了。将军不如率兵奔袭大梁，占领魏国的交通要塞，攻击魏国防守空虚的地方，这样魏军必然放弃攻赵而回师来营救大梁。这正是我一举解了赵国之围又达到了坐收魏军疲惫的效果。”田忌就照着孙臆所说的去行动，魏军果然离开了邯郸，与齐军在桂陵遭遇而战，齐军大败魏军。

十三年后，魏国与赵国联合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救援。齐国派田忌将兵前往，直奔大梁。魏军将领庞涓听到这个消息，率兵离开韩国赶回，这时齐军已经穿过魏国的边界向西挺进。孙子对田

忌说：“他们魏军向来勇猛强悍因而轻视齐军，我齐军向来被说成是怯懦，会打仗的人要顺着这种情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来利用引导。《兵法》说，日夜兼程行军百里去追逐胜利的会因兵员掉队的人数多也使上将受挫，急行军五十里以外去追逐胜利的兵员到达的只有半数。我们让齐军进入魏国先垒十万灶，到明天只垒五万灶，后天就只垒三万灶。”庞涓尾追齐军三天后，非常高兴，说道：“我本来就知道齐军胆怯，到了我国境内才三天，逃亡的士兵就已超过了半数。”于是甩掉步兵，带领轻兵锐卒日夜兼程地追赶。孙子计算魏军的行程，天黑时应该到达马陵，马陵道路狭窄，两旁地势多险阻，可以埋伏部队，于是令人剥去一棵大树的树皮，在剥了皮的树身上写道：“庞涓死在这棵树下。”随即又命令齐军中万名善射的弓弩手，埋伏在道路的两边，相互约好：“天黑时看见点燃的火光就一起射击。”庞涓在天黑时果然率兵到了剥了皮的大树下，看见这树上的字迹，就点火来照看树上的字，但还没有来得及读完，齐军已万箭齐发，魏军乱作一团，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于是抽刀自杀，临死时喊道：“终于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齐军因而乘胜大败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得胜而归，孙臆由于这次胜利而名扬天下，世上留

传着他的《孙臆兵法》。

吴起是卫国人。喜欢带兵打仗。曾经跟随曾子求学。事奉过鲁国的国君。齐军进攻鲁国时，鲁国想起用吴起为将，可吴起娶了齐国的女子为妻子，因而鲁国猜疑他。于是吴起想要获取功名，就杀了他的妻子，以表明他不依附齐国。鲁国终于任命他为将，率兵向齐军进攻，大败齐军。

鲁国有人诋毁吴起说：“吴起这个人，为人心狠毒辣。他年轻时，家里有千金的财富，由于他四处奔走求官不成，终于使家境破落。乡邻们讥笑他，吴起就杀了三十多个讥笑他的人，便从卫国外城的东边出走。他与母亲诀别时，咬破自己的手臂发誓说：‘我吴起做不了卿相，就不再回到卫国来了。’于是事奉曾子。过了不久，吴起的母亲去世了，吴起终于没有回去，曾子因此鄙薄他，便与吴起断绝了关系。吴起于是去鲁国，学习兵法以便用来事奉鲁国的君主。鲁国君主猜疑他，吴起就杀掉自己的妻子来谋取将位。鲁国是个小国，却有战胜齐国的名声，那么各个诸侯国就会来图谋鲁国了。况且鲁卫是兄弟之国，而君王起用吴起，这就是疏远了卫国呀。”于是鲁君不信任吴起，摒弃了他。

吴起这时听说魏文侯贤明，想要事奉他。文侯问李克：“吴起是个什么样的人？”李克回答说：

“吴起贪求功名又喜欢女色，可是带兵打仗就是司马穰苴也不能超过他。”于是魏文侯任吴起为将，让他率兵进攻秦国，夺取了五座城市。

吴公担任将军，和最下级的士兵衣食待遇相同，睡觉不用褥席，行军不乘坐马车，亲自裹带军粮，和士卒分担劳苦。有个士兵长了疮，吴起为他亲口吸吮脓水。那个士兵的母亲听说此事便哭了起来。人们不解地问：“你的儿子只是一个士兵，将军却为他亲口吸出脓水为什么要哭呢？”那位母亲说：“不是这么一回事，以前吴公曾为他的父亲吸过疮，他的父亲出去打仗勇往直前，终于死在敌人手里。吴公今天又来吸他儿子的疮，我还不知道他死在哪个地方哟，所以我要哭呀。”

魏文侯因为吴起会带兵，廉洁公平，受到所有士兵的爱戴，于是派他做西河守，以抵抗秦韩两国。

魏文侯死后，吴起事奉他的儿子武侯。武侯有次乘船沿西河顺流而下，半途上，武侯环顾而对吴起感慨地说：“多么美呀，这险峻坚固的河山，这是我魏国的瑰宝呀！”吴起回答说：“国家的坚固在仁义道德而不在地势险要。以前三苗氏左面据有洞庭湖，右面有鄱阳湖，可是政治上不推行仁义道德，夏禹灭亡了它。夏桀居住的地方，左面有黄

河、济水，右面有泰山、华山，伊阙山在南面，羊肠坂在北面，可是他在政治上不推行仁义道德，商汤王放逐了他。殷纣统治的国家，左面有孟门山，右面有太行山，恒山雄峙在它的北面，黄河流经它的南面，可是他在政治上不推行仁义道德，武王杀了他。从这些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国家的坚固在仁义道德而不在河山的险要。倘若您不推行仁义道德，那么这条船上的人都会成为您的敌人了。”武侯赞叹道：“妙。”

吴起担任西河守时，声名很好。魏国选拔宰相时，却选中田文做了宰相。吴起不高兴，对田文说：“请让我与你比比功劳，可以吗？”田文说：

“可以。”吴起问：“统率三军，让士兵们乐意地为国家而战死，使敌国不敢打魏国的主意，你我比起来谁强？”田文答道：“我不如你。”吴起问：

“管理百官，亲和百姓，充实府库，你我比起来谁强？”田文答道：“我不如你。”吴起问：“防守西河因而秦兵不敢杀进，使韩赵两国附属魏国，你我比起来谁强？”田文答道：“我不如你。”吴起又问：“这三方面，你都在我之下，地位却在我之上，为什么？”田文回答说：“目前君主年幼，国家动荡不安，大臣们不齐心，百姓们不信赖，正当这个时候，国家的大权是托付给你呢？还是托付给

我？”吴起沉思许久，才答道：“当然要托付给你。”田文接着说道：“这就是我为什么位居你之上的原因。”吴起这才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田文。

田文死后，公叔接替相位。他娶了魏国公主为妻，畏忌吴起不服。公叔的仆人说道：“赶走吴起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公叔问道：“用什么办法呢？”公叔的仆人献计道：“吴起为人廉洁而且很重荣誉，你可趁机先对武侯说：‘吴起是个德才兼备的人，可是封给他的侯国太小了，又与强大的秦国接壤，因此我怕吴起没有留魏之心。’武侯倘若问怎么办呢，你就趁机对武侯讲：‘可以用给公主招亲的办法来挽留他作为试探，如果吴起有留在这里的意思，就必然会接受这一要求，如果吴起没有此心就必然会拒绝。用这种办法来考察他。’你于是马上去召吴起与他同回府上，再去激怒公主，让她轻辱你。吴起看见公主鄙薄你，就必然会谢绝娶公主的事情了。”当吴起见到公主侮辱魏国的宰相时，果然谢绝了魏武侯招亲的要求，这样魏武侯就怀疑吴起没有留魏之心，因而不信赖他了。吴起害怕得罪，就离开了魏国，马上到了楚国。

楚悼王平日听说吴起的贤名，因此吴起一到楚国就让他任相职。吴起便申明法度，信赏必罚，裁汰冗官，废除那些疏远的王族们的爵禄，用来抚养

前方的将士。重要的是强兵备战，摒弃那些合纵连横到处奔走的游说之士。于是在南面平定了百越，在北面吞并了陈国蔡国，打退了韩赵魏三国的进攻，向西讨伐秦国。诸侯各国忧虑楚国的强大，因此楚国的贵族都企图谋害吴起。到了楚悼王死时，王室大臣就起来叛乱追杀吴起，吴起逃到悼王的尸体旁，伏在尸体上，追杀吴起的人因为射杀吴起，而同时射中了悼王的尸体。悼王葬后，太子继承了王位，于是命令令尹去杀尽那些射杀吴起却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因为射杀吴起而获罪被灭了族的就有七十多家。

太史公说道：社会上谈论军旅之事，都要引用《孙子》十三篇，和吴起的《兵法》，这些书世上流传甚广，所以不在这里论述了，只论述他们施用于行事中的实迹。人们常说：“能够做的人不一定能说，能够说的人不一定能做。”孙子挫败庞涓所运用的计谋太高明了。可是他却不能使自己早免于断足的苦刑。吴起向魏文侯陈述凭借山河之险不如推行仁德，然而他在楚国行事，却因为残暴狠毒，缺少仁德而导致自己送命丧生，这真是可悲哟！



商君列传

商鞅，本名公孙鞅，因他是卫国人，所以又名卫鞅，后来秦国把商、于等地封给他，因而号称商鞅或商君。本篇主要记述了商鞅在秦国变法图强的业绩。商鞅先是事奉魏相公叔座，得到了赏识。公叔座死后，商鞅由魏入秦，经景太监引见，三次同秦孝公长谈，最后因建议秦国实行“强国之术”打动了秦孝公，得到信用，在秦国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法。商鞅变法的措施十分坚决，上自太子，下至平民，凡是违反新法的一律加以严惩。因此，变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司马迁虽然对商鞅的个人品格不予赞赏，认为他“无资刻薄”，但是，对商鞅变法

的业绩则给予了客观的叙述和正面的肯定，这体现出了一个历史学家对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①，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②，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③。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速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

①庶孽：古代用以指非正妻所生子。或单称“庶子”、“孽子”。 ②刑名之学：指法家学说。刑名，或作形名，本指形体（实际）和名称。法家把“名”引伸为法令、名分、言论等，主张“循名责实，即以言论、名分等督责实际事功，因此称为刑名之学。 ③中庶子：官名，主管公族。

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①！”

公叔即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②，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③，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以王道而未入也④，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⑤，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

①悖（bèi倍）：荒谬。②缪（mù牧）公，即穆公，名任好，春秋前期秦国国君。他在位时，秦国强大，被称为春秋五霸之一。③帝道：五帝之道，即传说的尧舜之道。④王道，儒家推崇的夏、商、周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治国之道，主张以仁义治天下。⑤霸道：与王道相对，指凭借武力、刑法、权势等进行统治的治国之道。

自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知膝之前于席也^①。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②，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③？’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④，恐天下议已。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而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

①膝之前于席：古代以蒲席等为座，膝之前于席，指凑近说话人倾听，两膝向前移出了坐席的边缘。 ②三代：指夏、商、周三代。 ③邑邑：同“悒悒（yì yì）”，苦闷不安的样子。 ④鞅欲变法：王伯祥《史记选》注认为：孝公欲用卫鞅的建议而变更法度，恐人家议论，故卫鞅有“疑行无名…”之谏。所以“欲变法”之上的“鞅”字系承上而误衍。

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①，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②，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③。督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④。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⑤，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⑥，而相牧司连坐^⑦。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

①溺：沉溺，拘泥。 ②两者：指甘龙所讲的“因民而教”和“缘法而治”。 ③五伯：即春秋五霸。 ④夏、殷：这里指夏、殷的末代帝王桀、纣。 ⑤左庶长：秦第十等爵，列第十一级。 ⑥什伍：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 ⑦牧司：互相揭发、监督。

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①。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

^①收孥：古代法律中有连坐，因一人犯法，而拘执其妻室儿女，作为官奴婢，叫收孥。孥：儿子。 ^②家次：家族的等级。

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于是以鞅为大良造^①。将兵围魏安邑^②，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③，秦自雍徙都之^④。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⑤，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⑥，诸侯毕贺。

其明年，齐败魏兵于马陵，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其明年，卫鞅说孝公曰：“秦

①大良造：即大上造，秦爵的第十六级。 ②安邑：相传为夏禹的都城，战国时为魏都。 ③雍：春秋时秦国都城，地在今陕西凤翔县南。 ④冀阙：犹言“魏阙”，宫殿前面的城楼和阙门。 ⑤阡陌：田埂，南北向的叫“阡”，东西向的叫“陌”。 ⑥致胙（zuò）于孝公：把祭祀后的祭肉赐给孝公，为当时周天子尊显诸侯的特典。

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阨之西^①，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叛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②。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于、商十五邑^③，号为商

①领阨：山岭险阨之地，这里指今山西省西南部以东中条山一带。领通“岭”。 ②大梁：战国时魏国都城，地在今河南省开封县。 ③于、商：古邑名。战国时魏地。

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①。赵良见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赵良曰：“仆弗敢愿也。孔丘有言曰：‘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②。’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与？”赵良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若不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③，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

①怨望：怨恨。望，与怨同义。 ②“推贤而戴者进”句：意思是说，推荐贤能之士则爱戴人民的人自会进用，聚集不肖之人于朝廷，那么行王道的人就会自行退去。贤，贤能。不肖，没出息，没本事。戴者，拥护、拥戴的人们。王者，言王道者。 ③戎翟：指秦周边的少数民族。教：教化，风习。

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①？”赵良曰：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②；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士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③。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粥于秦客④，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⑤。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

①五羖(gǔ古)大夫：指百里奚，奚本为虞国大夫，虞国灭亡，奚出逃，为楚人所获，穆公以五张羊皮将其换至秦，委以国政，后辅佐穆公称霸西戎。②狐腋：狐狸腋下的皮毛，用它做衣很轻便暖和。腋，通“腋”。

③墨墨：通“默默”，指群臣缄口不言。④粥：通“鬻(yù玉)”，卖。⑤三置晋国之君：指缪公九年(公元前651)纳晋惠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晋怀公自秦逃归立为君，二十四年(公元前636)纳晋文公。一救楚国

之祸：指缪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1)会晋救楚朝国事。

服。由余闻之^①，款关请见^②。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③，德行施于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④。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峻刑^⑤，是积怨畜祸也^⑥。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今君又左建外易^⑦，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⑧，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⑨，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

①由余：一作繇余。祖先为晋人，逃亡入戎。秦穆公时入秦任上卿，助秦称霸西戎。 ②款：敲，叩。 ③功名藏于府库：古时记功于竹帛，藏于国家的府库以备考。 ④舂：捣米。相杵（xiāng chǔ香础）：这里指舂米的人们在劳作中发出的哼哟声。相，助。杵，捣米的工具。 ⑤峻：通“峻”。 ⑥畜：通“蓄”。 ⑦左建外易：指事情违背常理。左：指失正。外，指失中。 ⑧称寡人：春秋战国时，凡有封地的人都可自称寡人，商鞅封于商地，是封君，故称寡人。 ⑨相鼠：鼠之一种，见人交前足而拱，又称礼鼠。

遄死^①。”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懽而黥公孙贾^②。《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③，持矛而操闑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于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④，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甚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商君弗从。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

①遄(chuán船):速急。 ②祝懽(huān欢):也是太子的师傅。 ③骈胁:肋骨连成一片,指壮士。骖乘(cān shèng参乘):古时指陪乘在车右的人,多作护卫。 ④闑(xi希)戟:长戟。 ⑤捐宾客:谢绝宾客,古时讳言死,以“捐宾客”代指,意思是捐弃人事而死去。

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

“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黽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②，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③！

①车裂：我国古代的一种酷刑，俗称五马分尸，即将头和四肢分系在五辆马车上，马车同时分驰，将肢体撕裂。②开塞耕战书：指《商君书》中的《农战》、《开塞》篇。③有以：自有因由。

商君，是卫国国君的旁支侧出之子。名鞅，姓公孙氏。他的祖先本来是姬姓。卫鞅从小时候就喜欢法家学说，他曾侍奉过魏国的相国公叔座，任中庶子的职务。公叔座知道他贤能，但还没向魏惠王进荐。当公叔座病重时，魏惠王亲自前去探望，并问道：“公叔你的病倘有不测，国家大事将怎么办呢？”公叔回答说：“我手下的中庶子公孙鞅，年纪虽轻，却有奇才，我希望大王将国事交给他而听其治理。”惠王默不作声。惠王临走，公叔座屏退左右从人对惠王说：“大王如果不任用卫鞅，就一定要杀了他，不能让他出境。”惠王答应了后离去。公叔座又召见公孙鞅告诉他说：“刚才大王问起我死之后，谁可担当相国的大任，我举荐了你，从大王的神色看来他不应允我的意见。处在我的位置上，应当先君上，后为臣下。因此我告诉惠王如果不用公孙鞅，应当杀掉他。大王答应了我。你赶快走罢，不然就将被拘捕。”公孙鞅说：“惠王他不听你的话起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最终还是没能逃走。惠王离开公叔座之后，对左右的人说：“公叔病糊涂了，可悲啊，想让我将全国的大事交付公孙鞅，这不是荒谬吗！”

公叔死了之后，公孙鞅听说秦孝公命令在全国范围内访求贤能的人，准备重整缪公的霸业，向东

收复被侵占的土地。于是卫鞅往西进入秦国。他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去求见孝公。孝公见了卫鞅，交谈了许久，孝公不断地打瞌睡，不听他讲话。会见结束后，孝公恼怒地对景监说：“你的客人是荒唐的人，哪里值得任用呢！”景监因此埋怨卫鞅。卫鞅说：“我用尧舜之道开导孝公，他的思想上不能领会这些。”五天以后，景监再向孝公请求接见公孙鞅。卫鞅再次见到孝公，更进一步详论前日之说，但还是不能合乎孝公的意旨。事后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三王之道开导孝公，但他听不进去。请你再引见我。”卫鞅又再见到孝公，这次孝公认为他不错但未任用他。会见结束而卫鞅走后，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不错，可以同他谈话。”卫鞅说：“我用霸道开导孝公，他的意思准备采用了。如果他再接见我，我已知道他的志趣了。”卫鞅再次与孝公会面。孝公与他谈话，不自觉地向前移动双膝凑近公孙鞅。交谈了几天也不厌烦。景监问卫鞅：“你说了些什么打动了我们国君？他高兴得很呢！”卫鞅说：“我建议孝公采用帝王之道治国，才能象三代那样兴盛。但君王说：‘那太遥远了，我不能等待。再说贤明的君王，各自于自己在世时扬名天下，怎么能焦虑地等几十年、上百年来建立帝王的业绩呢？’所以

我用强国的办法来开导孝公，孝公才大为高兴。然而仅凭这一点还难以与殷周的德行功业相媲美。”

孝公起用卫鞅之后，欲用他的建议变更法度，但又顾忌国人议论自己。卫鞅说：“行动犹豫不决的人不可能成名，做事优柔寡断，就建不成功业。再说行事超群的人，本来就要遭受世俗的非难，有独到见解的人，必定为一般人所讥毁。愚蠢的人对已经成功的事情还迷惑不解，有智慧的人事情尚未发生，他就预见到了。不能同老百姓筹谋事业的创始而只能与他们安享事业的成果。讲究高尚德行的人，不迎合旧习俗，建立非常功业的人，不与众人谋划。因此，圣明的贤人只要能强国，就不必要效法过去，只要能利民，就不因循陈规旧法。”孝公说：“说的是。”甘龙说：“不对。圣人不变更民俗而另施教化，有智慧者不改成法而更求致治之方。按照民众的习俗而加以教化，就能不费辛劳而成就功业，依从现行的成法来治理国家，官员熟悉而且民众乐意接受。”卫鞅说：“甘龙所讲的，是世俗的意见。平庸的人满足于旧有的习俗，读书的人沉溺于自己的见闻。凭这两点，做现成的官，拘守旧法是可以的，而不能和他们谈论超出常规的事情。三代的礼法不同而都能治理天下，五伯的法制不同而都能成就霸业；聪明的人制订了法令，愚笨

的人只知道守制遵循。贤明的人变更礼法，没出息的人却拘守礼仪。”杜挚说：“好处不到百倍，就不变更旧法，功效不到十倍，就不改换旧器物。效法古制，可以无过失，遵依礼法，可以无邪恶。”卫鞅说：“治理国家，不必按照一种方法，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必因循故礼。所以汤、武不效法陈规而兴盛，夏、殷不改换礼法却灭亡。背离古道的人无可非议，依照旧礼行事的人不值得称道。”孝公说：“讲得好。”当即任命卫鞅为左庶长，终于制订出变法的条令。

命令居民以什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编制起来，相互监督、犯法不检举则牵连受罚。不告发罪犯的人腰斩，告发罪犯的给予和斩敌人首级一样的奖赏，隐藏罪犯的人，处以与投敌一样的惩罚。民户有男丁二人以上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立了军功的，分别按照功劳大小等级，提升爵位；因私怨而斗殴的，分别依情节的轻重处以大小不同的刑罚。尽力于农业生产、辛勤耕织收获粮食、布匹多的，免除其自身的徭役和赋税。因经商和懒惰而穷困的，一律拘执他们的家室作为奴隶。国君宗族中凡是没有军功记载的，一律不得录入族籍。明确分清尊卑爵位品秩的等级，各按级别来占有田宅。臣妾们的穿着各随主人家的爵位高低

而定，建立了功勋的人显赫荣耀，那些没有功勋的人虽家资富足也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

变法之令已经拟订，尚未公布，公孙鞅惟恐国民不相信变法的措施，于是在都城市井的南门树立三丈长的木头，招募民众中有谁能将它移放到市场的北门，就赏给十金。大家觉得诧异，没有人敢搬。后来又再宣布，“能够移动木头的人赏予五十金。”有一个人移去了木头，立即发给他五十金。以表明守信用，不骗人。随后便颁布变法条令。

在国民中推行法令一周年后，秦国国民中到京师来诉说新令不便的有几千人。此时，太子违犯新法。卫鞅说：“法令得不到普遍执行，就是由于在上的人违反它。”他准备依法处治太子。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对他施刑；于是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加刑，将太子的师傅公孙贾刺面。第二天，秦国国民都开始迅速奉行新令。新法施行了十年以后，秦国国民都十分欢欣，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众勇于投身国家的战事，害怕涉足私人争斗；乡村和都市，秩序井然。当初说法令不好的秦国国民中，又有前来称赞法令好的。卫鞅说：“这都是些扰乱教化的人。”将他们全部迁徙到边城。此后国民中没有再敢议论法令的了。

因此孝公任命卫鞅为大良造，率兵围攻魏国的

安邑城，并迫使它降服于秦。过了三年，卫鞅在咸阳建造高大的魏阙宫室。秦国将都城从雍迁到咸阳。下令禁止国民中父子兄弟不分居生息的情况。合并小的村落、城镇组建为县，设置县令和县丞。共计三十一县。挖开阡陌疆界、建立新的田制，使赋税公平。统一斗、桶、权、衡、丈、尺等计量单位。新法实行四年之后，公子虔又违犯法令，便将他处以割鼻之刑。五年后秦国强盛起来，周天子将祭祀过的肉送给孝公，诸侯纷纷祝贺。

第二年，齐在马陵击败魏兵，俘虏太子申，杀了将军庞涓。次年，卫鞅对孝公说：“魏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好象人患有腹心的疾病一样，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吞灭魏国。为什么呢？因为魏国居于山岭险阨的西面，以安邑为都城，与秦隔河为界，能独揽河、山以东的地利。形势有利，魏国就可以向西侵犯秦国，形势不利，也可以向东扩展地盘。现在凭借君王的贤圣，国家得以昌隆兴盛，而魏国去年却被齐兵打得大败，诸侯纷纷离叛了它，我们现在可以趁此良机进攻魏国。魏国不能与秦抗衡，必然往东迁徙，魏国东迁，秦国就可以凭借黄河和中条山的坚固，东向以制约诸侯，这样就可以成就帝王的大业了。”孝公觉得有理。于是派卫鞅率兵攻打魏国。魏王命公子卬将兵迎击卫鞅。

两军已对峙，卫鞅向魏将公子卬致信说：“我当初本来和公子交好，如今都为两国将兵，实不忍心互相攻杀。我希望与公子直接见面，订立盟约，欢宴后各自罢兵，从而使秦、魏两国相安无事。”魏公子卬认为可以。会盟已毕，设宴饮酒，卫鞅埋伏的精兵袭击并俘虏了魏公子卬，乘机向魏军发起攻击，大破魏军而回。魏惠王因军队屡次被齐、秦击败，国内空虚，国势一天天削弱，恐惧不安，于是派遣使者割让黄河以西的地盘献给秦国，用以媾和。而后魏都迁离安邑，移至大梁。梁惠王说：

“我悔不该不用公叔座的建议。”卫鞅在攻破魏国回师后，秦君将于、商十五邑赏赐给他，因此号称商君。

商君担任秦相十年，宗室贵戚之中多有怨恨他的人。赵良会见商君。商君说：“我通过孟兰皋的介绍得以与你见面，现在我请求同你交好，行吗？”赵良说：“在下不敢有这样的奢望。孔丘说过：‘推荐贤能则拥护者自进，聚集小人则言王道者自去。’我是一个无能的人，所以不敢接受你的命令。我听说：‘不是自己担当的职位而去占据它叫贪图禄位，不是自己应得的名分而谋取它叫贪图虚名。’如果我接受你的情谊，那么恐怕我会背上贪位、贪名的包袱。所以我不敢听从你的命令。”

商君说：“你对我治理秦国感到不满意吗？”赵良说：“能听取不同意见叫做聪，能反躬自省叫做明，能克制自己叫做强。虞舜说过：‘自处卑下的人，是高尚的人。’你如果不遵循虞舜之道，就无须问我啦。”商君说：“当初秦国奉行戎翟的教化，父子之间没有分别，同室而居。现在我更改秦国的教化，而使秦有男女之别，大力修筑宏伟的宫阙，营造得比同鲁国和卫国。你看我治理秦国，比起五羖大夫来谁要强呢？”赵良说：“一千只羊的皮子，抵不上一只狐狸的腋毛，一千个人的随声附和，不如一个人正色直言。周武王由于能听取群臣的直言，所以能使得周昌盛起来。殷纣拒谏而饰非，群臣不敢进言，以致灭亡。你倘若不反对武王那样的行为的话，那么我请求自始至终地讲真话，而你不责怪，行吗？”商君说：“古语已有这样的说法了：‘表面好听的话是虚浮的，中肯切理的话是实在的，使人感到痛苦的批评是治病的良药，博人欢心的甜言蜜语是害人的疾病。’先生如果真肯自始至终地讲真话，则是我治病的良药，我公孙鞅将事奉先生，先生又何必推辞呢？”赵良说：“五羖大夫是楚国的平民。他听说秦缪公贤明，而希望见到缪公，路途中没有费用，便自卖其身于秦人，他身穿粗布短衣，替人家放牛。一年以后，缪公听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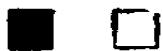
他的才能，将他从牛棚下提拔上来，而安置在万民之上，秦国人不敢怨望这些。他任秦相六七年，向东进攻郑国，三次拥立晋国的国君，一次解救楚国的祸乱；在国内施行教化，并使得巴国也来纳贡。布施恩泽于诸侯，八方戎族都来归服。西戎的由余听说了，也叩开关门，请准投奔。五羖大夫身任秦相，劳累了也不坐车，盛暑也不张用帷盖；在国中巡行的时候，不要随从的车辆，不带防卫的武器；他的勋业已载入国家的史册，而其德行传播于后世。五羖大夫死时，秦国国民都痛苦流涕，儿童因哀伤而不歌唱，舂米的人因哀伤而不打号子。这就是五羖大夫的德行。而如今你见秦王，靠的是宠臣景监作荐主，这不是获取名声的正道；你治理秦国不以百姓利益而行事，却大力营造富丽宏伟的宫阙，这不是真正的建功立业；你对太子的师傅施黥刑，用酷刑来伤害百姓，这是积怨恨、种祸根，以教化导民，比号令更深切有效；而民众仿效君上的行为，也较号令为快速啊。但现在你违反常理树立威权与变革法度，这都是不足为训的。你现在在于、商之地，同封君一样自称寡人，每每绳治秦国的贵族及其子弟。《诗》中说道：‘老鼠尚有体面，人的行为却不守礼，人的行为既不守礼，为什么不快快死去？’照这句诗来看，我不能恭维你

了。公子虔已有八年之久闭门未出，而你又杀祝懽而在公孙贾的脸上刺字。《诗》上说：‘得到人心的会兴盛，失却人心的就会衰败。’以上列举的几件事，都不是得人心的事情。你外出时，后面随从的车有十几辆，随从的车子上都载有披甲的兵卒，力大而训练有素的卫士作为陪乘，手执长矛和交戟的武士坐在两旁的车上并驰前进。这些防卫措施若有一项不具备，你是不会出来的。《书》中说：‘凭借德行的就会昌盛，依仗强力的，必然灭亡。你现在的危险处境就象早晨的露水一样，可你还想延年益寿吗？那么你为何不归还赏赐给你的十五座城邑，隐居在僻静的地方整治园圃，劝告秦王重用隐居山林的贤人，收养无依靠的老人，抚恤无父兄的孤儿，敬重父老兄弟，按照功劳大小奖赏功臣，尊崇有德行的人，若能这样，可以稍微保全自己，而你还要贪恋商、于的富庶，醉心秦国的政教，积累百姓的怨恨，倘若秦王一旦去世而不当政，秦国想收捕你的人，还会少吗？你的败亡顷刻就会到来！’商君没有听从他的劝诫。

五个月后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等人告发商君想要谋反，便派遣刑吏捕捉商君。商君出逃到关下，准备住客舍。客舍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商君，说：“商君颁布的法令，留宿没有凭证的客

人，客舍的主人就是违法犯罪。”商君感慨地叹息到：“唉，制作法令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啊！”他离开秦境，奔往魏国。魏人记恨他欺诈公子卬而率军击破魏师，不接受他居留魏国。商君想逃往别国。魏国人说：“商君是秦国的乱臣，秦国现在强盛，而乱臣逃入我魏国，不把他送回去，是不行的。”于是将商君送入秦国。商君重回秦国后，逃到自己的封邑商地，同封邑中的部属发动邑兵向北出击郑国。秦国派兵攻打商君，在郑国的龟池将他杀了。秦惠王车裂商君以示众，宣称说：“不要象商鞅那样造反！”于是诛灭了商君家族。

太史公评论说：商君是天性刻薄的人，推究他当初想用帝王之道来干求孝公的重用，依仗浅薄的言论，不是他的真意所在。再说他靠的是宠臣的引荐，当得以重用时，便对公子虔施刑，欺骗魏将公子卬，不听取赵良的劝告，也就足以证明商君的刻薄了。我曾经读过商君撰著的《农战》、《开塞》等书篇，书中的思想内容，和他的为人行事相类似。他终于在秦国蒙受不好的名声，真是有原由的啊。



平原君虞卿列传

本篇是平原君和虞卿的合传。平原君赵胜是战国时期以养士著称的四公子之一，作品反映了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矛盾斗争及各国统治者重视游说之士的历史现象。

本篇围绕长平之战，邯郸之围，记叙了平原君和虞卿在坚守合纵，维护赵国利益方面所进行的活动。文中既记载了平原君的平庸无识，以及养士徒有虚名的事实，也肯定了他能听人劝谏，忠于赵国的品格。司马迁赞赏虞卿的真知卓见，坚守合纵不疑，一心维护赵国的坚定立场，对其穷途末路，发愤著书，则深表同情，同时也寄托了作者自己的无限感慨。

本篇在写作艺术上是很有特色的。如写平原君

矫情杀妻，写毛遂自荐，写公孙龙夜见平原君，劝止他的贪功受封，写虞卿、楼缓的斗计等等，都能抓住人物的性格特点，着墨不多，但绘声绘色。

此外，本篇记述了一些游说之士的活动，这些人或以“三寸之舌，强以百万之师”，或是施反间、弄权术，形成当时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平原君赵胜者^①，赵之诸公子也^②。诸子中，胜最贤。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平原君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③，三去相，三复位，封于东武城。

平原君家楼临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④。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门，请曰：“臣闻君之喜士，士不远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贵士而贱

①平原君赵胜：赵武灵王的儿子，赵惠文王的弟弟，因最早的封地在平原（今山东省平原西南），故称为平原君。②诸公子：见《商君列传》注。③惠文王：赵何，武灵王之子，在位三十三年。孝成王：赵丹，惠文王之子，在位二十一年。④躄（bì敝）者：跛子；躄，两腿瘸。槃散，即蹒跚，跛行的样子。

妾也。臣不幸，有罢癯之病^①，而君之后宫临而笑臣，臣愿得笑臣者头。”平原君笑应曰：“诺。”蹇者去，平原君笑曰：“观此竖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终不杀。居岁余，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②。平原君怪之，曰：“胜所以待诸君者未尝敢失礼，而去者何多也？”门下一人前对曰：“以君之不杀笑蹇者，以君为爱色而贱士，士即去耳。”于是平原君乃斩笑蹇者美人头，自造门进蹇者，因谢焉。其后门下乃复稍稍来。是时齐有孟尝，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争相倾以待士。

秦之围邯郸^③，赵使平原君求救，合纵于楚^④，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胜，则善矣；文不能取胜，则歃血于华屋之下^⑤，必

①罢癯（pí lóng皮龙）：指残疾。 ②稍稍：陆续，渐渐。 ③秦之围邯郸：发生在赵孝成王九年，秦取长平后，进围赵邯郸。邯郸，在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 ④合从（zòng纵）于楚：推楚国为盟主，约定东方国家纵向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 ⑤歃（shā啥）血于华屋之下，歃血：古人盟誓时的一种仪式，宰杀牲畜，饮血表示诚意。华屋，朝会或议事的地方。

得定从而还。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门下足矣。”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无以满二十人。门下有毛遂者，前，自赞于平原君曰：

“遂闻君将合纵于楚，约于食客门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愿君即以遂备员而行矣^①。”平原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几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②。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③，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平原君竟与毛遂偕。十九人相与目笑之而未废也。

毛遂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平原君与楚合纵，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十九人谓毛遂曰：“先生

①备员：凑足人数。 ②其末立见：锥子尖立刻就会显露出来。末，指锥子尖，见，同现。 ③蚤：通“早”

上。”毛遂按剑历阶而上，谓平原君曰：

“从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从，日中不决，何也？”楚王谓平原君曰：“客何为者也？”平原君曰：“是胜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与而君言，汝何为者也！”毛遂按剑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县于遂手^①。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②，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先人^③。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纵者为楚，

①县于遂手：掌握在我毛遂手里。县，通“悬”。②持戟：指配备武器的能战之士。③“一战而举鄢郢”三句：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取鄢、郢。第二年，白起烧夷陵（楚先王之墓，在今湖北宜昌东）。实际上是两次战役，毛遂为加重语气，分为一次、二次、三次。

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①！诚若先生之言，谨奉社稷而以从。”毛遂曰：“从定乎？”楚王曰：

“定矣。”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毛遂奉铜槃而跪进之楚王曰：

“王当歃血而定从，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从于殿上。毛遂左手持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与歃此血于堂下。公等碌碌，所谓因人成事者也。”

平原君已定从而归，归至于赵，曰：

“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②。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遂以为上客。

平原君既返赵，楚使春申君将兵赴救赵，魏信陵君亦矫夺晋鄙军往救赵，皆未至。秦急围邯郸。邯郸急，且降，平原君甚

①唯唯：恭敬地连声答应。 ②九鼎：古代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相传夏禹所铸。大吕：乐器名，传国宝器。

患之。邯郸传舍吏子李同说平原君曰：①“君不忧赵亡邪？”平原君曰：“赵亡则胜为虏，何为不忧乎？”李同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后宫以百数，婢妾被绮縠②，余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厌。民困兵尽，或剡木为矛矢③，而君器物钟磬自若。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使赵得全，君何患无有？今君诚能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散以飧士④，士方其危苦之时，易德耳⑤。”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与三千人赴秦军，秦军为之却三十里。亦会楚、魏救至，秦兵遂罢。邯郸复存。李同战死，封其父为李侯。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平原君请封。公孙龙闻之，夜驾见平原君曰：“龙闻

①传舍吏：客馆中管事的人。传舍，古时官方设置的供来往人歇息的住所。李同，原作李谈，司马迁避父讳而改。②被：同“披”。绮縠(hú斛)，丝织品名。③剡(yǎn演)：削。④飧(xiāng享)：款待，犒劳。⑤易德：容易见效，易于施以恩德。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为君请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龙曰：“此甚不可。且王举君而相赵者，非以君之智能为赵国无有也。割东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为有功也，而以国人无勋，乃以君为亲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辞无能，割者不言无功者，亦自以为亲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请封，是亲戚受城而国人计功也^①。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两权：事成，操右券以责^②；事不成，以虚名德君。君必勿听也。”平原君遂不听虞卿。

平原君以赵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孙代，后竟与赵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③，及邹衍过赵言至道^④，乃绌公孙龙。^⑤

虞卿者，游说之士也。蹉跎檐簦说赵孝

①亲戚受城而国人计功：以亲戚身份接受封城，以平常人的身份计算功劳。 ②右券：古代契约分为左右两半，右半为右券，由债主掌握。 ③坚白之辩：古代名家的一种名辩论题。 ④邹衍：齐人，战国时有名的阴阳学家。 ⑤绌：同黜，罢斥。

成王^①。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为赵上卿。故号为卿。

秦赵战于长平，赵不胜，亡一都尉。赵王召楼昌与虞卿曰：“军战不胜，尉复死，寡人使束甲而趋之，何如？”楼昌曰：“无益也，不如发重使为媾^②。”虞卿曰：“昌言媾者，以为不媾军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论秦也，欲破赵之军乎，不邪？”王曰：“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虞卿曰：“王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内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纵，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赵王不听，与平阳君为媾，发郑朱入秦。秦内之。赵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阳君为媾于秦，秦已内郑朱矣，卿以为奚如^③？”虞卿对曰：“王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郑

①蹶躒檐簦（niè qiáo dān dēng 聂敲担登）蹶，踏；躒，草鞋；檐，檐，担，簦，长柄笠，即伞。 ②媾（gòu 构）：媾和。 ③奚如：何如，怎么样。

朱，贵人也，入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应侯果显郑朱以示天下贺战胜者，终不肯媾。长平大败，遂围邯郸，为天下笑。

秦既解邯郸围，而赵王入朝，使赵郝约事于秦，割六县而媾。虞卿谓赵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归乎？”王以其力尚能进，爱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遗余力矣，必以倦而归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来年秦复攻王，王无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赵郝。赵郝曰：“虞卿诚能尽秦力之所至乎？诚知秦力之所不能进，此弹丸之地弗予，令秦来年复攻王，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王曰：“请听子割矣，子能必使来年秦之不复攻我乎？”赵郝对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晋之交于秦，相善也。今秦善韩、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韩、魏也。今臣

为足下解负亲之攻，开关通币，齐交韩、魏，至来年而王独取攻于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韩、魏之后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王以告虞卿。虞卿对曰：“郝言‘不媾，来年秦复攻王，王得毋割其内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复攻也。今虽割六城，何益！来年复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尽之术也，不如无媾。秦虽善攻，不能取六县；赵虽不能守，终不失六城。秦倦而归，兵必罢。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罢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偿于秦也。吾国尚利，孰与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哉？今郝曰‘秦善韩、魏而攻赵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韩、魏也’，是使王岁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尽。来年秦复求割地，王将与之乎？弗与，是弃前功而挑秦祸也；与之，则无地而给之。语曰‘强者善攻，弱者不得守。’今坐而听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赵也。以益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赵，其计故

不止矣。且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

赵王计未定，楼缓从秦来，赵王与楼缓计之，曰：“予秦地如毋予^①，孰吉？”缓辞让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虽然，试言公之私。”楼缓对曰：“王亦闻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于鲁，病死，女子为自杀于房中者二人。其母闻之，弗哭也。其相室曰^②：‘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而是人不随也；今死，而妇人为之自杀者二人，若是者，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也。’故从母言之，是为贤母；从妻言之，是必不免为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今臣新从秦来而言勿予，则非计也；言予之，恐王以为秦也，故不敢对。使臣得为大王计，不如予之。”王曰：“诺。”

虞卿闻之，入见王曰：“此饰说也，王

①如：与……相比。 ②相室：协助处理家事的人，如师傅、保姆之类。相：佐助。

奢勿予①！”楼缓闻之，往见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楼缓。楼缓对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赵构难而天下皆说，何也？曰‘吾且因强而乘弱矣。’今赵兵困于秦，天下之贺战胜者则必尽在于秦矣。故不如亟割地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将因秦之怒，乘赵之弊，瓜分之。赵且亡，何秦之图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愿王以此决之，勿复计也！”

虞卿闻之，往见王，曰：“危哉，楼子之所以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独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而王以六城贿齐。齐，秦之深仇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击秦，齐之听王，不待辞之毕也。则是王失之于齐而取偿于秦也。而齐、赵之深仇可以报矣，而示天下有能为也。王以此发声，兵未窥于境，臣见秦之重贿至赵而反媾

①饰说：虚饰的假话。奢，古慎字。

于王也。从秦为媾，韩、魏闻之，必尽重王，重王，必出重宝以先于王。则是王一举而结三国之亲，而与秦易道也^①。”赵王曰“善。”则使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赵矣。楼缓闻之，亡去。赵于是封虞卿以一城。

居顷之，而魏请为从。赵孝成王召虞卿谋。过平原君^②。平原君曰：“愿卿之论从也。”虞卿入见王。王曰：“魏请为从。”对曰：“魏过。”王曰：“寡人固未之许。”对曰：“王过。”王曰：“魏请从，卿曰魏过；寡人未之许，又曰寡人过，然则从终不可乎？”对曰：“臣闻小国之与大国从事也，有利则大国受其福，有败则小国受其祸。今魏以小国请其祸，而王以大国辞其福，臣故曰‘王过，魏亦过。’窃以为从便。”王曰：“善。”乃合魏为从。

虞卿既以魏齐之故，不重万户侯卿相之

①易道，如同“易地”，是说赵秦双方更换了地位，赵由被动变为主动。②过平原君：虞卿先到平原君家商谈。

印，与魏齐间行^①。卒去赵，困于梁。魏齐已死，不得意，乃著书，上採《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揣摩》、《称号》、《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②。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齐，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人乎？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

平原君赵胜，是赵国的一位公子。在所有公子中，赵胜最有才能。喜欢招揽宾客，宾客来到平原君家的大约有数千人。平原君在赵惠文王和孝成王时分别担任过相，三次离开相位，又三次恢复相位，被分封到东武城。

^①间行：从小道逃亡。 ^②《虞氏春秋》：久已亡佚，《汉书·艺文志》载有十五篇，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一卷。

平原君住宅的高楼临接平民家。平民家有个跛子，蹒跚外出打水。平原君的美妾住在楼上，俯视到了，对着跛子大笑起来。第二天，跛子来到平原君家，对平原君说：“我听说你喜欢招纳士人，士人不远千里来投奔你，是因为你能够尊重士人而轻视宠妾。我不幸患有残疾，但你的后宫宠妾却站在高楼上取笑我，我希望得到取笑我的那个宠妾的头。”平原君笑着回答说：“好吧。”那个跛子走了，平原君笑着说：“看这小子，竟要因为笑一笑的缘故，杀我美妾，不也太过分了吗？”终于没杀她。过了一年多，平原君的食客和门下弟子渐渐地借故辞去，走了一大半。平原君对这事感到很奇怪，说：“我对待大家不曾有失礼的地方，离我而去的人为什么这么多呢？”他门下的一个人上前回答：“因为你不杀那个耻笑跛子的宠妾，以为你爱好美色而薄待士人，因此士人就离去了。”于是平原君就斩下那个取笑跛子的美人的头，亲自登门献给跛子，并请他原谅。此后，原来离去的那些人又陆续归来。当时，齐国有孟尝君，魏国有魏陵君，楚国有春申君，故意互相竞争以厚待士人。

秦国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国派平原君去请求援救，在楚国定合纵之约，打算挑选门客中有勇有谋、文武双全的二十个人陪同前往。平原君说：

“如果不用武力能够完成使命，那就好了，文的不能取胜，那就在朝堂以血盟誓，一定要定下合纵的盟约才回来。随从的人不用到外边去找，在食客门下中挑选就足够了。”选出十九个人，剩下的人没有可挑选的，无法凑够二十人。门人中有个叫毛遂的，径自走到平原君面前，向平原君自荐说：“我听说你要到楚国去订立合纵之约，打算在门下食客中选二十个人陪同前往，不到外边去找人。现在还少一个人，希望你把我毛遂充数前往。”平原君说：“先生到我门下有几 years 了？”毛遂说：“到这里三年了。”平原君说：“大凡贤能的人生活在世上，好比锥子装在口袋里，锥子尖立刻就会显露出来。先生你现在来到我门下已经三年了，左右的人没有称颂过你，我也从未听说过称颂你的话，这说明你没有什么长处。先生没有才能，还是留下来。”毛遂说：“我现在就请你把我装在口袋里。假如我毛遂早被装在口袋里，那么锥柄都会露出来，而不仅仅是它的尖子露出来而已。”平原君终于让毛遂同行。十九个人互相挤眉弄眼嘲笑他，但没有阻止他去。

毛遂将到达楚国的时候，与同行十九人交谈议论，十九个人都很佩服毛遂。平原君与楚王商讨合纵之约，说明这件事的利害关系，从清晨开始商

谈，直到中午不能决定下来。十九个人对毛遂说：

“先生你上去吧！”毛遂按剑拾级而上，对平原君说：“合纵的利和害，三言两语就可以决定，现在从清晨开始商谈合纵之约，到中午还决定不下来，这是为什么？”楚王问平原君：“这个人是要干什么的？”平原君说：“是我的家人。”楚王呵斥道：

“还不下去！我与你的主人讨论问题，你来干什么！”毛遂手按着剑走到楚王面前，说：“大王你呵斥我的缘由，是依仗楚国的人强势众。现在十步之内，大王不得仗恃楚国的强大，你的性命掌握在我手里。我的君长在场，你凭什么斥责我！而且我听说商汤以七十里的地盘而称王天下，周文王以百里的疆域而使诸侯臣服，难道是他们的军队士兵众多吗！实在是能依据有利的形势而发挥了威力。现今楚国疆域方圆五千里，军队百万，这是称霸的凭借。就楚国强大而言，应该是天下无敌了，白起，只不过是是个无能小人，率领几万军队，发兵来打楚国，一战攻拔鄢、郢两城，二战烧了夷陵，三战侮辱大王的祖先。这是世代的深仇，连赵国都以为羞耻，大王却不知羞耻痛恨。合纵是为了楚国，不是为了赵国。当我主人的面，你为什么呵斥我！”楚王连声说：“是啊！是啊！实在应当象先生所说，谨以国家的名义订立纵约。”毛遂说：“合纵的事

可以决定下来了吗？”楚国说：“决定了。”毛遂对楚王左右的人说：“拿鸡、狗、马的血来。”毛遂捧着盛牲血的铜盘，跪着献给楚王，说：“大王应当首先歃血定合纵之盟，接着是我的主人，最后是我。”于是在殿堂上决定了合纵。毛遂左手拿着盛血的铜盘，右手招呼十九个门客说：“你们大家在堂下歃血。你们这些人碌碌无为，不过是依赖别人成就事功的那种人。”

平原君签订了合纵盟约而返回，回到赵国后，说：“我再不敢品评士人了。我品评过的士人多说有上千人，少说也有几百，自以为没有埋没天下有识之士，这次却把毛先生漏掉了。毛先生一到楚国，就使赵国的地位比九鼎大钟还要贵重，毛先生的三寸之舌，胜过百万军队，我再也不敢品评士人了。”于是待毛遂为上等客人。

平原君已回到赵国，楚国派春申君率兵来救赵国，魏国信陵君也假传王命夺取了晋鄙统帅的军队前来救赵，但都未到达。秦国加紧围困邯郸。邯郸情况危急，将要投降了，平原君十分忧虑。邯郸馆舍管事官吏的儿子李谈对平原君说：“难道你不担心赵国灭亡吗？”平原君说：“赵国灭亡则我赵胜成为俘虏，怎么不担心？”李谈说：“邯郸的老百姓，用死人骨头当柴烧，互相交换孩子充饥，可以

说是危急万分了，相反，你的姬妾美人却数以百计，她们穿着绶缪绸缎，细粮和肉吃不完，老百姓连粗布短衣也穿不上，糟糠都吃不饱。百姓穷困、武器用完，有人削尖木棍当武器，相反你仍照旧安享器物钟磬。假如秦攻破赵国，您哪里还能这样？如果能保全赵国，你还用担心什么没有！现在你如果能让夫人以下都编入军队，也和别人一样共同劳动、操练，把家里的财产拿出来犒赏士人，士人们正当危急困苦的关头，容易使他们感恩戴德。”于是平原君采纳了李谈的建议，得到了三千名不怕死的勇士。李谈于是与三千勇士冲向秦军，秦军因此退却了三十里。正巧楚魏救兵也到了，秦军于是撤走了。邯郸又保住了。李谈战死了，封他父亲为李侯。

虞卿打算以平原君请信陵君救赵保住了邯郸为理由，替平原君请求加封食邑。公孙龙听说这件事，连夜驾车来见平原君，说：“我听说虞卿打算因（请）信陵君保住了邯郸而为你请封，有这件事吗？”平原君说：“有这件事。”公孙龙说：“这绝对不行。赵王提拔你当赵国的相，并不是说象你这样有能力、才智的人赵国没有；划出东武城封给你，不等于说你有功，别人没功，那是因为你是赵王亲属的缘故。你接受相印不以无能推辞，接受封

地不说自己无功，大概也自以为是国王亲属的缘故吧。现在因为信陵君救赵邯郸又来请求封地，这不是平时以亲属身份接受封地，现在却以普通人身分来计算功劳么。这是绝对不行的。况且虞卿占住了两面讨好的口实：这件事办成了，他可以象债主一样手持债券向平原君讨取报酬；这件事没办成，他也会以曾经建议为你请封的缘故博取你的好感。你一定不要听他的！”平原君于是没有听虞卿的。

平原君死于赵孝成王十五年。子孙世代袭封为平原君，一直到赵国灭亡。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擅长辨析名实关系的坚白论。等到邹衍路过赵国宣传更高明的学说，才罢免、疏远了公孙龙。

虞卿是到处游说的说客。他穿着草鞋、扛把雨伞前往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见面，赏他黄金百镒，白璧一双。第二次见面，封为赵国上卿。所以号称虞卿。

秦国、赵国在长平交战，赵国战败，都尉无一幸免。赵国把楼昌和虞卿叫来，说：“军队战败，都尉又都战死，我想裹甲而冲向敌阵，你们看怎么样？”楼昌说：“没有益处，不如派遣重要使臣去求和。”虞卿说：“楼昌说讲和，认为不求和，军队一定会惨败。但掌握媾和与否的主动权在秦国。再说大王估计一下秦国的目的，是想击破赵军，还

是相反呢？”赵王说：“秦国不遗余力，必定是打算击破赵军。”虞卿说：“大王你听我的，派使者带厚礼去联络楚、魏，楚、魏想得到大王的厚礼，一定接纳我国的使者。我使节入楚、魏，秦必定疑心各国合纵，就一定会害怕。这样一来，讲和就是可行的了。”赵王不听，和平阳君赵豹决定求和，先遣信使郑朱前往秦国。秦接纳了郑朱。赵王把虞卿叫来，说：“我派平阳君到秦国去求和，秦已接纳了郑朱，你认为怎么样？”虞卿回答说：“大王实现不了求和，军队一定会被击破。到时候各国都会到秦国去祝贺胜利。郑朱，是赵国的显贵，他去秦。秦王和范雎必然借重郑朱的身分来宣扬赵国求和的事，以此向诸侯示威。楚、魏因为赵向秦求和，一定不来救大王。秦知道各国不援救大王，和局就不能得以实现。”范雎果然将郑朱在各国祝贺战胜的使者面前张扬了一番，终于没答应讲和。长平之战大败赵军，于是进围邯郸，赵王被各国所耻笑。

秦已经解除了对邯郸的包围，赵王派使者去朝见秦王，派赵郝与秦约定赵国服从秦国，割让六县的地方以求和。虞卿对赵王曰：“秦攻打大王，是因为军队疲惫而归吗？大王你认为秦军的力量还能进攻，只是因为怜悯你不进攻吗？”赵王说：“秦

攻打我们，是不遗余力了，当然是疲惫而退兵了。”虞卿说：“秦国用全部力量攻打它不能得到的地方，疲惫而退兵，大王却将他们全力以赴而没有得到的地方奉送给他们，这是帮助秦国来攻打自己。明年秦又会来攻击大王，大王就没有救了。”赵王把虞卿的话告诉了赵郝，赵郝说：“虞卿真的能够摸清秦国兵力能攻取的地方么？真的摸清秦兵不能攻取的地方，而这区区六县之地又不给，假使秦明年又来攻打我们，大王能不割六县以内的地方求和吗？”赵王说：“那就听你的割让吧，你能保证明年秦不再来进攻我们吗？”赵郝回答说：“这个我不敢担保。早先韩、赵、魏三国和秦结交，彼此相好。现在秦和韩、魏相好而攻打赵国，说明大王事奉秦国一定不如韩、魏。现在我为你解除因背负秦国而招来的攻击，开放边关，礼尚往来，与秦修好和韩、魏相同，到明年大王单单招致秦国的进攻，这一定是大王事奉秦不如韩、魏的缘故。这不是我所敢于担保的。”

赵王把这件事告诉了虞卿。虞卿说：“赵郝说‘不讲和，明年秦再来进攻赵，大王能不割六县以内的地方而求和吗？’现在讲和，他又说不能担保秦不再来进攻，现在我们虽割让六城，有什么用处！来年再来进攻，又要割让他们力量所不能得到

的地方去求和，这是自取灭亡的办法，不如不讲和。秦军虽然善于进攻，却不一定能夺取六县。赵军虽然不能守，最后不一定丢掉六城。秦军疲倦而退兵，士兵一定疲劳。我们豁出六座城去拉拢各国诸侯，进攻疲惫的秦国，这样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可以从秦得到补偿。我国得利，比白白地割让土地，削弱自己来使秦强大哪样好些？现在赵郝说‘秦对韩、魏关系好而攻打赵国，必定是大王服事秦国不如韩、魏’，这是让大王每年用六座城来奉献秦国，坐等赵城割让干净。以后秦再来要求割地，大王打算给它吗？不给，是尽弃前功，重新挑起秦来攻打的祸患。给呢，没有地方可给了。常言道：‘强者善攻，弱者不能守’。现在我们被动地听凭秦的摆布，秦军不疲劳却能够多得地，这样做是强大秦国而削弱赵国。日益强大的秦国宰割日趋衰弱的赵国，他们割占土地的念头势必没有止境。何况，大王的土地有限，而秦国的贪欲无穷，用有限的土地供给无穷的贪欲，发展下去赵一定会灭亡的。”

赵王没拿定主意，楼缓从秦国回来了，赵王和楼缓商量这件事，说：“给秦土地或不给，哪种做法更好？”楼缓推辞说：“这不是我能够弄清的事情。”赵王说：“虽是这么说，你还是说说你个人

的意见吧。”楼缓回答说：“大王也听说过那公甫文伯的母亲吗？公甫文伯在鲁国作官，病死了，两个女子为他在房内自杀。他母亲听到这个消息，不哭。她家的佣人说道：‘哪有儿子死了而不哭的？’他母亲说：‘孔子是很有德行的人，被鲁国驱逐，这人不追随他；现在他死了，却有两个女人为他自杀。如此看来，他一定对德高望重的人不尊重，而对女人却很亲近。’所以就母亲的角度来说，她是个贤慧的母亲，就妻子的角度来说，她就一定被认为是个嫉妒嫉的妻子。因此同一句话，说话的人不同，看法就不一样。现在我刚刚从秦国归来，说不给，那不是办法；说给它，恐怕大王以为我是为秦国着想，所以不敢回答。如果让我替大王考虑，我看不如给它。”赵王说：“好吧。”

虞卿听说这件事，前来见赵王，说：“这是假话，大王一定要谨慎，切不可给它！”楼缓听说，也来见赵王。赵王又把虞卿的话告诉了楼缓，楼缓回答说：“不对。虞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赵结怨，诸侯都高兴，为什么呢？他们都想‘我可以利用强的一方趁势去欺侮弱的一方。’现在赵兵被秦包围，各国祝贺战胜的人一定都在秦国。所以不如赶快割地求和，让各国疑心秦、赵之间的关系和好，并可安慰、讨好秦国。不这样，各国就会利

用秦国的盛怒，趁着赵国的疲弱，共同瓜分赵国。赵国灭亡了，还能够图谋秦国的什么呢？所以我说虞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希望大王就这样定下来，不要再商量了。”

虞卿听说这件事，前来见赵王，说：“危险啊，楼缓为秦效劳的主意，这是使各国更加疑心赵与秦的关系好，哪里是什么讨好秦国？为什么单单不说这样做是在诸侯各国面前暴露赵国的弱点？何况我说的不割给秦国城池，并不是说不给就算了。秦国向大王索取六城，你把六城送给齐国。齐、秦二国相互之间有深仇大恨，齐国得到你的六座城，和我们合力西向攻打秦国，齐国听从你的建议，不等你的话说完就会答应下来。这样做大王对于齐而言是失去六城，但可从联齐攻秦中得到报偿。同时齐、赵两国的深仇都可以报了，又能向各国显示赵国是有能力有作为的。大王把齐、赵交好的风声宣扬出去，等不到齐、赵的兵马接近秦国边境，我想，秦就会派使者用厚礼到赵国来反而向你求和。你答应秦国的讲和要求，韩、魏听说，一定会看重大王。看重你，一定会献出珍贵的宝物来和你结好。这样做大王可以一举同三国缔结友好关系，我们与秦也便变换了主动与被动的地位。”赵王说：“好！”就派虞卿东见齐王，和齐王商议共同对付

秦国。虞卿还没从齐国回来，秦国的使者已经到了赵国。楼缓听说这事，就溜走了。于是赵王封给虞卿一座城。

过了不久，魏国来请求订立纵约。赵孝成王叫虞卿来商量。虞卿先到平原君家。平原君说：“希望你赞同合纵。”虞卿去见赵王，赵王说，“魏国请求合纵。”虞卿回答说：“魏国错了。”赵王说：“我也根本没答应。”虞卿说：“大王错了。”赵王说：“魏来请求合纵，你说魏错了，我没应允，你又说我错了，难道合纵是无论如何不行吗？”虞卿说：“我听说小国和强国打交道，有好处就是大国受益，有害处就是小国受害。现在魏以小国的身分来领祸，而大王以强国的身分去辞福，所以我说‘大王错，魏也错。’我个人认为合纵对赵国有利。”赵王说：“好。”便和魏合纵。

虞卿因为魏齐的缘故，不在乎万户侯卿相的地位、官职，和魏齐从小道逃亡。终于离开赵国，困居于魏国的梁。魏齐死后，虞卿精神上受到打击，于是著书立说，上参考《春秋》，下考察近代，写了《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共有八篇。批评当时政治的得失，后世流传称为《虞氏春秋》。

太史公说：平原君，风度翩翩，是乱世的贤

公子。但不识大局。俗话说：“利令智昏”，平原君听信冯亭的邪说贪图小利，致使赵国军队在长平之战中损失四十多万，邯郸差点灭亡。虞卿预料事物，盘算利害，为赵国出谋划策，是多么精明啊！等到不忍心魏齐，眼看着他自东而潦倒，平庸的人尚且知道这是不可取的，何况贤明的人呢？但是虞卿如果不经历这穷愁潦倒，也不可能著书以传名于后世。



魏公子列传

魏公子即信陵君，他是司马迁精心刻画的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着作者的社会政治理想。本篇着意描述了信陵君的礼贤下士，其中用了许多笔墨来写信陵君不顾众人讥笑，厚待隐士侯嬴和屠夫朱亥，显示了信陵君宽和谦逊、卓有远见的政治家风度。作者又通过对信陵君在赵国结识隐迹于赌徒和卖浆人中的毛公、薛公的描写，来衬托作为有名的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的目光短浅。侯嬴、朱亥、毛公、薛公这些身居下层社会而有真本事的人，在关键时刻都能帮助信陵君建功立业。

本篇的另一主题是歌颂侯嬴等人“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立身处世的道德价值观念的一部分，今天的读者，对此应当

批判地加以分析。

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异母弟也^①。昭王薨^②，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③。是时范雎亡魏相秦^④，以怨魏齐故，秦兵围大梁^⑤，破魏华阳下军，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

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

公子与魏王博^⑥，而北境传举烽^⑦，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

①魏昭王：名连，公元前295—277年在位。魏安釐（xī洗）王：名圉，公元前276—243年在位。②薨（hōng轰）：古时称诸侯死叫“薨”。③信陵：魏邑，在今河南省宁陵县西。④范雎：战国时魏人，为须贾所诬，被魏齐使人笞击折胁。后化名张禄，逃到秦国，任秦相，封应侯。⑤大梁：魏都，在今河南省开封市。⑥博：博棋，赌棋。⑦举烽：举烽火，古代以烽火发警报。

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①，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

魏有隐士曰侯嬴^②，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③。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④，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⑤，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⑥。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⑦，与其客语，微察

①深：一本作“探”，即探听。 ②隐士：隐居起来不愿当客从政的士人。 ③夷门监者：监守东门的役吏。夷门，大梁有十二个城门，东门叫夷门。 ④虚左：指留出车上左边的座位。古代以左边为尊贵，虚左以待客人，是表示客气、恭敬。 ⑤摄敝衣冠：整理破旧的衣冠。摄：整顿，整理。 ⑥执辔（pèi配）：指驾车。辔：驾驭牲口的缰绳。 ⑦俾倪（bì nǐ必逆）：通“睥睨”，斜视。

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轡。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座，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于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

侯生谓公子曰：“臣所过屠者朱亥，此子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公子往数请之，朱亥故不复谢。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①，又进兵围邯郸。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②，请救于

^①长平：在今山西高平西北。 ^②遗（wèi 卫）：给。

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①：“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②，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③，让魏公子曰：“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④，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

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辞决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公子行数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

①秦王：这里指秦昭王，公元前306年至公元前251年在位。 ②邺：故城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 ③冠，冠冕；盖，车盖。 ④度（duó夺），估计，料想。

而侯生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复引车还问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虎^①，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公子再拜，因问。侯生乃屏人间语，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②，而如姬最幸^③，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

①馁（něi内第三声）：饿。 ②兵符：符是古代作为凭证的信物，上刻文字、花纹，从中间剖分为二券，有关双方各取一券，合券以验真假。用于军事上授受领兵权及调发军队的符叫兵符。兵符往往用金属铸成虎形，因而也叫虎符。 ③如姬：魏王的宠姬。

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国家。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晋鄙哂喑宿将①，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于是公子请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来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与公子俱。公子过谢侯生。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以送公子。”公子遂行。

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勒兵下令军中曰：“父

①哂喑（huò zé霍责）：大笑大叫，指呼喝有威势。

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赵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负箠矢为公子先引^①。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当此之时，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②。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向自刭。

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矫杀晋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赵，使将将其军归魏，而公子独与客留赵。赵孝成王德公子之矫夺晋鄙兵而存赵，乃与平原君计，以五城封公子。公子闻之，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

①箠（lǎn兰）：盛箭的筒袋。 ②人：这里指魏公子信陵君。

也。”于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赵王埽除自迎^①，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②。公子侧行辞让，从东阶上。自言罪过，以负于魏，无功于赵。赵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献五城，以公子退让也。公子竟留赵。赵王以鄯为公子汤沐邑^③，魏亦复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赵。

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公子欲见两人，两人自匿不肯见公子。公子闻所在，乃间步往从此两人游，甚欢。平原君闻之，谓其夫人曰：“始吾闻夫人弟公子天下无双，今吾闻之，乃妄从博徒卖浆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谢夫人去，曰：“始吾闻平原君贤，故负魏王而救赵，以称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不求士也。无忌自在大梁时，尝闻此两人贤，至赵，恐不得见。以无

①埽：同扫。 ②西阶：古代升堂礼节，主人从东阶上，宾客从西阶上。 ③鄯(hào号)：今河北省高邑县。汤沐邑：本是古代天子赐给诸侯作来朝见时斋戒自洁的地方，这里指用于供养生活的取资地。

忌从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为羞。其不足从游！”乃装为去。夫人具以语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谢，固留公子。平原君门下闻之，半去平原君归公子。天下士复往归公子，公子倾平原君客。

公子留赵十年不归。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请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诫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宾客皆背魏之赵，莫敢劝公子归。毛公、薛公两人往见公子曰：“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语未及卒，公子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①。

魏王见公子，相与泣，而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遂将。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②，走蒙

①趣（cù促）：急促。 ②五国：指赵、齐、楚、燕、韩。

骜^①。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②。

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应之。”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后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其岁，魏安釐王亦薨。

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③。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④，屠大梁。

①蒙骜：秦国上卿，蒙恬的祖父。 ②《魏公子兵法》：《汉书·艺文志》载有《魏公子》二十一篇，已亡佚。 ③东郡：包括今河北省东南部和山东省西部一带。 ④十八岁而虏魏王：公元前225年，秦灭魏，俘虏魏王假，上距魏公子死为十八年。

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①，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魏公子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魏安釐王的同父异母弟弟。昭王死后，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这时范雎从魏国逃亡到秦国，做了秦国的丞相，因怨恨魏齐的缘故，秦国的军队包围了魏都大梁，在华阳山打垮了魏国的下军，芒卯因战败逃走了，魏王和公子都在担心这件事。

公子为人仁义，待士谦恭，士人不论是贤能的还是不贤能的，他都谦虚有礼貌地去结交他们，不敢以自己的富贵轻慢士人。因此，方圆几千里的士

^①岩穴：山洞。这里指隐士居住的处所。

人都争着投奔他，一共招徕了食客三千人。当时，诸侯因见公子贤能，门下食客众多，十几年不敢对魏用兵。

有一次，公子和魏王赌棋，北部边境发出了告警的烽火，传信说：“赵国军队来侵犯，马上就要进入魏国国境。”魏王丢下棋子，准备召见大臣商量迎敌。公子阻止魏王说：“赵王只不过是出来打猎罢了，并非来攻打我们。”于是，他们照旧下棋。魏王很害怕，下棋时心不在焉。一会儿，又从北方传信来说：“赵王只是出来打猎，并不是来袭击我们。”魏王听了大为惊奇，对公子说：“你怎么知道赵王是出来打猎而不是来袭击我们？”公子说：“我的门客中有人能洞悉赵王的隐秘，赵王的一举一动，他立即就来报告我，我因此知道赵王的行动。”自此以后，魏王害怕公子的贤能，不敢把国家大事交给公子。

魏国有一位隐士叫侯嬴，年纪七十岁了，家境贫寒，做大梁城东门的看门人。公子听说他的为人，前去访问，想送厚礼给他。侯嬴不肯接受，说道：“我修养品德，检点行为已有几十年了，总不能因看守城门生活穷困的缘故而接受你的财物。”公子于是就摆酒席大宴宾客。宾客都已入席，公子却带着随从车马，留出车上左边尊贵的座位，亲自

去迎接东城门的侯嬴。侯嬴整理了一下破旧的衣帽，径直上车坐到公子的上首座位上，毫不推辞，想借此来考察公子的态度。公子拿着缰绳，显得更加恭敬。侯嬴又对公子说：“我有个朋友在集市上的屠宰场，我想委屈你的车马经过那个地方。”公子驱车进入市场，侯嬴跳下车去看他的朋友朱亥，瞟着公子，故意长时间地站在那里，和朱亥说话，暗中观察公子。公子脸上的神色更加谦和。就在这个时候，魏国的将相宗室宾客们坐满堂上，等候公子来开始宴饮。市上的人都看着公子为侯嬴驾车。公子的随从都私下骂侯嬴。侯嬴见公子神色始终不变，就和朋友告辞，上了车。到了公子家里，公子请侯嬴坐到上首的坐位上，用赞美的话把侯嬴介绍给在座的客人，在座的宾客都大吃一惊。酒喝到正高兴时，公子站了起来，到侯嬴面前敬酒祝福。侯嬴于是对公子说：“我今天难为公子也够了。我不过是城东门的一个看门人，委屈公子驾车，在大庭广众中亲自来迎接我，我本不应去拜访朋友，如今公子竟同我去拜访他。然而我是想成就公子的美名，所以让你的车马在市中久候，以拜访朋友来观察公子的度量，而公子的神色却显得更加恭敬。市上的人都认为我是小人，而认为公子德行高，能礼贤下士。”宴饮完毕，侯嬴于是被拜为上客。

侯嬴对公子说：“我所访问的屠夫朱亥，是个贤人，世人都不了解他，所以隐身在屠宰场中。”公子好几次前去拜访朱亥，朱亥故意不答谢，公子对朱亥的行径感到很奇怪。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在长平大败赵军之后，又进兵包围邯郸。公子的姐姐是赵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的夫人，她接连几次写信给魏王和公子，向他们求救。魏王派将军晋鄙率兵十万前往救赵。秦王派人对魏王说：“我进攻赵国，早晚之间就将攻克，诸侯有敢出兵救赵的，我们拔取赵国后，必定移师首先攻打它。”魏王听了很害怕，派人去告诉晋鄙，让他停止前进，把军队驻扎在邲，名义上说是救赵，实际上是保持与秦、赵两方的接触以进行观望。平原君的使者络绎不绝地来到魏国，责备公子说：“我平原君之所以高攀而和魏国联姻，都是因为仰慕公子的高尚道义，能在困难的时候解救别人，现在邯郸城早晚就要投降秦国了，而魏国的救兵却不来，哪里表现得公子能够急人之难呢？再说，公子纵然看不起我，抛弃我，让我投降秦国，难道能不怜惜你的姐姐吗？”公子很担心这件事，多次请求魏王，门客们也想方设法劝魏王救赵。魏王畏惧秦国，始终不答应公子的请求。公子自己估计终归得不到魏王的允许，决计不独自苟活而使赵

国灭亡，于是请求宾客，凑集了一百多辆车子，想带着门下宾客冲向秦军，和赵国同归于尽。

经过大梁东门时，公子去拜见侯嬴，把自己要去和秦军拚死的情况都详尽地告诉了侯嬴。说完就道别而去，侯嬴说：“公子好自为之，我这老头子不能跟随你去了。”公子走了几里路，心里很不愉快，心想：“我对待侯老先生够周到了，天下的人没有谁不知道的，现在我将要赴死，侯老先生却没有一言半语的临别赠言，我难道有什么差错！”公子又回车去访问侯嬴。侯嬴笑着说：“我本来就知道你会回来的。公子你喜欢养士，名闻天下，现在有危难，没有别的办法，却只想和秦军拚命，这就好象投肉给饿虎，有什么用处呢！还哪里用得着宾客？但公子待我很好，公子赴死地而我却不送你，因此我知道你恨我一定会回来的。”公子对侯嬴拜了两拜，向他请教。侯嬴于是屏退旁人，悄悄地对公子说：“我听说调动晋鄙军队的兵符常常放在魏王的卧室内，如姬最受魏王的宠爱，她能出入魏王的卧室，有条件窃取兵符。我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了，如姬把仇恨积蓄在心里已有三年时间了，从国王到群臣，都想为她报杀父之仇，但都没能实现。如姬为此向公子哭泣，公子派门客砍下了她仇人的头，敬献给如姬。如姬愿为公子效死，没什么

推辞，只是报答无门罢了。公子如果真的开口请她帮助，她一定会答应，这样就会得到调兵的虎符，夺过晋鄙的军队，向北救赵，向西击退秦军，这是可以和五霸相比的功勋啊！”公子听从了侯赢的计策去请求如姬，如姬果然盗取了调遣晋鄙军队的虎符，把它交给公子。

公子临行时，侯赢对公子说：“将帅出兵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这样做有利于国家。公子即使合了虎符，如果晋鄙不把兵权交给公子而重向魏王请示，那么事情就败露了。我的朋友屠夫朱亥可以同去，这人是个大力士。晋鄙听从公子，那再好不过了；如果他不听从，你可以让朱亥杀了他。”这时公子哭了起来，侯赢说：“公子怕死吗？为什么哭呢？”公子说：“晋鄙是个叱咤风云的老将，我去取代他，他恐怕不会听从，这样，就必然要杀了他，我因此而哭泣，哪里是怕死啊！”于是，公子去邀请朱亥同行。朱亥笑着说：“我不过是市场上操刀宰牲的屠夫，但公子却亲自屡次来问候我，我所以不报答你的原因，是因为小礼答谢没有什么用。现在公子有危难，正是我报效你的时候。”于是朱亥就与公子一起去了。公子经过侯赢之门向他告辞，侯赢说：“我本应跟随你去，但年老了，无能为力，我计算公子的行期，公子到达晋鄙军中的

那一天，我就向北自刎来报谢公子。”于是，公子就上路了。

到达邺地，公子假传魏王的命令，去代晋鄙领兵。晋鄙核对了虎符，心里很疑惑，他举起手对公子说：“现在我率领十万人马屯扎在边境上，这是国家的重任，现在你单身来接替我这重任，这是怎么回事呢？”晋鄙不打算听从，朱亥抽出藏在衣袖中的四十斤重的铁椎，椎杀了晋鄙。于是，公子就取得了对晋鄙军的指挥权。公子检阅部队，对军队下令说：“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去。兄弟都在军中的，兄长回去。独子没有兄弟的，回去供养父母。”得到精选的士卒八万人，进兵袭击秦军。秦军解围而去，这样就救下了邯郸，保存了赵国。赵王和平原君都亲自到边界去迎接公子，平原君背了弓箭、箭袋在前面引路。赵王对公子连施两拜，说：“自古至今的贤人都没有比得上公子的。”这时，平原君自愧，不敢与公子相比。公子与侯嬴诀别，到晋鄙军中后，侯嬴果然面向北方自杀身死。

魏王对公子盗窃兵符，假托命令杀死晋鄙非常愤怒，公子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已经击退秦军，保存了赵国之后，公子就派一将军率领原晋鄙的军队回魏国，公子只和他的门客留在赵国。赵孝成王感激公子假传命令夺取晋鄙军队而使赵国免于灭亡，

就和平原君商量，把五座城封给公子。公子听说后，心中骄傲而流露出一自以为有功的神色。门客中有人对公子进言说：“事物有不可忘记的，也有不可不忘记的。别人给过你好处，你不可以忘记；你对别人有过好处，希望你忘了它。况且假称魏王命令，夺取晋鄙的军队来救赵国，对于赵国来说是有功的，对于魏国来说就不是忠臣了。现在公子却认为有功而自骄，我个人认为这是公子所不足取的。”于是公子立即自责，好象无地自容一样。赵王洒扫清道，亲自迎接公子，行主人的礼节，引路请公子从西阶上堂。公子侧身走着推让，从东阶上去。自言有罪过，称有负于魏王，无功于赵国。赵王陪公子饮酒一直到天黑，因为公子谦让，不便说出把五座城封给公子。公子最后留在赵国，赵王把鄴封给公子作为汤沐邑，魏王也仍把信陵地方的赋税收入送给公子。公子留在了赵国。

公子听说赵国有处士毛公避居于博徒之中，薛公隐藏在卖酒浆的人家，公子想见他们二人，两人都躲藏起来不想面见公子。公子得知他们躲藏的地方，就悄悄地步行到那里去和他们交游，相处得很融洽。平原君听到这事，对他夫人说：“我原听说你弟弟是天下无双的豪杰，现在我听说他轻妄地和赌徒、卖酒浆的人交游，公子不过是个轻浮的人罢

了。”夫人把这话告诉公子。公子于是辞别夫人准备离去，对她说：“从前我听说平原君贤明，所以辜负魏王而解救赵国，以此来满足他平原君的心愿。平原君的交游，不过是豪放的举动罢了，不是要真的求得士人。我还在大梁时，就常听说这两人贤明，到赵国后，唯恐不能见到他们。以我魏无忌主动去和他们交游，还担心他们不愿和我交往，现在平原君却以为羞耻。看来真不值得和他交游。”于是整理行装，准备离开赵国。平原君夫人把这些都告诉了平原君。平原君赶忙前往脱帽道歉，一再挽留公子。平原君的门客听到这件事后，有一半人离开平原君而投奔公子。天下的士人也多去投奔公子。公子把平原君的门客都吸引过来了。

公子留在赵国十年不返回魏国。秦国听说公子在赵国，日夜出兵向东攻打魏国。魏王对此感到担忧，派使者去请公子回国。公子怕魏王还忌恨自己，就告诫他的门客说：“有敢为魏王的使者通报的，处死。”公子原来的门客都是背离魏国而来到赵国的，没有人敢劝说公子回魏国。毛公、彭公两人前去见公子，对公子说：“公子之所以这样被赵王重视，名闻诸侯，只是因为魏国的存在，现在秦国攻打魏国，魏国危急而公子却无动于衷，假使秦攻破了大梁城，平毁了魏国先王的祖庙，那么公

子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下？”话还没说完，公子的脸色立刻变了，赶忙吩咐驾车的人，准备车马，回去救魏国。

魏王见到公子，互相面对着流泪，魏王把上将军的大印交给公子，公子于是率军。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派人把自己做了上将军一事遍告诸侯各国。诸侯各国听说公子为上将军，各派遣将领领兵前来救魏。公子率五国的军队在河外打败秦军，使秦将蒙骜败走。于是乘胜追赶秦军至函谷关，压制秦兵，秦兵不敢出关。就在这个时候，公子威振天下，诸侯的门客进献兵法，公子便在这些兵法上都写上自己的名字，所以世间就称它为《魏公子兵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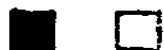
秦王很忧虑这种状况，就动用了一万斤金，在魏国访求晋鄙的门客，让他们在魏王面前诽谤公子说：“公子流亡在外十年，如今做了魏国的上将军，诸侯的将领都从属他，诸侯各国只听说有魏公子，没有人知道还有魏王。公子也想趁这机会即位为王，诸侯各国畏惧公子的威望，正想要共同拥立他。”秦国屡次使用反间计，假装来祝贺公子，问公子做了魏王没有。魏王每天都听到诽谤公子的话，不能不信，后来果然派人取代公子领兵。公子知道自己又一次因为被人诽谤诋毁而免职，于是便

托病不上朝，和宾客们通宵达旦地饮醇酒，经常和美女厮混。这样昼夜饮酒作乐有四年，终因酒病而死。这一年，魏安釐王也去世了。

秦国听说公子死了，派蒙骜攻打魏国，攻陷二十座城，开始设置东郡。后来秦国逐步蚕食魏国，十八年后俘虏了魏王，并屠杀了大梁城里的军民。

汉高祖当初年轻位卑时，多次听说魏公子贤明。到他即位称帝后，每次路过大梁，常去祭祀公子。高祖十二年，高祖从击破黥布的战事中回来，为公子安置五户人家看守坟墓，让他们世世代代于每年四季祭日祭祀公子。

太史公说：我曾去过大梁城的遗址，向那里的人访寻所谓夷门的地点，原来夷门就是大梁城的东门。诸侯各国公子中也有喜欢养士的，但信陵君能够结交山林间的隐士，不耻下交，是有原由的啊。公子的名望在诸侯之上，不是虚夸的。汉高祖每次路过大梁时，都要那里的人年年供奉祭祀公子。



范雎蔡泽列传

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时期，在此期间，七个大的诸侯国各霸一方，互相争雄，战事频仍，而总的历史趋势是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在这样的条件下，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发表各自的主张，宣传自己的策略，企图得到各诸侯国的任用。本文记述的范雎和蔡泽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之后，到秦昭王时，其经济及军事实力在各国中已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在国内，却由于宣太后、穰侯的专权，阻碍着秦国的进一步发展。范雎凭着自己的才智，取得了秦昭王的信任，并帮助翦除了宣太后的势力，在各诸侯国中进一步树立了秦国的威望，多次击败韩、魏两国的

军队，扩大了疆域。最后他在蔡泽的劝说下，以功引退，蔡泽继范雎为秦国相国。

在本文中，司马迁主要通过范雎与秦王、蔡泽与范雎的谈话，显示了说客们的机智善辩，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政治斗争的尖锐复杂。文章以具体而生动的内容再现了战国时期的历史特点，是富有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佳作。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说诸侯，欲事魏王，家贫无以自资，乃先事魏中大夫须贾。

须贾为魏昭王使于齐，范雎从。留数月，未得报。齐襄王闻雎辩口，乃使人赐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辞谢不敢受，须贾知之，大怒，以为雎持魏国阴事告齐，故得此馈，令雎受其牛酒，还其金，既归，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诸公子^①，曰魏齐，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②。雎详死，即卷以簀^③，置厕中。宾客饮者醉，更

①诸公子：除太子以外的国王的其他儿子。 ②摺(shé舌)：断。 ③簀(zè责)：用竹片编成的席子。

溺睢^①，故僇辱以惩后，令无妄言者。睢从箠中谓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谢公。”守者乃请出弃箠中死人。魏齐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后魏齐悔，复召求之。魏人郑安平闻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张禄。

当此时，秦昭王使谒者王稽于魏。郑安平诈为卒，侍王稽。王稽问：“魏有贤人可与俱西游者乎？”郑安平曰：“臣里中有张禄先生^②，欲见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昼见。”王稽曰：“夜与俱来。”郑安平夜与张禄见王稽。语未究^③，王稽知范睢贤，谓曰：“先生待我于三亭之南。”与私约而去。

王稽辞魏去，过载范睢入秦。至湖，望见车骑从西来。范睢曰：“比来者为谁？”王稽曰：“秦相穰侯东行县邑。”范睢曰：

①更：轮流；溺：小便。 ②里中：乡里之中，这里指郑安平的家乡。 ③语未究：话还未讲完。究：竟、尽。

“吾闻穰侯专秦权，恶内诸侯客^①，此恐辱我，我宁且匿车中。”有顷，穰侯果至，劳王稽，因立车而语曰：“关东有何变？”曰：“无有。”又谓王稽曰：“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范雎曰：“吾闻穰侯智士也，其见事迟，向者疑车中有人^②，忘索之。”于是范雎下车走，曰：“此必悔之。”行十余里，果使骑还索车中，无客乃已。王稽遂与范雎入咸阳。

已报使^③，因言曰：“魏有张禄先生，天下辩士也。曰：‘秦王之国危于累卵，得臣则安，然不可以书传也。’臣故载来。”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岁余。

当是时，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郢、郢，楚怀王幽死于秦。秦东破齐。湣王尝称帝，后击之^④。数困三晋。厌天下辩

①恶：厌恶。内：通纳、接纳的意思。 ②向者：早先。 ③已报使：指复命完毕。 ④齐湣王：名地，又作闵王，在位三十年。秦昭王十九年十月，秦王自立为西帝，派人让齐湣王自立为东帝。后齐湣王听从了苏代的话，称帝两天后便去掉了帝号。

士，无所信。

穰侯、华阳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阳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及穰侯为秦将，且欲越韩、魏而伐齐纲寿^①，欲以广其陶封^②。范雎乃上书曰：

臣闻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无能者不能当职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隐。使以臣之言为可，愿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为不可，久留臣无为也。语曰：‘庸主赏所爱而罚所恶；明主则不然，赏必加于有功，而刑必断于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榘质^③，而要不足以待斧钺^④，岂敢以疑事尝试于王哉^⑤！虽以臣为贱人而轻辱，独不重任臣者之无反复

①纲寿：齐邑名，或作刚寿。地在今山东省东平县西南。 ②陶：地在今山东省定陶县。 ③榘（zhēn 斟）质：或作砧锺，古时腰斩刑的垫板。 ④要：腰的本字。 ⑤疑事：指没有把握的事。

于王邪？

且臣闻周有砥砮、宋有结绿、梁有县藜、楚有和朴^①，此四宝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然则圣王之所弃者，独不足以厚国家乎？

臣闻善厚家者取之于国，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为其割荣也^②。良医知病人之死生，而圣主明于成败之事，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虽舜禹复生，弗能改已。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其浅者又不足听也。意者臣愚而不概于王心邪^③？亡其言臣者贱而不可用乎^④？自非然者，臣愿得少赐游观之间，望见颜色。一语无效，请伏斧质。

于是秦昭王大说，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雎。

于是范雎乃得见于离宫，详为不知永巷

①砥砮(dǐ ē抵隘)、结绿、县(xuán玄)藜、和朴：都是美玉之名。县，或作悬。朴，或作璞。 ②为其割荣也：为的是他们割取天下的荣禄归于自己。 ③概，符合。 ④亡其：抑或，还是。

而入其中。王来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缪为曰^①：“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闻其与宦者争言，遂延迎，谢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之事急^②，寡人旦暮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③。窃闵然不敏，敬执宾主之礼。”范雎辞让。是日观范雎之见者，群臣莫不洒然变色易容者^④。

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跽而请曰^⑤：“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闻昔者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夫而钓于渭滨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说而立为太师，载与俱归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于吕尚而卒王天下。向

①缪：通“谬”，错误。 ②义渠：古族名，是西戎部族之一，公元前270年为秦所并。 ③受命：这里指向范雎请教。 ④洒然：恭谨严肃的样子。 ⑤跽：长跪。

使文王疏吕尚而不与深言，是周无天子之德，而文武无与成其王业也。今臣羁旅之臣也^①，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为臣患，亡不足以为臣忧，漆身为厉被发为狂不足以为臣耻，且以五帝之圣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贤焉而死，乌获、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处必然之势，可以少有补于秦、此臣之所大愿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昼伏，至于陵水，无以糊其口，藜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于吴市，卒兴吴国，阖闾为伯。使臣得尽谋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终身不复见，是臣之说行

^①羁旅：寄居在外，客处他乡。羁，或作羁，寄。旅，客。

也，臣又何忧？箕子、接舆漆身为厉，被发为狂，无益于主。假使臣得同行于箕子，可以有补于所贤之主，是臣之大荣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之尽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乡秦耳^①。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于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阿保之手，终身迷惑，无与昭奸。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贤于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避远、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于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②。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无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

范雎曰：“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

^①乡：通“向”。 ^②愚（hùn 混）：打扰，烦劳。

关、阪，奋击百万^①。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卢而搏蹇兔也^②，霸王之业可致也，而群臣莫当其任。至今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秦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愿闻失计。”

然左右多窃听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③。因进曰：“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纲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也，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亲也^④，越人之国而攻，可乎？其于计疏矣。且昔齐湣王南攻

①奋击：指善于搏斗的战士。 ②韩卢：战国时韩国的名犬，因为是黑色，故称卢。这里用来比喻秦军的勇猛。蹇（jiǎn 简）兔：跛足的兔。在这里指秦以外的各诸侯。蹇，跛足。 ③俯仰：这里指秦王的态度。 ④今见与国之不亲也：这句话是指秦的与国韩、魏对秦不亲善。

楚，破军杀将，再辟地千里，而齐尺寸之地无得焉者，岂不欲得地哉，形势不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弊，君臣之不和也，兴兵而伐齐，大破之。士辱兵顿，皆咎其王，曰：

‘谁为此计者乎？’王曰：‘文子为之。’大臣作乱、文子出走。故齐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借贼兵而资盗粮者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且昔者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吞之，功成名利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昭王曰：“吾欲亲魏久矣，而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请问亲魏奈何？”对曰：“王卑词重币以事之，不可，则割地而赂之；不可，因举兵而伐之。”

①资（jī 机）盗粮：以粮食给盗贼。资，以物送人。

王曰：“寡人敬闻命矣。”乃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卒听范雎谋，使五大夫绾伐魏^①，拔怀。后二岁，拔邢丘。

客卿范雎复说昭王曰：“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②。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③，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昭王曰：“吾固欲收韩，韩不听，为之奈何？”对曰：“韩安得无听乎？王下兵而攻荥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④；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夫韩见必亡，安得不听乎？若韩听，而霸事因可虑矣。”王曰：“善。”且欲发使于韩。

范雎日益亲，复说用数年矣，因请间说

①五大夫：爵位名，秦汉二十等爵中的第九等爵，汉初以第七等公大夫以上为高爵，汉文帝以后改以九等爵五大夫以上为高爵。 ②相错如绣：象锦绣的纹彩互相交错一样。 ③蠹（dù妒）：蛀虫。 ④巩、成皋：巩在今河南巩县。成皋，春秋时为郑的制邑，又名虎牢，地在今河南荥阳县。这两地的道路不通那么韩国宜阳一带的兵便不能东下救援。宜阳，地在今河南宜阳县。

曰：“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田文，不闻其有王也；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①，高陵进退不请。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贵者下，乃所谓无王也。然则权安得不倾，令安得从王出乎？臣闻善治国者，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制于诸侯，剖符于天下^②，政适伐国^③，莫敢不听。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国弊御于诸侯；战败则结怨于百姓，而祸归于社稷。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④，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齿管齐，射王股，擢王筋，悬之于庙梁，宿昔而死^⑤。李兑管赵，

①击断无讳：独自决断事情无所顾忌。击断，处理事情。②剖符：这里指发送符节。③政：通“征”；适：通敌。④木实：树上的果实。⑤崔杼（zhù 柱）：春秋时齐臣，弑杀齐庄公。淖（nào 闹）齿：战国时齐臣，弑杀齐湣王。宿昔：过了一夜。

囚主父于沙丘，百日而饿死^①。今臣闻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华阳、泾阳佐之，卒无秦王，此亦淖齿、李兑之类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国者，君专授政，纵酒驰骋弋猎，不听政事。其所授者，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主计，而主不觉悟，故失其国。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见王独立于朝^②，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昭王闻之大惧，曰：“善。”于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秦王乃拜范雎为相。收穰侯之印。使归陶，因使县官给车牛以徙^③，千乘有余。到关，关阅其宝器，宝器珍怪多于王室。

秦封范雎于应，号为应侯。当是时，秦昭王四十一年也。

范雎即相秦，秦号曰张禄，而魏不知，

①李兑：战国时赵武灵王之臣、主父；即赵武灵王，名雍，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沙丘：即赵国离宫沙丘台，在今河北省平乡县。 ②见：通“现”， ③县官：即国家。

以为范雎已死久矣。魏闻秦且东伐韩、魏，魏使须贾于秦。范雎闻之，为微行，敝衣间步之邸见须贾^①。须贾见之而惊曰：“范叔固无恙乎！”范雎曰：“然。”须贾笑曰：

“范叔有说于秦邪？”曰：“不也，雎前于得过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说乎？”须贾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为人庸赁^②。”须贾意哀之，留与坐饮食，曰：

“范叔一寒如此哉^③！”乃取一绌袍以赐之。须贾因问曰：“秦相张君，公知之乎？吾闻幸于王，天下之事皆决于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张君。孺子岂有客习于相君者哉^④！”范雎曰：“主人翁习知之。唯唯亦得谒，雎请为见君于张君。”须贾曰：“吾马病，车轴折，非大车驷马，吾固不出。”范雎曰：“愿为君借大车驷马于主人翁。”

范雎归取大车驷马，为须贾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见，有识者皆避匿。须贾怪

①之：往，去。邸：客舍。②庸赁：受雇用的帮工。

③寒：贫困。④习：熟悉，相好。

之。至相舍门，谓须贾曰：“待我，我为君先入通于相君。”须贾待门下，持车良久，问门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门下曰：

“无范叔。”须贾曰：“向者与我载而入者。”门下曰：“乃吾相张君也。”须贾大惊，自知见卖，乃肉袒藜行^①，因门下人谢罪。于是范雎盛帷帐，侍者甚众，见之。须贾顿首言死罪，曰：“贾不意君能自至于青云之上^②，贾不敢复读天下之书，不敢复与天下之事。贾有汤镬之罪，请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几？”曰：“擢贾之发以续贾之罪^③，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时而申包胥为楚却吴军，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户，包胥辞不受，为丘墓之寄以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为有外心于齐而恶雎于魏齐，公之罪一也。当魏齐辱我于厕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

①见卖：被欺骗。 ②青云之上：比喻很高的地位。

③擢：拔。

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绋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释公。”乃谢罢。入言之昭王，罢归须贾。

须贾辞于范雎，范雎大供具，尽请诸侯使，与坐堂上，食饮甚设。而坐须贾于堂下，置莖豆其前^①，令两黥徒夹而马食之。数曰：“为我告魏王，急持魏齐头来！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须贾归，以告魏齐。魏齐恐，亡走赵。匿平原君所。

范雎既相，王稽谓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宫车一旦晏驾，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馆舍^②，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沟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宫车一日晏驾，君虽恨于臣，无可奈何。君卒然捐馆舍，君虽恨于臣，亦无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沟壑，君虽恨于臣，亦无可奈何。”范雎不怿，乃入言于

①莖（cuò 错）：铡碎的草。 ②卒然捐馆舍：忽然死去。卒，通“猝”。捐馆舍：捐弃馆舍，是对死亡的讳辞，前句的宫车晏驾和后句的填沟壑都如此，只是用于不同的对象，有尊谦的区别。

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纳臣于函谷关；非大王之圣贤，莫能贵臣。今臣官至于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于谒者，非其内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为河东守，三岁不上计^①，又任郑安平，昭王以为将军。范雎于是散家财物，尽以报所尝困厄者。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②。

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东伐韩少曲、高平^③，拔之。

秦昭王闻魏齐在平原君所，欲为范雎必报其仇，乃佯为好书遗平原君曰：“寡人闻君之高义，愿与君为布衣之友，君幸过寡人，寡人愿与君为十日之饮。”平原君畏秦，且以为然，而入秦见昭王。昭王与平原君饮数日，昭王谓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愿

①上计：战国时群臣将赋税收入等写成文本，送呈国君考核，称上计。 ②睚眦（yàzǐ 涯自）：瞪眼睛，这里指小怨小忿。 ③少曲、高平：地名，地在今何处不详。

使人归取其头来；不然，吾不出君于关。”平原君曰：“贵而为交者，为贱也；富而为交者，为贫也。夫魏齐者，胜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遗赵王书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齐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头来；不然，吾举兵而伐赵，又不出王之弟于关。”赵孝成王乃发卒围平原君家，急，魏齐夜亡出，见赵相虞卿。虞卿度赵王终不可说，乃解其相印，与魏齐亡，间行，念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复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闻之，畏秦，犹豫未肯见，曰：“虞卿何如人也？”时候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蹶屣檐簪^①，一见赵王，赐白璧一双，黄金百镒；再见，拜为上卿；三见，卒受相印，封万户侯。当此之时，天下争知之。夫魏齐困过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万户侯而间行。急士之穷而归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

①蹶屣檐簪 (iè jué dān dē 聂偃担登)：见前篇注。

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惭，驾如野迎之。魏齐闻信陵君之初难见之，怒而自刭。赵王闻之，卒取其头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归赵。

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韩汾涇，拔之，因城河上广武。

后五年，昭王用应侯谋，纵反间卖赵，赵以其故，令马服子代廉颇将。秦大破赵于长平，遂围邯郸。已而与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杀之。任郑安平，使击赵。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应侯席稿请罪^①。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于是应侯罪当收三族。秦昭王恐伤应侯之意，乃下令国中：“有敢言郑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赐相国应侯食物日益厚，以顺适其意。后二岁，王稽为河东守，与诸侯通，坐法诛。而应侯日益以不怵。

昭王临朝叹息，应侯进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忧^②，

①稿：用稻草编成的垫子。 ②中朝：即当朝时。

臣敢请其罪。”昭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应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郑安平等畔，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是以忧。”欲以激励应侯。应侯惧，不知所出。蔡泽闻之，往入秦也。

蔡泽者，燕人也。游学于诸侯小大甚众，不遇。而从唐举相，曰：“吾闻先生相李兑，曰：‘百日之内持国秉^①’，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举孰视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魑颜，蹙觚，膝挛^②。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泽知唐举戏之，乃曰：“富贵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寿也，愿闻之。”唐举曰：“先生之寿，从今以往者四十三岁。”蔡泽笑谢而去，谓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齿肥，跃马疾驰，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揖让人主

①秉：权柄。 ②魑（tuī 颓）颜：脸庞开阔。魑，大，壮伟。蹙觚（bì è 毙遏）：凹鼻梁。觚，鼻梁。膝挛（luǎn 挛）：两膝蜷曲，挛，蜷曲不能伸。

之前，食肉富贵，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赵，见逐，之韩、魏，遇夺釜鬲于途。闻应侯任郑安平、王稽负重罪于秦，应侯内惭，蔡泽乃西入秦。

将见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应侯曰：

“燕客蔡泽，天下雄俊弘辩智士也^①。彼一见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夺君之位。”应侯闻，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说，吾既知之，众口之辩，吾能摧之^②，是恶能困我而夺我位乎？”使人召蔡泽。蔡泽入，则揖应侯。应侯固不快，及见之，又倨，应侯因让之曰：“子尝宣言欲代我相秦，宁有之乎？”对曰：“然。”应侯曰：“请闻其说。”蔡泽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体坚强，手足便利，耳目聪明而心圣智，岂非士之愿与^③？”应侯曰：“然”。蔡泽曰：“质仁秉义，行道施德，得志于天下，天下怀乐敬爱而尊慕之，

①雄俊。这里形容有见识。弘辩：能言善辩。 ②摧折服。 ③愿：祈望。

皆愿以为君王，岂不辩智之期与①？”应侯曰：“然。”蔡泽复曰：“富贵显荣，成理万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寿长，终其天年而不夭伤；天下继其统，守其业，传之无穷；名实纯粹，泽流千里，世世称之而无绝，与天地终始；岂道德之符而圣人所谓吉祥善事者与？”应侯曰：“然。”

蔡泽曰：“若夫秦之高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其卒然亦可愿与？”应侯知蔡泽之欲困已以说，复谬曰：“何为不可？夫公孙鞅之事孝公也，极身无贰虑②，尽公而不顾私；设刀锯以禁奸邪，信赏罚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旧友，夺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为秦禽将破敌，攘地千里③。吴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谗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为危易行，行义不辟难，然为霸主强国，不辞祸凶。大夫种之事越王也，主虽困辱，悉忠而不解，主虽绝亡，尽能而弗离，

①期：期望。 ②极身：终身。 ③攘，推扩。

成功而不矜^①，贵富而不骄怠。若此三子者，固义之至也，忠之节也。是故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士固有杀身以成名，唯义之所在，虽死无所恨。何为不可哉？”

蔡泽曰：“主圣臣贤，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国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吴，申生孝而晋国乱^②。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国家灭乱者，何也？无明君贤父以听之，故天下以其君父为纆辱而怜其臣子^③。今商君、吴起、大夫种之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称三子致功而不见德，岂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后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圣，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岂不期于成全邪？身与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

①矜：骄傲自夸。 ②比干：商代贵族，相传因屡次劝谏商纣王，被剖心而死。申生：春秋时晋献公的太子，被献公的宠妾骊姬设计陷害，但他为父亲着想，含冤不辩，自缢而死。 ③纆辱：污辱、羞耻。

缪辱而身全者，下也。”于是应侯称善。

蔡泽少得间，因曰：“夫商君、吴起、大夫种，其为人臣尽忠致功则可愿矣，闾天事文王^①，周公辅成王也，岂不亦忠圣乎？以君臣论之，商君、吴起、大夫种其可愿孰与闾天、周公哉？”应侯曰：“商君、吴起、大夫种弗若也。”蔡泽曰：“然则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旧故，其贤智与有道之士为胶漆，义不信功臣^②，孰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应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泽曰：“今主亲忠臣，不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设智，能为主安危修政，治乱强兵，批患折难，广地殖谷，富国足家，强主，尊社稷，显宗庙，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盖震海内，功彰万里之外，声名光辉传于千世，君孰与商君、吴起、大夫种？”应侯曰：“不若。”蔡泽曰：“今主之亲忠臣不忘旧故不若孝公、悼王、勾践，而君之

①闾天：周文王之臣，灭商兴周过程中有功。

②信：同背。

功绩爱信亲幸又不若商君、吴起、大夫种，然而君之禄位贵盛，私家之富过于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于三子，窃为君危之。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方。’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故‘国有道则仕，国无道则隐。’圣人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今君之怨已仇而德已报，意欲至矣，而无变计，窃为君不取也。且夫翠、鹄、犀、象，其处势非不远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饵也。苏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远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贪利不止也。是以圣人制礼节欲，取于民有度，使之以时，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骄，常与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绝。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至于葵丘之会，有骄矜之志，畔者九国。吴王夫差兵无敌于天下，勇强以轻诸侯，陵齐晋，故遂以杀身亡国。夏育、太史噉叱呼骇三军①，

①夏育，太史噉（jiào 叫），二人都是古代勇士。

然而身死于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处俭约之患也。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①，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穡积，习战阵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功已成矣，而遂以车裂。楚地方数千里，持戟百万，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鄢郢而烧夷陵，再战南并蜀汉。又越韩、魏而攻强赵，北阬马服，诛屠四十余万之众，尽之于长平之下，流血成川，沸声若雷，遂入围邯郸，使秦有帝业。楚、赵天下之强国而秦之仇敌也，自是以后，楚、赵皆慑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势也。身所服者七十余城，功已成矣，而遂赐剑死于杜邮。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②，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耗战

①静：同靖，安定的意思。 ②卑减：削弱。

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励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种为越王深谋远计，免会稽之危，以亡为存，因辱为荣，垦草入邑，辟地殖谷，率四方之士，专上下之力，辅勾践之贤，报夫差之仇，卒擒劲吴，会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践终负而杀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祸至于此。此所谓信而不能诘^①，往而不能返者。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长为陶朱公。君独不观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利施三川，以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又斩范、中行之塗，六国不得合纵，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极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时也。如是而不退，则商君、白公、吴起、大夫种是也。吾闻之：‘鉴于水者见面之容，鉴于人者知吉与凶。’《书》

①信：即伸。诘：即屈。

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四子之祸，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而授之，退而岩居川观，必有伯夷之廉，长为应侯，世世称孤，而有许由、延陵季子之让，乔松之寿^①，孰与以祸终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离，疑不能自决，必有四子之祸矣。《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返者也。愿君孰计之！”应侯曰：“善。吾闻‘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唯敬受命。”于是乃延入坐，为上客。

后数日，入朝，言于秦昭王曰：“客新有从山东来者曰蔡泽^②，其人辩士，明于三王之事、五伯之业，世俗之变，足以寄秦国之政。臣之见人甚众，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闻。”秦昭王召见，与语，大说之，拜

①许由：相传为尧时贤人，尧想禅位于他，他不受而遁去。延陵季子：即季札，吴王寿梦第四子，把王位让给大哥诸樊。乔、松：古代传说中的仙人。乔相传是周灵王太子。松相传为神农时赤松子。 ②新：刚刚。

为客卿。应侯因谢病请归相印。昭王强起应侯，应侯遂称病笃^①。范雎免相，昭王新说蔡泽计画，遂拜为秦相，东收周室。

蔡泽相秦数月，人或恶之^②，惧诛，乃谢病归相印，号为纲成君。居秦十余年，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卒事始皇帝，为秦使于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质于秦。

太史公曰：韩子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③，然游说于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非计策之拙，所为说力少也。及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④，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

①病笃：病重。笃，深，甚。 ②恶：诋毁、说坏话。 ③一切：普通的，一般的。 ④踵：脚跟。

范雎，是魏国人，字叔。他在诸侯国中游说，想事奉魏王，因家境贫困，没有钱财供自己前去结交魏王，于是只得先去事奉魏国中大夫须贾。

须贾替魏昭王出使齐国，范雎随行。他们在齐国留居了好几个月，仍未得到齐国的答复。齐襄王听说范雎有雄辩的口才，便派人赏赐他金十斤和一些牛肉酒食，范雎推辞不敢接受。须贾得知这件事后，大怒，认为范雎将魏国的一些秘密告诉了齐国，因此得到了齐国馈赠，便下令范雎只能接受牛肉酒食，退还齐国送的黄金。他们返回魏国后，须贾心中仍恼怒着范雎，并将此事告诉了魏相。魏国的丞相，是魏太子的兄弟，名叫魏齐。魏齐听说后，大怒，便下令他的门客用竹板鞭打范雎，打断了肋骨拉掉了牙齿。范雎装死，马上便被人用席子卷起来，放在厕所里。魏齐的宾客喝醉了酒，轮流向范雎身上拉尿，故意污辱他，以示惩戒，使得别人不敢再胡言乱语。范雎在席中对看守说：“你如果能救出我，我一定会重重地酬谢你。”看守于是请示魏齐，将席子中的死人扔出去。魏齐在醉中，说：“可以。”范雎因此得以逃出。后来魏齐感到后悔，再又下令缉拿他。魏人郑安平听说这事后，便带着范雎逃走，躲藏隐蔽，改名换姓叫张禄。

就在这时，秦昭王派谒者王稽到魏国去。郑安平装成客馆的侍役，侍奉王稽。王稽问他：“魏国有能和我一起西游的贤能之士吗？”郑安平说：“我的邻里中有一位张禄先生，很想拜见你，和你畅谈天下的大事。但这人和别人有仇，不敢白天来见你。”王稽说：“那么你就在晚上和他一起来！”郑安平在夜晚和张禄一起来拜见王稽，话未谈完，王稽便知道范雎确是贤能之士，便对范雎说：“你在三亭的南边等我吧。”与范雎私下约定后，便分手而去。

王稽辞魏而去，车子经过约定的地点，便载着范雎进入秦境。当到达湖县时，望见有马车从西边奔来。范雎问：“那来的人是谁？”王稽说：“是秦国的丞相穰侯东行巡视各县邑。”范雎说：“我听说穰侯在秦国专权，厌恶接纳各诸侯国来的说客，因此恐怕他要污辱我，我宁愿藏匿在车中。”不一会，穰侯果然来到了车前，慰劳王稽，便停住车子对王稽说：“关东有什么动静吗？”王稽说：“没有。”穰侯又对王稽说：“你有没有带着诸侯国的说客一起回来？这些人无济于事，只会扰乱人家的国事而已。”王稽说：“我不敢带他们来。”便随即分手而去，范雎说：“我听说穰侯是一位很有智略的人，但他遇事迟疑，刚才他就疑心车中有

人，只是忘了搜查。”于是范雎便下车步行，并说：“穰侯必定会后悔刚才没有搜车。”车行十余里，穰侯果然派人骑马回来搜索王稽的车乘，见车中无人，方才罢休。王稽便和范雎一起来到了咸阳。

当王稽向秦王回报了出使情况后，顺便对秦王说：“魏国有位张禄先生，是天下少有的能言善辩之士。他对我说‘秦王的国家就象累卵一样危险，如果得到了我就能转危为安，然而只能当面说不可以书信传达。’因此我就将他用车载来了。”秦王不相信张禄的话，将他安顿在客馆，供给粗糙的饮食。张禄等待任命达一年多时间。

当时，秦昭王在位已有三十六年。在南方攻下了楚国的郢郢，楚怀王在秦国被幽禁致死。秦在东边攻破了齐国。齐湣王曾称帝，后来又去掉了帝号。秦昭王屡次围困韩、赵、魏三国。他厌恶天下的说客辩士，从不听信他们。

穰侯魏丹，以及华阳君芊戎，都是秦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弟弟，而泾阳君魏悝、高陵君魏显则都是秦昭王的同胞弟弟。穰侯为丞相，其他三人轮流为大将，都有封邑，因为宣太后的缘故，他们的家室比王室还要富有。及至穰侯为秦国的大将，他想越过韩国和魏国去征伐齐国的纲寿之地，以此扩充他

在陶的封地。范雎于是上书秦昭王说：

“我听说开明的君主主持国政，对于有功的人不能不给他们奖赏，对于有才能的人不得不使他们为官，劳苦功高的人俸禄优厚，功勋卓著的人封爵尊显，能办理众多事务的人，官职就大。所以无能的人就不得担当职务，有才能的人也不可被埋没。假使认为我的话可行，希望按我的话实行，会更有利于国家的治理，如果你认为我的话不可行，那么久留我是没有用处的。人们常说：‘平庸的君主赏赐他所喜欢的人，而惩罚他所厌恶的人，开明的君主则不是这样，赏赐一定是给予那些有功之士，刑罚则一定施于有罪的人。’我的身躯经不起铡杀腰斩之刑，我又怎敢以没有把握的事来尝试大王的刑罚呢，虽然以我为贱人而加以轻慢侮辱，难道就能不重视荐任我对大王的忠诚不二吗？

况且，我还听说周王室有砥礪，宋国有结绿，梁国有悬黎，楚国有和朴，这四种珍宝从土里生长出来，能工巧匠没能看重它，而它们却是天下名贵宝器。那么圣明的君王遗弃的人，难道就不足以使国家富强吗？

我还听说善于积蓄家财的人，往往从国家那儿猎取财物，善于使国力丰厚的人，往往从各诸侯国那儿收取财富。天下有开明的君主就不让各诸侯擅

自增强自己的实力，为什么要这样呢？为的是他们割取天下的荣禄归于自己。高明的医生知道病人的生死，而圣明的君主能洞悉事情的成败。有利的事就推行，有害的事就舍弃，拿不定把握的事就稍作尝试。即使是虞舜和大禹再生，这些原则也是不能改变的。对于我言论中精辟的地方，我不敢把它写在书信上；对于我言论中浅陋的地方，又不值得大王听取。我想是自己很愚陋而不可能符合大王的心意吗？抑或是推荐我的人地位低贱而不足听信吗？如果确实不是这样的话，希望大王能稍微赐予游览中的闲暇的时间亲自接见我。如果我所说的一句也不可取，我情愿伏罪。”

于是秦王非常高兴，而招呼王稽，让他派车去召见范雎。

这样范雎就在离宫得以见到秦王，他假装不知宫中禁地而擅自进入。秦王到来时，秦王身边的宦官很恼怒，并驱逐范雎，说道：“大王到了！”范雎假装糊涂地说：“秦国哪里有王，秦国只有太后、穰侯罢了。”想以此来激怒秦昭王。秦昭王到后，听到了范雎与宦官的争吵，便立即前来迎接，对范雎谢礼道：“我很早就应接受你的指教，但正遇上了要处理义渠这件紧急的事情，我早晚要请示太后，现在义渠之事已经了结了，我才得以向你请

教。我怀疑自己糊涂愚钝，所以愿和你敬重地行宾主之间的礼仪。”范雎辞谢谦让再三。当天在场见到范雎和秦王相见情形的群臣，无不肃然地改变神态以对待范雎。

秦王屏退身边的人，宫中空无他人。秦王长跪着请问范雎道：“先生有什么良言要赐教我吗？”

范雎应声道：“嗯嗯。”过了一会，秦王又长跪说：“先生有何良言要赐教我吗？”范雎又说：

“嗯嗯。”象这样重复了三次。秦王再次长跪着说：“难道先生真的不肯赐教我吗？”范雎说：

“我哪敢如此，我听说从前吕尚在幸遇周文王时，他不过是身为渔夫垂钓于渭河边罢了。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和周文王之间相互交往不深的缘故。而他在和文王交谈之后，便立为太师，并且文王用车将吕尚载着一起回去，这是他们深谈了的缘故。所以周文王能凭借吕尚建功立业，终于取得了天下。如果当初文王疏远吕尚而不和他深谈，那么周朝便没有天子的威德，文王、武王也就不会成就王业。现今我是寄居在外的人，和大王交往不深，并且我所要陈述的又是救助大王的事，都涉及到了你的骨肉至亲。我希望能尽忠为大王出谋画策，但又不知道大王的心意。这就是为什么大王三次问我而我不敢回答的原因。我并不是心怀畏惧而不敢陈述我的建

议。我知道今天在大王面前讲了这番话，明天就会被大王诛杀，但我还是不敢迴避。如果大王相信并且施行我的建议，即使将我处死我也不顾忌；即使是将我流放我也不感到忧虑；即使以漆涂身，身长癞疮，披头散发，疯疯癫癫，我也不感到羞耻。更何况象五帝那样圣明，三王那样仁义的君主以及象乌获、任鄙那样强健，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那样勇猛的壮士，也同样会死去的呢。死是人人不可避免的，既然注定要死去，但如果我能对秦国稍有益处，这就是我的最大心愿了，我又有什么害怕的呢！伍子胥被人用口袋装着逃出昭关，晚上赶路，白天只得隐伏。当他到陵水时，没有什么东西能充饥，只得跪着爬行、低着头，袒露着身躯，鼓起肚皮吹箫，在吴国的集市上讨饭，但他最终还是振兴了吴国，使阖闾成为了霸主。假使让我象伍子胥那样尽出谋画策之能事，即使被幽禁，让我终身不见天日，但只要我的谋略得以实现，我又忧虑什么呢？箕子、接舆将自己周身涂漆，遍体长疮，披头散发，疯疯癫癫，但对他们的君主是毫无益处的。假使我能够和箕子一样行事，但只要对圣明的君主有些益处，这也是我的莫大荣幸，我又能有什么羞耻？我所担心的事，只不过是怕在我死之后，天下的人见我为你尽忠身死，因此闭口而不进言，裹足而不敢

前来为你效忠。你对上慑于太后的威严，对下迷惑于奸臣的媚态，深居内宫，时刻不离侍从，终身遭受迷惑，因而无法辨别忠奸。这种情况所带来的灾祸，大则将会使宗庙国家灭亡，小则将会使自己陷入孤立危险的境地，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呀。至于那些深受污辱的事情，以及生死存亡的祸患，我是不敢畏避的。如果我的死能使秦国得以治理的话，这样我死去要比活着还好。”秦王长跪着说：“先生讲的是什么话呀！秦国地处偏远，我愚昧不肖，先生能屈尊到此地，这是上天要我打扰先生而使先王的宗庙得以幸存。我能得到先生教诲，是上天怜爱我的先王，而不抛弃他们的子孙后代。先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事情无论大小，上至太后，下至臣子，希望先生尽详地指教我，不要怀疑我了。”范雎拜谢秦王，秦王也拜谢还礼。

范雎说：“大王的国家，四边有险阻作为屏障，北边有甘泉，谷口二山，南边连带泾水，渭水，右边有陇、蜀之地，左边有函谷关、郿阪山之险，雄兵百万，战车千辆，形势有利时就向外进攻，形势不利时就退而据守，这是成就圣王大业的地方。民众害怕涉足私人争斗，勇于投身国家的战事，这是成就圣王大业的人民。大王同时兼有这两方面的有利条件。凭借秦国士卒的勇猛、车骑的众

多来统治诸侯，就像纵放韩卢去捕捉跛兔那样容易。这样，霸王的大业就可以实现，然而你手下的群臣没有称职的。秦至今闭关自守十五年，不敢出兵去进取山东，是因为穰侯没有尽忠尽力地为秦国谋划，且大王的计策也有所失误。”秦王长跪着说：“我希望听到你对我计策失误的意见。”

然而在他们左右有许多偷听的人，范雎心怀顾虑，不敢讲秦国的内政，而先讲秦国对外的策略，以此观察秦王的态度。所以他进言说：“穰侯越过韩、魏两国而去攻打齐国的纲寿之地，这不是好计策。如果出兵过多，又会对秦有害，我猜想大王的意思，是想自己尽量少出兵而倾尽韩、魏的兵力，这是不仗义的。现在已发现了韩魏两国对我们并不友善，但我们还越过他们的国土去攻打齐国，行吗？这在策略上未免太疏忽了。况且昔日齐湣王向南进攻楚国，破楚军，杀楚将，又拓展了方圆千里的领地，而齐国却没有从这里得到尺寸之地，难道他不想得到土地吗？这是由于当时的形势决定了他们不能得到土地。各国诸侯见齐国疲惫困顿，君臣不和，就联合起来进攻齐国，并大破齐军。齐国的将领受辱、士卒困顿，都纷纷埋怨他们的国王。他们质问齐王：‘是谁出的这个主意？’齐王说：‘是孟尝君田文出的主意。’于是大臣们作乱，迫

使田文出走。齐国之所以遭受大败的原因，在于齐国在攻伐楚国时，使韩、魏两国得到了极大的好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兵器借给强盗，把粮食输送给强盗。大王不如交好远方的国家，进攻邻近的国家，这样，攻下了一寸土地，也就占有一寸土地，攻下了一尺土地，也就占有一尺土地，而现在大王却舍近而取远攻，这难道不是大错特错了吗！当初中山国地域方圆五百余里，而赵国独自吞并了它，功成名立，利益随之而来，天下各国却丝毫也不能损害赵国。现在韩魏两国地处中原而为天下的枢纽，大王若想称霸天下，就必须和中原的国家保持友好的关系，控制天下的枢纽，用以威慑楚赵两国。如果楚国强大了，我们就支持赵国，如果赵国强大了，我们就支持楚国，如果我们能对楚赵两国都加以支持，那么齐国就一定会感到畏惧，一旦齐国感到畏惧，它就必定会用卑下的言辞和贵重的财币来奉事秦国。这样一旦亲附了秦国，那么可以乘机使韩魏两国臣服。”秦昭王说：“我想交好魏国已经很久了，但魏国是一个多变的国家，我未能与它交好，请问我怎样才能交好魏国呢？”范雎回答说：“大王用谦恭的词句和贵重的财币去结交魏国，如果不行的话，就用割地的办法去笼络它；如果还是不行，大王就举兵去进攻它。”秦昭王说：

“我完全听从你的建议。”于是秦昭王就拜范雎为客卿，和它一起商量用兵之事。最后秦昭王采纳了范雎的计谋，派五大夫绾率兵进攻魏国，并攻下了怀邑。此后二年，秦又攻下了魏国的邢丘邑。

客卿范雎再次劝说昭王道：“秦韩两国的地形，就象锦绣上的纹彩那样相互交错。秦国如果让韩国存在的话，就象木头上有蛀虫，人有心腹大病一样。天下平安则罢，如果天下一有风吹草动，那些能给秦国带来祸患的，谁能比得过韩国呢？你还不不如收服韩国。”秦昭王说：“我本来就想收服韩国，但韩国不听从摆布，怎么办？”范雎回答说：

“韩国怎么会不听呢？你如果发兵攻打荥阳，巩和成皋一带的道路不通，北面如果切断了太行一带的通道，那么上党之师也不能南下救援。这样，大王一旦兴兵攻下荥阳，那么韩国就被切分为三段，韩国看到他的国家将要灭亡，怎能不听从秦国的摆布呢？如果韩国听命秦国，那么大王的霸业就可以得计了。”秦王说：“很好。”于是秦王就决定派遣使者到韩国去。

范雎日益受到秦王的宠幸，被秦王信赖重用了多年。他便私下对秦王说：“我住在山东时，听说齐国有孟尝君田文，没有听说有齐王；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也没听说

有大王。能够总揽国政的人才能称为王，能兴利除害的人才能称为王，能够掌握生死大权的人才能称为王。现在太后独断专行，无所顾忌，穰侯出使，也不禀报大王，华阳君、泾阳君也是专横行事，无所顾忌，高陵君筹谋行事，不向王请示。四类权贵聚集当朝，而国家不危险，是不可能的事。国人屈服于这四个权贵之下，于是国中无所谓有大王。那么国家的大权怎么会不旁落，政令又怎能从大王那儿下达呢？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都是对内稳固自己的威望，而对外加重自己的权力。穰侯的使者把持王权，胁迫诸侯，擅持符信，来往于各国，征敌伐国，没有敢不听从的。如果出征获胜，好处则归穰侯，损害则加于诸侯。战败军破则百姓怨恨，祸患归于国家。诗文中说：‘树上的果实太多就会损伤树枝，损害树枝就会伤害树心；大建都城的，就会危及国家，尊宠大臣的，就会藐视君王。’崔杼、淖齿掌管齐国，崔杼箭射庄公之股，淖齿抽断湣王的筋骨，又将他吊在庙堂的梁上，隔夜致死。李兑掌管赵国，囚禁赵武灵王于沙丘，百日后饿死。现在我听说秦国的太后、穰侯掌管国政，高陵君、华阳君、信陵君辅佐他们，根本没有大王的位置，这和淖齿、李兑他们的情况也是相似的。况且夏、商、周三代之所以亡国，是因为当时

君主将国政交给他们所信任的大臣，自己却酗酒作乐，行围打猎，不理政事的缘故。而这些被授予权柄的大臣，嫉贤妒能，欺上蒙下，培植私人势力，不为君王着想。而君主昏愤不悟，最终因此丧失了国家。现在秦国从有品秩的小官乃至大官以及大王左右侍臣，没有一个不是相国穰侯的私党。这样就使大王在朝廷处于孤立的地位，我私下都替大王感到担心，等到大王死后，恐怕把持秦国天下的人，再也不会是大王的后代了。”秦昭王听后十分担心，说道：“讲得好。”于是下令废黜了宣太后，并将穰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驱逐出关外。于是秦国便拜范雎为相国，并没收了穰侯的相印，让他回到陶地，并由国家派出车牛迁徙他的家财，所用的车乘达一千多辆。经过关口，守关的官吏检查他所带的宝器，其珍奇异宝，比王室的还多。

秦王将应地封给范雎，名号为应侯。此时，是秦昭王四十一年。

范雎做了秦相，他在秦国的名字为张禄，但魏国并不知道，还以为范雎已死了多时呢。魏国听说秦国即将向东征伐韩国、魏国，就派须贾到秦国去。范雎听说这件事，就便装只身走出相府，穿着破旧的衣服，悄悄地到馆舍面见须贾，须贾见到他，吃惊地说道：“原来你还活得很好呀！”范雎

说：“是的。”须贾又笑着说：“你在秦国游说过了吗？”范雎说：“没有，我往日在魏得罪了相国，所以才逃到这个地方，哪里敢游说？”须贾说：“你现在在干什么？”范雎回答说：“我在别人那儿做佣人。”须贾有些怜悯范雎，便留他一道吃饭，并对他说：“你怎么穷困到了这种地步！”于是就取出一件绸制袍子赐给他。须贾乘机询问范雎：“秦国的相国张禄，你认识他吗？我听说他深受秦王的宠信，国家大事都由他决断，我这次成功与否都取决于他，你有没有和张禄要好的朋友？”范雎说：“我的主人和张禄是熟人，但我范雎也能通报谒见，我能替你向张禄请求接见。”须贾说：“我的马生了病，车轴也折断了，如果不乘上四马大车，我决意不出门。”范雎说：“我愿意向我的主人替你借四马大车。”

范雎回府接来四马大车，替须贾驾御着它，进入秦国相府。相府中的人看见了，有认出范雎的人都回避躲开。须贾对此感到很奇怪。他们来到相国办公的门前，范雎对须贾说：“等我一下，我替你先进去向相国通报。”须贾在门前等待，扶着车子，等了很长时间，问看门的人道：“范叔为什么不出来？”看门的人说：“这里没范叔。”须贾说：“刚才和我一起同车进来的人就是范叔呀。”

看门人说：“那是我们的相国张禄。”须贾十分惊恐，自知受骗，就解衣袒身，跪在地上，移膝前行，托守门人引进请罪。于是范雎张挂了许多帷帐，并安排了很多侍者，接见须贾。须贾叩头谢罪说：“我没想到你能使自己平步青云之上，我再也不敢阅读天下的书籍，再也不敢参与国家的大事了。我犯有应受烹杀的罪过，请将我遣送到远方胡貉居住的地方，听凭你裁决我的生死。”范雎说：

“你知道你有几条罪状吗？”须贾说：“拔我的头发，来计算我的罪过，头发拔尽也不够。”范雎说：“你的罪状只有三条。从前楚昭王时，申包胥替楚国击退了吴国军队，楚王封给他荆地五千户，申包胥却推辞不肯接受，是因为他祖先的坟墓安置在荆地。现在我的祖坟也在魏国，你先前认为我对魏有外心而偏向齐国，你就在魏齐的面前诋毁我，这是你的第一条罪状。当魏齐污辱我，将我丢在厕所中时，你却不加劝止，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当魏齐的宾客喝醉了酒，轮番向我身上撒尿时，你又是何等的忍心啊！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你能不被处死的原因，是因为念及你赠送终袍，还存有故人的感情，所以我才释放你。”说完便辞退须贾。范雎将这件事向昭王说了，便打发须贾回国。

须贾向范雎告辞，范雎大摆筵席，遍请各国使

者，同他们一起坐在堂上，酒食丰盛。而让须贾坐在堂下，把铡碎的草摆在他面前，命令两个受黥刑的刑徒夹住他，像喂马一般喂草给他吃。范雎责令道：“替我通告魏王，赶快拿魏齐的头来，否则，我将兴兵屠灭大梁。”须贾回到魏国后，将范雎的话告诉了魏齐。魏齐惊恐万分，逃到赵国，躲藏在平原君家里。

范雎担任相职后，王稽对范雎说：“事情不能预知的有三件，不好怎么办的也有三件。国君哪一天会去世，这是不可预知的第一件事。你哪一天突然死去，这是不可预知的第二件事。我也不知哪天会突然死去，这是不可预知的第三件事。秦王一旦去世，你虽对我感到遗恨，也无可奈何。你哪天突然死去，你虽对我有所遗恨，也同样无可奈何。我哪天突然死去，你虽对我感到遗恨，也无可奈何。”范雎听后很不愉快，于是到王宫对秦王说：

“若不是王稽的忠诚，没有可能把我带入函谷关，若不是大王贤能圣明，也就不可能重用我。现在我的官职已居于相位，爵位也到了列侯，但王稽的官位却仍停留在谒者这个位置上，这并不是他当初带我入关的本来愿望呀。”秦昭王便召见王稽，委任他为河东太守。特许王稽三年可以不报告他的赋税收入等政务。范雎又向秦王荐任郑安平，昭王任用

郑安平为将军。范雎于是散发他的家财，全部用来报答曾为他而遭受了困厄的人。范雎对于给了他一顿饭的人的恩德，也一定要报偿，对于那些小怨小忿，也必定加以报复。

范雎出任秦相的第二年，即秦昭王四十二年，秦军向东进攻韩国的少曲、高平两地，并攻取了这两地。

秦昭王听说魏齐藏在平原君家里，想一定要为范雎报仇，于是假装修好写信给平原君，说：“我听说你的为人德高重义，想和你象普通平民那样友好地交往，希望你能来我这里，我愿和你痛饮十天。”平原君畏惧秦国，并且认为秦王的话也在理，于是来到秦国谒见秦昭王。秦昭王与平原君畅饮了几天，就对平原君说：“从前周文王得到吕尚，把他奉为太公；齐桓公得到管仲后，就称他为仲父，现在范雎也好像是我的叔父一样。范君的仇人正在你的家里，希望你能派人回去把他的头取来；不然的话，我就不放你出关。”平原君说：“自己显贵了，而仍与人结交，是因为不能忘却自己在微贱时与别人的交情。自己富有了，而仍与人的结交，是因为不忘自己在贫困时与别人的友情。魏齐是我赵胜的好友，即使是在我家，我也不会把他交出来，何况他现在又不在我家里？”

于是秦昭王就写信给赵王说：“你弟弟赵胜现在正在秦国，而范雎的仇人魏齐又在平原君的家中。请你赶快派人将魏齐的头送来，不然的话，我将出兵攻伐赵国，同时也不让你弟弟出关。”赵孝成王于是发兵包围了平原君的家。魏齐见情况紧急，便连夜逃出赵胜家，去见赵的相国虞卿。虞卿估计赵王终究不会听取劝说，就解下自己的相印，和魏齐一起逃走，但又考虑到去诸侯各国没有急速可以抵达的，于是又逃亡到大梁，想通过信陵君的关系去楚国。信陵君听到这件事后，因畏惧秦国，犹豫不定不肯接见，问道：“虞卿是怎样的人？”当时侯嬴正在信陵君身边，说道：“人固然不容易被人了解，但要了解别人也不容易。当初虞卿穿着草鞋，扛着雨伞，第一次见赵王，赵王便赐他白璧一双，黄金百镒。第二次拜见赵王后，就被赵王拜为上卿，第三次见到赵王后，赵王终于授给他相印，封他为万户侯。到这时，天下的人都争着了解他。而现在魏齐因处于困境而去投奔他，虞卿不留恋高爵厚禄的尊位，解除自己的相印，丢弃万户侯的爵位而和魏齐私下逃走，把士人的困境当作自己的危难，而来投奔公子，你却问他是怎样的人。所以说人固然不易被人了解，而要了解别人也同样不容易啊！”信陵君听后非常惭愧，立即驾车到郊外去迎接魏齐

和虞卿。魏听说信陵君起齐初不想见他们，就愤怒地拔剑自杀了。赵王听说后，终于将他的头取来交给秦国。秦昭王才将平原君释放回国。

秦昭王四十三年，秦国进攻韩国汾、涇二地，把它们攻取了。因而在黄河边上的广武山筑城。

五年后，秦昭王采纳了应侯范雎的计谋，用反间计使赵国受骗，赵国因听信反间计而让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取代廉颇为将。秦国在长平大破赵军，并乘势包围了邯郸。不久范雎因与武安君白起发生了矛盾，便向昭王进谗言，杀害了白起。任用郑安平为将，让他率军击赵。郑安平被赵军危困，情况危急，便率领二万秦兵投降了赵国。应侯范雎就坐在草席上向昭王请罪。依照秦国的法令，凡荐举别人而被荐举的人不好，荐举与被荐举的人各以其罪责处置。因此应侯的罪责应当收捕三族。秦昭王怕伤害了应侯的感情，便下令全国：“有敢谈论郑安平事件的，与郑安平同罪处置。”而且加倍赏赐给相国应侯的食物日益丰厚，以顺从迎合范雎的心意。过了两年，王稽作为河东太守，和诸侯各国私下交往，犯了通敌之罪而被诛杀。范雎心中更加不舒服。

秦昭王坐朝，长声叹息，应侯上前说道：“我听说‘君主忧虑，臣子受辱，君主受辱，臣下当死。’而今天大王当朝忧虑，我请求伏受应得之

罪。”昭王说：“我听说楚国的铁剑锋利而歌伎舞女笨拙。铁剑锋利，则士卒勇猛，歌伎舞女笨拙则国家必有深谋远虑。楚有长远的打算，再加上有勇猛的士卒，我担心楚国正在图谋秦国。凡事平常不预备，就不能应付突然发生的变故。现在武安君已死，而郑安平等人投敌，国内没有良将而国外却有众多的敌国，我因此而感到忧虑。”秦昭王想用这些来激励应侯，应侯感到很恐惧，不知道怎么说才好。蔡泽听说这件事后，就来到了秦国。

蔡泽是燕国人，他游说四方，干请许多大小诸侯，但都没有成功。他便到唐举那儿看相，并对他说：“我听说你给李兑看相时，说‘你在百天之内将会主持国政’，有这回事吗？”唐举说：“有这回事。”蔡泽说：“象我这样的人前途如何？”唐举仔细将他端详了一会，笑着说：“先生的鼻子上仰，肩胛凸起，面盘开阔，鼻梁凹陷，两膝蜷曲。我听说圣人不可貌相，莫非就是说的先生吧。”蔡泽知道唐举戏弄自己，就说：“我知道以后我自当富贵，但只是不知道我的寿命有多长，我想听你说说。”唐举说：“先生的寿命，从现在算起，还有四十三年。”蔡泽听罢，笑着致谢后离去，对驾车人说：“我能吃上米饭牛肉，骑上高头大马奔驰，怀中揣着黄金之印，腰上系着紫色绶带，在君主面

前得到敬重，享受荣华富贵，四十三年也就足够了。”说罢便离开魏国前往赵国，被赵国驱逐出境，又到韩国和魏国去，途中被人抢去炊锅等物。他听说应侯范雎所荐任的郑安平、王稽都在秦国犯了大罪，应侯内心很惭愧，便向西进入秦国。

蔡泽在准备拜见秦昭王前，让人扬言激怒应侯说：“燕国的说客蔡泽，是天下见识高超，能言善辩的有智略的人。如果他一旦见到了秦王，秦王一定会不重视你并夺去你的相位。”应侯听说后，说：“五帝三代时的事情，诸子百家学说，我都知道，对众人的辩说，我都能折服他们，蔡泽怎能使秦王不重视我而夺去我的相位呢？”于是派人召见蔡泽。蔡泽来后，只是对范雎拱拱手而已。应侯本来就不高兴，等见到蔡泽，蔡泽的态度又很傲慢，便责斥蔡泽道：“你曾扬言想取代我为秦的相国，竟有这回事吗？”蔡泽回答说：“有这回事。”范雎说：“愿听到你的高见。”蔡泽说：“唉！你看问题怎么这样迟钝呀！春夏秋冬依次发展，季节依时更替。人生身体健壮，手足利索，耳聪目明，而思维敏捷，这难道不是士子们所希望的吗？”应侯说：“是的。”蔡泽又说：“诚信仁爱，主持正义，行道布德，使自己的志向在天下得以实现，让天下的人乐意敬重而虚慕自己，都希望能为君主效

力，这难道不是智辩之士的期望吗？”应侯说：“是这样。”蔡泽接着说：“富贵显荣，处理一切事物，使它们各得其所；使自己能延年益寿，安享天年而不夭折，使天下继续它的统绪，巩固它的基业，传之无穷；表里完全一致，恩泽远及千里，世代称颂不绝，与天地相始终，这难道不是行道施德的应验，和圣人所称说的吉祥善事吗？”应侯回答说：“是的。”

蔡泽说：“象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越国的大夫种，他们那样的结局，也可以作为自己的愿望吗？”应侯知道蔡泽是想难住自己而这样说的，便诡辩地回答说：“这又有何不可？商鞅事奉秦孝公，终身没有二心，全力为公而不怀私心，设立刑法，以禁止邪恶，赏罚分明以治理国家，竭尽忠诚。昭示本心，蒙受责备，欺骗故友，诱捕魏公子卬，安定秦国的政权，便利百姓，终身为秦破敌军擒敌将，开拓上千里的疆域。吴起事奉楚悼王，使私人不能危害国家，谗言不能隐蔽忠良，说话不随声附和，行事不随波逐流，不因遇到危难而改变自己的行动，推行大义，不避祸患。为了使君主称霸，国家富强，从不畏避自己的危难。大夫文种事奉越王，尽管越王受到污辱，处境困难，他还是照样竭尽忠诚而不松懈，君主虽面临绝世亡国的危险，他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加以挽救而不躲避，成功

而不自诩，富贵而不骄横懈怠。象这样的三个人，本来就是仗义的极致，尽忠的楷模。所以君子因保持节义而殉难，视死如归。受辱而偷生不如光荣地死去。士人本来就有杀身成名的，但只要节义还存在，虽然死去，也没有遗恨。象他们三人那样的结局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蔡泽说：“君主圣明，臣下贤能，这是天下的洪福。君主开明，臣下正直，这是国家的洪福。父亲仁慈，儿子孝顺，丈夫诚实，妻子贞节，这是家庭的洪福。所以比干忠诚却不能保全殷商，伍子胥机智，却不能保全吴国，申生孝顺，而晋国动乱，这些国家都有忠臣、孝子，但国家却灭亡、动乱，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没有开明的君主和贤能的父亲听信他们。所以天下的人都痛恨这些君父的残暴昏庸而怜惜他们臣子的忠孝。现在商鞅、吴起、大夫种等人作为臣子，做到了臣子的忠诚，而作为他们的君主，却没有做到君主的开明和贤能。所以世人称道他们三人尽了忠孝之功而不得好报，难道你羡慕他们不遇明君圣主而白白死去的结局吗？如果要等到死后才可以立忠成名，这样微子就不足称为“仁”，而孔子也就不足称为“圣”，管仲也不足称为“大”了。人们建功立业，难道不希望全身成名吗？身与名都得到保全的，是最好的，功名可以

为后人效法而身亡的，这是次等的，名声败坏而身命苟全的，这是最差的。”于是应侯连声称好。

蔡泽稍稍停了一会，又接着说：“商鞅、吴起、大夫种，他们三人为各自的臣主尽忠立功，是可以倾慕的。闾天事奉周文王，周公辅佐周成王，难道不也是忠诚、圣明吗？若从君臣的角度来看，那么商鞅、吴起、大夫种和闾天、周公相比，谁更值得倾慕呢？”应侯说：“商鞅、吴起、大夫种他们比不上闾天和周公。”蔡泽又说：“但你的君主秦昭王在慈爱仁厚，任用忠良，厚待旧故，重视智能之士，乐与有道之士结为深交，坚守道义，不背弃有功之臣等方面，能够比得上秦孝公、楚悼王和越王吗？”应侯说：“我不知道他们比较起来怎样。蔡泽说：“当今秦国的君主在亲信忠诚这方面没有超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这些人。你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君主安定危局，修明政治、整治骚乱，壮大军队，排除祸患，消灭灾难，开辟地域，增殖五谷，致富国家，富裕百姓，增强君主的权威，提高国家的地位，光耀祖宗，使天下的人不敢欺诈、冒犯他们的君主，使君主的威望震慑海内，功业显现于万里之外，声名传于子孙万代这些方面，你能比得上商鞅、吴起、大夫种等人吗？”应侯回答说：“我比不上他们。”蔡泽说：“现在的

秦王在亲善忠臣、不忘旧友故臣等方面不如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勾践等人，而你在功劳业绩、宠任亲近之人等方面又不如商鞅，吴起、大夫种等人，然而你的俸禄却比他们丰厚，爵位却比他们尊贵，私家的财富也超过了他们三人，但你身不退，恐怕将来你的祸患会比他们三人还要大啊，我私下替你感到担心。人们常说：‘太阳运行到中天，便要偏西，月亮圆满，便要亏缺，’物盛则衰，这是天地间的自然规律。进退盈缩，因时而变，这也是圣人们常常遵循的规律。所以对于贤士来说，如果国家的政治清明就可出来做官，如果政治黑暗就要隐居起来。圣人说过‘龙飞于天，那么遇见圣明尊贵的人就对自己有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般。’如今你已报仇雪恨，报偿恩德，你的心愿已经达到了，但没有应变的打算，我私下认为你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况且翠鸟，鸿雁，犀牛和大象所处的环境，本不容易死去，它们之所以被人弄死，是因为它们贪恋人们的诱饵。苏秦、智伯的智谋，并不是不能避免污辱和诛杀，而他们之所以死去，是因为他们无止境地贪恋名利和诱惑。所以圣人制定礼仪，节制欲望，征取人民的财物，有一定的限度，役使民力，而不误农时；耗用民财，有一定的节制，因此欲望不过分，行为不骄横，经常遵循正道

而不偏失，所以国家得以承续而不致于灭亡。以前齐桓公屡次纠合诸侯，统一天下，但当葵丘会盟时，有骄横自满的表现，致使诸侯国多有叛离。吴王夫差的军队天下无敌，勇猛强大，因而藐视各国诸侯，欺凌齐国和晋国，所以招致身死国亡之祸。夏育，太史噉叱咤一声，能够震慑三军，然而他们却死于庸夫中。这都是他们处在声势鼎盛之时而不反思常理，不图卑身隐退自奉俭约带来的祸患，商鞅替秦孝公申明法令，禁绝罪恶的根源，尊有爵，赏有功，罚有罪，统一平正度量衡，废除阡陌，用以安定人民的生业，整齐生活习俗，规劝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利用土地资源，使每户百姓，专心本业，不理杂事，努力耕作，蓄积粮食，练习作战列阵，因此，一旦用兵便能扩充疆土；一旦休兵，就会使国家富足。因而秦国无敌于天下，在诸侯中树立了威望，完成了秦国的霸业。大功告成，而商鞅遭车裂之刑。楚国国土数千里，士卒百万，白起只率数万军队与楚国交战，一战攻克郢郢，火烧夷陵，再战就向南吞并了蜀汉。又率军越过韩、秦进攻强盛的赵国，在北境活埋了赵括的军队，在长平，诛杀了四十余万赵军，血流成河，沸声如雷，并乘势进围邯郸，使秦建立了帝王之业。楚、赵既是天下的强国，又是秦的仇敌，但他们之所以自此以后，都

慑服不敢进攻秦国，是由于害怕白起的威势。白起亲自攻克的城池有七十余座，大功告成，但随后被赐剑自杀于杜邮。吴起为楚悼王订立法令，削弱大臣的威权，罢除无能之士，废除无用之人，减少不必要的官吏，杜绝徇私舞弊，统一楚国的习俗，约束游手好闲的人，精选耕战之士，向南征服了扬越，向北吞并了陈、蔡，破除连横，解散合纵，使那些说客不能在各国游说，禁止结党营私以勉励百姓，安定楚国的政治，使楚军威震天下，慑服诸侯。大功告成了，吴起遭到肢解之刑。大夫种为越王深谋远计，为他解除了会稽之危，使越国几亡而复存，转祸为福，同时率越民垦辟荒地，招抚流民，充实城邑，种植五谷，他还率领四方的民众，集中上下的力量，辅佐勾践，报了他与吴王夫差的旧仇，终于降伏了强大的吴国，使越王成为霸主。大夫种功绩昭彰，实实在在，但勾践最终还是负心地杀死了他。这四个人都是在功名成就的情况下，不事隐退，结果遭受到了如此的祸患。这就是所谓伸而不能屈，进而不能退啊。范蠡明白这个道理，超脱了利禄的束缚和人世的虚荣，超脱而避世，一直被人称道为陶朱公。你难道没见过赌博的人吗？他们有时想下大赌注，有时却分下赌注以取胜，这些都是你所能明白的道理。现在你作为秦的相国，设

计不离坐席，画策不走出朝堂，垂手安坐就能控制诸侯，开拓三川地利以充实宜阳，控扼羊肠坂的险阻，堵塞太行山的通道，断绝三晋境内的要道，使得六国不能合纵，铺设千里栈道，通达蜀汉，使得各诸侯畏惧秦国。秦国的欲望实现了，而你的功绩也达到了极点，现在正是秦国削减你的功名的时候了。这时你还不愿引退，那么也会落得象商鞅、白起、吴起、大夫种等人那样的下场。我听说：‘以水为镜，可以看清自己的面容，以他人的事迹为镜，便可看清自己的祸福。’《逸书》中说：‘取得成功之后，不可久居其位。’象商鞅等四人那样的祸患，你为什么要去经受呢？你何不在此时归还相印，让位给贤能之士，把相印交给他们，自己隐居山林，必定能获得象伯夷那样廉洁的名声，永久保持应侯的地位，世世代代享受荣宠，获得象许由、延陵季子那样的谦让之名，寿比乔松，如果这样的话，这和受祸而死相比，哪种结局为好呢？你究竟想使自己处于哪一种结局呢？如果你留恋自己目前的地位而不隐退离开，而又犹豫不决的话，一定会遭受到商鞅等四人那样的祸患。《易经》中说：‘亢龙有悔，’这句话说的是能上不能下，能伸不能屈，能进不能退的情况，希望你好好地考虑一下。”应侯说：“很好。我听说‘贪欲而不知满

足，他所欲望的东西都将丧失，占有东西而不知道加以限制，那么所占有的东西都将丧失。’先生的教诲，我一定很好地听从。”于是他就延请蔡泽入坐，将他奉为上客。

过了几天后，范雎上朝，对秦昭王说：“我有位刚从东方来的客人叫蔡泽，此人是一个能言善辩之士，了解三王的事迹和五伯的业绩，以及世道风俗的变异，完全可以委任主持秦国的国政，我所见到的人才很多，但都不如他，我自己也不如他。所以我冒昧地将他介绍给你。”于是，秦昭王召见了蔡泽，和他交谈，对他很满意，拜他为客卿。范雎便乘机托病请求归还相印。秦昭王执意挽留范雎，范雎于是托言病重，这样，范雎就被免除了相职，秦昭王开始对蔡泽的计谋感到快意，于是就拜蔡泽为相国，随后，向东迁徙东周天子，灭亡了周王室。

蔡泽担任秦国相国几个月后，就有人说他的坏话，他害怕被杀，就托病交还了相印，号为纲成君。蔡泽在秦国住了十几年，先后事奉了秦昭王、孝文王和庄襄王。最后事奉秦始皇，为秦出使燕国，他在燕国居住了三年后，燕国便将太子丹作为人质送到秦国。

太史公说：韩非子讲‘穿长袖衣的善于舞蹈，

钱财多的善于经商，’这话真不假啊！范雎、蔡泽都是人们所说的应时的辩士，然而好多有才能的说客游说诸侯，直到鬓发斑白了也没有得到信任，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所献的计谋拙劣，而是因为游说的说服力不强。范雎、蔡泽二人离开故土，来到秦国，相继取得卿相的职位，功名传布天下，本是因为他们凭借的条件与他人相比有强弱大小之别。然而一般的游士也会遇上偶然的机会，天下的贤士也有和范雎、蔡泽二人能力相同的，但不能尽情施展自己的才智，这哪能一一说尽呢？然而他们如果都不经历一番困厄，又怎么会激励自奋呢？